陈瑾瘐逸史本末

李升堂

陈珪璋逸史本末

一　引　子

中华民国中期，庆阳人陈珪璋，以默默无闻之平头百姓，为情势所迫，逼上梁山，骤出草莽，举事成军。他数年之间，拥众数万，割据陇东，逞雄一方，成为甘肃地方举足轻重的一个风云人物。而又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顷刻覆灭，几乎不留影迹。事情虽然昙花一现，成为过去，但它终不失为甘肃地方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异乎寻常的大事；在陇东历史上，尤为罕见。

半个多世纪以前，国民党当局给陈珪璋做了众所周知的"盖棺定论"——"土匪"、"军阀"；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被剥削、受压迫阶层的人们，也随声应和，"土匪"、"军阀"之名便"约定成俗"，宗法不移；全国解放以来，有关方面时或涉及此事，亦皆"维持原判"，迄无异议。

笔者以编修地方志书之故，无意中触及其事。多年来，查访当年人，理析事中情，屡见迥然不同于历来所传之情节，因有所感，复生奚疑。于是，极求文献，广征博考，以澄清疑虑。虽求之未广，考之尚粗，而所得印象，愈令人深思：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

“筹备”下午的“鸿门宴”，并估摸着王富德部援兵该已密抵平凉附近。不料，陈珪璋送来了请帖：本部略备便宴，即请光临，以叙友情。杨承基一闻如五雷击顶，大瞪两眼，魄摇魂动，一下子乱了阵脚，不知咋办才好。他做贼心虚，既怕阴谋败露，被陈珪璋报复；又怕陈珪璋同样设圈套，先收拾自己；应邀去吧，明知有险；公开对抗，凭自己那几个人又不是敌手。乱折腾一阵子以后，他定了神，以为自己的谋划是很秘密的，陈等不大可能获悉；而若畏怯不去赴宴，反而必引起陈部怀疑戒备。划来算去。还是应约为好，他只得让部下军官应约而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认为：陈等仍在平庸应酬之中，去一些人进一步周旋麻痹一下或许不坏。只是他自己一来有险，二来下午还要按计划行事。还是不去为妥。他托故辞了陈珪璋的邀请，深居在道伊衙门，谋划应付新的情况，准备对可能是“两个鸿门宴”的应变。

事情确是不出杨承基所料：这里演出的正是“两个鸿门宴”的好戏，只是两个“鸿门宴”的结局大不一样。应邀前往陈部赴宴的杨部军官受到了什么礼遇呢？杨部三营长兼平凉公安局长陈丽轩首先到场：他同往常出行一样，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地骑着高头大马，还带了一名卫兵，两人带着4把盒子枪，以备不测。到庭院下马，卫兵即被叫到一边收了枪。这时他才看见各房顶上都有士兵设卡，心知有变，而已身不由己，他被陈部多人簇拥着走进了大厅；厅内并无多人，周围的窗户都向房内显出黑洞洞的枪口，他不敢再动。接着，杨的一营营长、心腹谋士苏天民，参谋长陆云青等军队官员陆续到齐，一个个都被“如法炮制”，受到同样的“礼遇”，几乎是平平静静，一帆风顺，无一抗拒，不闻响

动声。这时候，陈珪璋部第三团团长、猛将杨抱诚带一队士兵直入大厅，枪口集对着杨部官佐，厉声呵令：

“不许动！带枪的，缴枪！”

各人乖乖地交出了自己的小枪。

杨抱诚眼光闪射着怒火，盯住为杨承基策谋效命的苏天民走上去，揪住一只耳朵说：“好哇！‘甘肃人杀甘肃人’是你的主意吧？今天我不杀你，先割你一只耳朵，叫你不要忘记……”说着就拔出了佩带的刺刀。陆云青急声叫道：

“请军法从事，不要割耳朵！”说罢又长跪在地，为苏，为己，也为所有被俘的人哀求：“下级人员各为所事，忠于职守，不应为罪。请杨团长宽恕！”其他人都跪地请罪，表示悔改。于是杨抱诚饶了苏天民，把他们全部看管起来。

在宴会厅热闹的时候，道伊衙门那边枪声已响成一片。陈珪璋也不甩弯磨角，派四团团长杨生海率兵直攻道伊衙门。杨承基拒不投降，孤注一掷，与他的副官长在房顶上指挥所部兵士拼命抵抗。道伊衙建筑高固，攻克不易。杨生海调动机关枪、迫击炮扫射轰击。衙门内房塌墙倒，硝烟尘漫，杨部终于不支，纷纷缴械投降，其所缴盒子枪，大半原是木匠制作的假枪。杨承基见势不妙，换了便衣逃跑，跑至集贤巷，即被陈部抓获。杨生海在指挥作战中也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医疗。

战事不过3个小时即全面结束。这时，陈珪璋召开平凉市各界人士大会；并用一个连的军队，把杨承基部被俘人员押至会场受训。他讲话说：“我们暂一旅来驻防平凉，是应平凉商会和士绅们请求，并经过杨承基同意的。他表面上跟我

们亲善，暗地里却想消灭我们，要用请吃饭的办法乘机下手，收我们的枪。所以，我们不得不先下手收拾他们。”训话后，市民们都回去照常开市营生，一般机关团体依旧开展活动，一切恢复正常；杨部官佐被看管起来。

从此，平凉的一切权力，完全为陈珪璋所掌握；整个陇东基本上全落在他的手中。

四五　贵官授首

陈珪璋“鸿门宴”成功以后，一边派兵追剿王富德武装，将其赶出平凉地区，彻底廓清平凉附近各种武装势力，巩固陇东地盘；一边对杨承基的底子进行全面清理。杨部被俘官兵，绝大部分被收编到陈的团队，壮大了陈的实力；其余则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做了不同处理：留用的留用，释放的释放，关押的关押。陈丽轩因与陈部营长高富奎关系亲密，结为乡党，经高求情，陈珪璋将其放出，并下条子给军械处，令发还其4支手枪，让其仍回公安局办理善后，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平凉县党部书记孙伯泉，因早与陈部有联系，仍让其主事，以后另做任用。杨的参谋长陆云青也被留用他职。杨承基则被收押入狱，这位贵官的大老婆、小老婆及小女顺儿，均被押进监狱；杨的通信员和保姆也被允准入狱侍陪，可见这位大官人至此犹“虎不失威”，则平日的神气可知。

陈珪璋在整理内外事务的同时，令人多次审讯杨承基，要他全面交待隐匿的到处搜刮来的钱财、枪支，杨承基拒不

交待。于是，陈珪璋只好让他多体验一些铁窗生活了。不过，他倒底不同于一般囚犯，在狱中仍然同家人们生活在一起，又有保姆带孩子，通信员侍吃穿，还是普通人所望尘莫及的。只是美妻爱妾“娇无那”，“梦里不知身是客”，相缠于他，叫他的体面内外丢光：小老婆在狱中“醋海生波”，风流轰动牢房，弄得大老婆饮鸦片水服毒，抬至陈丽轩家中毙命；小老婆犹折腾不至，被发落出来暂居陈丽轩家中，后写信叫住在崇信县的娘家人领去；保姆不便再留，随即辞去；杨的小女转张青云收留抚养。至九月间，中原战局已见眉目，陈珪璋大略已定，决定易帜转向，公开反冯玉祥。一天，陈珪璋召杨承基亲自问话：

“这些日子，考虑好了么？还有枪吗？有钱吗？”他冷冰冰的问，也不抱多少希望。

“没有，”杨承基态度依然如故：“看你怎么处治，就处置吧！”

“那就让你回老家吧。”陈珪璋转身去了。

执行人员随即剥去杨的上衣，用绳将他捆了。杨承基面向东南方向跪下去，叩了三头，人们不解其意。之后，即被推出平凉北门，由陈的副官长郭锡山监刑，当即斩决。其尸首由陈丽轩负责收殓，与其大老婆同葬于平凉西门的乱人坟地。

至此，“双鸿门宴”方算有了结局。对此，人们还有一比：每逢深冬雪天，农家的孩子们常常在禾场上扫开一片雪地，撒上糜谷，用筛子罩麻雀，一次没罩住的，只要你支起筛子，它还会只管来，只管罩。“鸿门宴”也是如此，这种把戏，古往今来多少人，你演了他演，且往往行之有效，

这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很值得人们回味：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物，为什么同麻雀之类一样，只记得“吃”，不记得败呢？

杨承基上下失却人心，一旦事败身亡，其基础土崩瓦解，吏民各界纷纷归附陈珪璋。军队的事情找他，地方的事情找他，虽然忙得不亦乐乎，却是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成了坐镇平凉的最高军政长官，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陇东王”。为了巩固地盘，更图进展，无论多忙他也在所不辞，比较重要的事情，他都亲自调理，使各方面的事情，都生气勃勃地同时进行，充满活力。

四六　请将出山

在特殊情况下与陈珪璋结下特殊亲密关系并且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蒋云台，在帮助陈珪璋拿下平凉城，解决杨承基以后，多次谢辞陈珪璋的敦请，仍然回到柳湖师范；陈部上下忙得不可开交，他却逍遥自在的当着他的“学生”。

一天上午，他正在操场散玩活动，忽然一辆两条走骡拉着的轿车驶进校院，轿车挂着蓝绸帷帘，走骡都佩着火红的踢胸。车上跳下两个全身新军装，挎着盒子枪的士兵，向人们询问“蒋云台先生在那里？”

“我就是蒋云台。”蒋云台走过去说，这是两位不曾熟识的士兵。“有什么事情？”

“蒋先生！”两个士兵“咔”的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其中一个双手递信说：“陈司令有信。”

蒋云台启开老大的信封，除了陈珪璋简短的信函，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蒋云台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第四团副团长”。下署陈珪璋的大名。蒋云台信未看完，两个士兵回身从轿车上捧来一套领章、帽徽一崭新的军装，还有一双黑皮鞋、一条武装带、一支小手枪，都崭新明亮，闪光耀眼。蒋云台一切都明白了：两年来，陈珪璋多次请他出山，而实际又有点为难，用不到地方怕屈才于蒋；一下子重用起来，又顾虑众心不服，故催催放放，等待机会。蒋云台自从结心于陈，也想尽早投入陈部，报效于陈，又虑及使用不到地方，难以尽力，故婉辞推委。两人心心相印，互不相强，共待良机。现在是时候了，陈部家大业大，极需用人；蒋亦屡建功绩，众人敬佩。这一次，陈珪璋显然不再是相商的态度，把任用的礼仪做到底；蒋云台也不再迟疑推委，接了委状和军装，二话没说，坐上轿车，告别了师范学校，走马上任去了。

蒋云台乘轿车直往第四团团部，团长杨生海因攻打道伊衙负伤，尚在医院养伤，团部事务由军需官马海龙代理。马海龙热诚迎候蒋云台来任，在欢迎之时，委婉提醒他说：“副团长刚到，大概先要到司令部‘谢委’去的，团里的情况，等您‘谢委’回来，休息一下，再向您呈交。”蒋云台这才意识到：陈的军队，如今再不是刚走出山林那个样子了，已经有了军队上的一套礼节规矩。他想：“谢委”，大约就是对自己的委任表示致谢的礼规了，不应疏慢。因此，立即表示：“是这样，是这样。‘谢委’回来再说。”他稍事应付一会儿，仍坐轿车前往司令部。陈珪璋一见蒋云台，高兴地说：“这一下回来啦。快脱了你那套学生衣服，你早就该回来的。”说着就招呼坐下，勤务兵立即端茶。蒋云台感激地

说："司令厚爱，不敢再违好意。只是学浅才疏，一出校门，就当此重任，恐有负司令所望，心里不安。"陈珪璋真诚地称赞蒋云台的人品、才能，鼓励他大胆干事情，并述说了自己的设想打算，介绍了第四团士兵和官佐情况。蒋云台认真听着，请陈珪璋日后多指教。司令部陈设很简朴；陈珪璋虽装束正规了，却还抽着原来的小旱烟锅，举止言谈也还与在旱胜时一样；厅室正面的墙中央，突出地挂着油坊主赠送的毛瑟枪，蒋云台从内心敬佩陈的为人，准备告辞。陈拿出200银元，给他花用；并再给一支小手枪，叮嘱他认真挑选一个可靠的背枪人。蒋云台再谢再辞出来，坐着原来的轿车回到四团。这送委状的轿车和士兵，都是司令部的，蒋云台也给两个士兵每人10块银元，士兵很高兴，敬礼而别。蒋云台感到自己这样打发士兵非常得体，马海龙说副团长做事甚合礼数。蒋由此感到："学了几年书本上的东西完全没有用，军队上的一套还得从头学起。"

马海龙是庆阳土桥人，与庆属各县人士较熟。他认识在平凉站店的宁县青年权世雄，这又是陈珪璋在旱胜的粮台站长权世勇的弟弟，熟识可靠。马动员权参加了军队，然后又向蒋开着玩笑推荐说："副旅长，我这一位乡党，如果你要用，他是带不起'长'的；但是你得给他短枪，不然他不愿干。"蒋云台见权世雄忠厚老实，就给了短枪，收为自己的勤务兵。从此，蒋云台开始一心一意跟着陈珪璋，成为陈最为忠实得力的将领之一。

四七　委官理政

陈珪璋夺取平凉，占有了陇东17县中的11个县，陇地六盘山以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了。为了彻底铲除冯玉祥的地方势力，巩固已得地盘，在杀杨承基以后，立即委任地方官吏，维持地方，掌握政权。他明白自己当不了文官，也无意于此类小名号，即以其参谋长汪飞西临时代理“陇东泾原区视察专员”之职，不久又正式任命汪飞西兼任陇东行政长，总理地方政务。与此同时，罢免冯玉祥系统的各县县长，全面重新委派县政官员，以掌握各县军政权力，先后临时委派、调整使用和正式委任的县长达数十人次，其中：

宁县县长李师泌，字少源，优级师范毕业，原在平凉师范任教，性温和，有号“李老好”；不多久，李改任正宁，由河北香河人刘沛霖（字化南，清廪生）接任；

正宁县长王重揆，后以李师泌接任；

合水县长夏尚德，字润奄；

庆阳县长康藩，临潭人，后以张文泉接任；

环县县长陆庆霖，字雨山，庆阳人，曾为西峰镇商会会长；

镇原县长康新民，宁定县人，后以临潭县人党希孔接任；

泾川县长水乐天，定西人，留学日本；

灵台县长张文明，山东临清县人，中国大学文科毕业

生；后复用长武县人高维岳接任；

平凉县长张文泉，河南洛阳人，清监生，曾任灵台县长；后由定西人陈范卿接任，陈亦是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颇为陈宠信。

这些县长，以后历年屡有变动。

此外，陈对比较重要的资财管理机构，也直接派员任职，以掌握经济实权。其中：平凉税务局局长任勉，庆阳人，系陈之姻亲；泾川百货局局长封振林；西峰镇盐务局局长王志维，等等。

文化事业部门，人事更动较少，如平凉柳湖师范校长，仍由王安卿担任。还有不少机关团体原本倾向于陈，或者完全转向陈珪璋一边，此则无须做人事更动。

在罢免和重新委派县政官员中，绝大多数县款服顺应，无不尊从。惟庆阳、灵台二县未曾顺从：庆阳因谭世麟梗阻，平凉鞭长莫及，一时不便解决，稍后方派任到职。灵台县则是长武县拔贡高维岳新近到任，不愿丢官，又有本县及邻县残余保安团队相助，以为可凭，据城抵抗；杨抱诚部营长李正芳攻打多次不能克城，直至九月，平凉大局略定，张文明方才上任。

陈部因初出草莽，人才未广；又据平凉未久，初次理政，故而遴选地方官员，多方局限。在此条件下，能委任这样一批多具文化知识和从政经验的地方官员，甚是不易；而这样一批素有教养或相当经历的人，任其驱使，乐为其用，则陈之威信，由此可管窥一斑。诚然，以如此之条件，成批委任，难免素质参差，且德行不佳者，未见其“空前绝后”，惟刘沛霖在宁县铸成冤案，落有骂名，此亦未必为陈之初

衷。亦有刚烈无私，抗命不阿者，如灵台张文明，因为民请命；抗征杨抱诚部摊派的万元服装款，被该部军人张兆儒，王辅承捆绑吊拷，以至杀害，后人为立“为民流血之碑”，反而给陈造成不利影响，其用人之状似亦可鉴。

陈珪璋让汪飞西兼任陇东行政长，虽然人事任免，常自亲问，但汪飞西以“七弟兄”的“大哥”资格、参谋长的地位和行政长的职权，往往与陈力荐、庭争以至私自任用欲用之人，陈珪璋面软心宽，多不坚持。于是，汪由此发展自己的势力体系，在陈部之内开始形成若明若暗的两个山头，对陈的事业带来重要影响。

四八　整编军队

陈珪璋在委派官吏，掌握政权，较彻底的肃清了平凉地区冯玉祥残余势力以后，基本上巩固了自己的地盘。这时，他认真整编、扩建了所部军队，继续发展力量，以求雄图再展。

陈部夺取平凉的消息，远播于陕、甘、宁青诸省，各方残散武装、无路青年闻风来归者日有所增；加之所得杨承基旧部、不断剿收和主动来投的民变队伍、土匪团伙，如陕北井岳秀部军官刘宝堂、宁夏边区民团李彦和及陶玉山、吕得禄、夏老幺等等，兵员源源，应接不暇，原来的旅、团建制早已容纳不下；这些来历复杂的成份，又给原本风纪不佳的军队带来许多流氓无产者的坏习气：捻香拜把子，称兄道弟，遍及上下；一到晚上，有的窜东走西寻乡党，找朋友，喝雉呼卢；有的三两成群钻小巷，甩背街，南沙石滩的赌场

当局当年对于陈珪璋问题的定案定性，果然最广泛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级层人民和各党派、各政治团体的共同利益么？果然是“金科玉律”，亘古不移么？何以在陈珪璋问题的结论上，如此妥贴，绝无异论？似乎值得研究。

陈珪璋之举事，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成其败，有着明显的主、客观原因，包括偶然的和必然的某些原因。社会之治乱、政事之得失、天灾之频仍、人祸之惨烈等等，都是具体可见的因素。陈珪璋绝不仅仅是抢劫为生、残害人民的土匪，或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从他举事的第一天起，就有着政治上的目标，只是没有长远的、正确的目标罢了；然而在成军以后，也显示出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寻找长远目标的努力，只是终于没能找到这种目标。陈珪璋所走的路子，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是由其本身的，特别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他的事情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人们可以充分讨论研究，但他至少或许可以称得一位草莽英雄。

谨以所获资料，略述陈珪璋事情之本末，并奉呈于致力甘肃地方史志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面前，若蒙赐教，将不仅开茅塞、纠谬误于笔者，且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甘肃以及陇东的一段历史，使之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　乱世荒年

民国前期，国家多事而甘肃复又多灾。

据不完全资料，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甘肃境内自然灾害无年无之。其中大面积以至全局性的灾害达10年以上，而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

喊叫“某连长的花十五揭开了！”北沙石滩的老鸨招呼着“某副官怎么才来！”；旅、团军官，不分早晚，不是在大烟灯下吞云吐雾，就是在麻将桌前“飞机炸弹”；五湖四海的弟兄哥们，在军营、衙门走出走进，班荆道故……。陈珪璋感到实在不成个体统，将来访的帮会弟兄认真招待一番，打点钱物，告诉他们：“现在进城了，往来多有不便”。将他们送走；然后对全军进行严格整编、教育和训练。首先，从上到下，从官到兵，逐层考察筛选，他根据蒋云台建议，“优待旧部”，将跟随多年而不再适应带兵或打仗的人，都尽力给以头衔、薪水，安排在行政上；各方实在不能使用的人，也发给钱物，劝遣归农，力免“藏弓烹狗”之嫌。然后抬升旅的建制，将原四个团扩编为五个旅，并调整配备了各级官佐：

原一团扩编为第一旅，旅长谢绍安；

原二团扩编为第二旅，旅长郭镇海；

原三团扩编为第三旅，旅长杨抱诚；

原四团扩编为第五旅，旅长杨生海；蒋云台随之晋升为副旅长；

收编宁夏边区民团为第七旅，旅长李彦和。

第四旅番号暂空，因郭镇海联络的三原胡老六——胡景铎，要率部来投，给他留看。第六旅番号亦留待其它后来者以示无辈次之意。

司令部直属部队也整编扩充了力量，至少达到五个团的兵力：

警卫一团（骑兵团），团长刘庆祥；

警卫二团，团长吴汉文（回）；

警卫三团，团长夏老幺（回）；

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陕北保安县人）；

军士教导团，团长李荫生；地下共产党员刘耀西、附宝珊任政治教官。

司令部也调整、充实、健全了“八大处”：

参谋处，处长孙远志（临洮人）；

副官处，处长郭锡山（天水人）；

政治处，处长孙伯泉（定西人）；

军需处，处长张云成（渭源人）；

军械处，处长史舫城。

稽查处，处长石廷琛（宁县人）；

军法处，处长牟月秋（临洮人）；

军医处，处长韦志云（长武人）。

负责筹办军需粮饷的机构，主要设置为平凉兵站，以张青云为兵站总监，陈范卿兼任副监，兵站站长由陈丽轩兼任。

整编后，陈部官兵一律换为灰布军装，官佐均佩武装带，并有肩、臂、胸章和帽徽，军容改观，队伍整齐，总兵力约达3万人。于是，陈在大教场召开举部军官及军人（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手捧创业用的老毛瑟枪，充满激情地回顾举事的始末，历述艰难的战斗里程；并列举历年阵亡将士弟兄们的功绩和所取得的胜利，为之默哀致悼，激励士气，振奋军心，号召部下再接再励，争取更大胜利。随后，陈等督促稽查、军法等处加强法纪查处，认真严明军纪；教导团分批轮训各级士官，六个月为期持续训练；各连队也加强军事训练，使军风纪大为改善，战斗力普遍提高。整编后 根据陇东环境形势，重新布置了各部防区：一旅谢绍安部驻防灵台，三旅杨抱城部驻防泾川，兼顾崇信、长武等

处，以备关中；五旅杨生海部分驻安国镇至四十里铺一线，防备海、固原及北部城区；二旅郭镇海部和司直部队等，主守平凉城区，兼南部山区，以确保平凉城防。

此外，命令各县保安团队各守疆界，保护地方，除谭世麟阴与陕北军阀勾结图谋捣乱以外，无不俯首听命。至此，陈珪璋的势力．在甘肃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甘肃的事情，再也不能不听听他的声音了。

四九　通电反冯

陈珪璋从开始举事，就明确反对冯玉祥国民军；后被迫接受冯军改编，挂上了冯的牌子，而实质上未尝一日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现在，又杀死了冯任命的陇东行政长，夺取了冯的后方重镇平凉，反冯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问题是公开的旗子几时打？怎么打？他知道中原混战正在激烈进行，南来北往的政客游说虽无所不道，但那些投机家的言语岂可为凭？战局前景怎样？环境形势如何？他情况不明，无从决策。为此，他派遣自己的人员，四出活动，联络盟友刺探军情，以便决策行动。在平凉二中念书的宁县城青年高毓岳、张海峰等，仰慕于陈；陈给高、张每人40块银元，派往潼关附近打探中原战局，获悉冯玉祥部战场失利，部队成批倒戈，即将败北；又提出“回汉一家，畛域不分”等口号，派张本人与天水马廷贤、洮岷鲁大昌、固原黄得贵等反冯玉祥势力广泛联系，颇为回族势力和有关各方所赞赏。六月底，张本人与马廷贤的代表马建谟、鲁大昌的代表桑汤六同到固原再与黄得贵会商。然后，各方代表集中在平凉会议，协商组织甘肃联军和消灭在甘肃的冯军残余问题，决定由与会

四方组成“甘肃联军”，以陈珪璋为“陇东路联军总司令”，马廷贤为“陇南路联军总司令”，鲁大昌为“陇西路联军总司令”，黄得贵为“陇北路联军总司令”；并在天水设立联军办事处，推马建谟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进攻兰州，消灭冯玉祥留驻兰州的雷中田部队。会后，于七月初六日，陈珪璋、马廷贤、鲁大昌、黄得贵首次通电全国，历数冯玉祥部祸甘罪状，声讨王桢，公开反冯。至此，陈珪璋在行动大计上再次决策，调整方向：扔掉西北国民军暂编第一旅的牌子，既不“姓冯”，也不“姓蒋”，为自己涂上了一层“甘肃地方”的保护色，揭出“陇东路联军总司令”的旗号。

冯玉祥系统的甘肃省政当局，悉知中原战局形势。他们眼看冯玉祥部败局已定，失去信心；代理主席职务的王桢诸事推委，只想脱身离甘，“八委员”洗不离手，只好维持守摊子。“八委员”杨思、张维等派省城名士秦峻峰、任山丹等为代表，来平凉进行“和平联络”，希图陈等各自维持地方，静候时局演变，再决去从。政客们“有奶便是娘”，跟谁都可以。陈珪璋有自己的打算，无须等待，他明确回答：

“对于杨（思）、张（维）个人，我们竭诚拥护；但冯军残余势力及其组织的政权机构，必须坚决反对和清除！”

秦峻峰见陈之势力及其为人，暗自佩服，遂自留不去，并襄成其事，成为陈的谋士。

七月下旬，联军开始按计划向兰州进军：陈珪璋令杨抱诚、郭镇海、谢绍安等各率所部离平北上，只留蒋云台旅分防平凉周围，并兼顾杨、谢两部留守防务；陇南马建谟也率兵五千，迅速进占定西；陇西鲁大昌称内部未清，迁延推拖；而固原黄得贵则按兵不动，且不让陈军从属地通过，原

因不明。杨抱诚攻势凌历，一路战进，沿途扫除土匪、民团和黄部军队阻拦，连占瓦亭、和尚铺等地；打下了王富德部盘据的隆德县；又向吴发荣部发起进攻，夺取了静宁；郭、谢等继之以进。正当杨抱诚胜利进军，矛头直指省城兰州的时候，忽然接到陈珪璋急电：黄得贵已切断杨、谢诸部后路，派重兵围攻平凉；城防空虚，平凉告急！杨抱诚大惊失色，连连苦叫："坏了！坏了！"他悉知主力远在外地，平凉无异空城，岂能经得住黄得贵大军围攻！现去平凉２００余里，驰援尚且不及，何况后路被绝，如何是好？不管济与不济，他立即率部调头，兼程急归，回救平凉。

五〇　保卫平凉

黄得贵戎马一生愈老愈僵，气量狭小而思识未广。半年以来，他耿耿不忘早胜出走时的不快，全然不自省自问，不审时度势，也丝毫不思念陈珪璋本人对他始终如一的尊敬爱戴；陈未尝一日对他不恭，未尝一日对他不寄以厚望，就是进平凉以后，也曾多次遣人送信，殷勤致意，表示两地是一家，望他来领导；而黄终是冷漠相待，心里不解疙瘩，反而认为陈进平凉，是与他争夺势力范围，日谋如何挤陈回董志原，甚至伺机消灭陈，以解心头之狠。此外，在此以前，省代理主席王桢派郑浚、李翰到固原活动，离间四路联盟，挑拨陈、黄关系也起了作用；联军行动之际，黄按兵不动，就是准备等待时机，背盟攻陈，夺取平凉。

杨抱诚兵过静宁以后，黄得贵认为良机已到，即以陈部夺占自己地盘为由，以援助吴发荣为辞，令其核心主力第一

旅旅长李富清率部复取瓦亭、和尚铺，并连夜进攻隆德，击溃谢绍安旅，切断杨抱诚、郭镇海及谢绍安诸部之后路；然后，黄令所属各部主力集中南下，乘陈部主力远去，后方空虚无备之隙，出其不意，直扑平凉。

平凉，这座陇东17县的首府城池，坐落在泾河南岸。古城南临大统山，北对草烽原，西见崆峒秀色，东望一马平川；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是陇东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以降，硝烟战火每每漫燃于这里。城墙土筑，城门四开；城垣虽尚属完整而并非险固，经不住炮火的攻击；陈珪璋部进驻此地未久，未尝有加固修葺。陈部主力北上以后，蒋云台五旅仍然分驻于安国镇至四十里铺一线，兼顾各部留守地方。平凉城里，只有陈的司令部少量留守部队。而且，蒋云台也还有事，抽去司令部骑兵及本旅步兵一部，正在长武与陕军作战。陈珪璋万万没有料到老黄会背信弃义，背后捅这一刀，城防空虚，几乎是内外无备。及至得知黄军袭来，始感形势不妙，平凉危急。这才急电杨抱诚等停止北上，回救平凉；同时电令蒋云台结束战事，速回应急。

实际上，陈部大军一走，就牵动了这一地区局势的神经，陕西方面也出现新的动向：陕西地方杂牌军闻陈部主力北上，便袭击杨抱诚留守长武的一个连，并向陇东境内进犯。蒋云台奉命率本旅步兵一部并司令部骑兵，奔赴长武，驰援留守部队。正战之间，得陈珪璋电令："平凉近侧有事，速将长武战斗用平方法结束，星夜率骑兵返平。"蒋云台立即停止作战行动，与陕军谈判，达成陈部撤离长武、彬县、旬邑，陕军不得进扰宁县、正宁、泾川、灵台以

及华亭、化平等陇东属县的协议，结束了战事，连夜驰返平凉。原来，黄得贵大军已至平凉西部，向驻守安国镇的蒋云台部发起进攻。蒋云台奉命又急驰安国镇，所部正在奋力抵抗黄军的攻击，伤亡惨重，：这里只驻有一个团，而骑兵营长已经阵亡，其余四个营长全部负伤，士兵尽管伤亡严重，仍在拼命抗击。蒋云台立即组织队伍加强抵抗，试图遏制黄军推进，不料自己也身负重伤，不能指挥；遂退保孤城。于是，黄得贵大军直驱南下，将平凉城团团围定：其主力第一旅李富清部上据南山坳，围攻南城；第二旅陈懋堂部集大统山下，围攻西城；各卫队团、营则组合部署，统一指挥，使城东、城北都分别围了不下一个旅的军队。黄得贵以为这般兵力攻打平凉，如探囊取物，无须他亲临前线，而令李富清总指挥。战斗开始，黄军从四面同时猛攻，平凉川真个是枪声雷鸣，喊杀连天，硝烟弥漫泾水寒。黄得贵想一举拿下平凉城，捉住陈珪璋。这阵势，使人们联想到十六国时期，前秦王府登就在此地捣着拐杖说，他要用棍子揍后秦家娃子（皇帝）的情景。陈、黄的情势与1500年前一老一少如此相似，但结局会不会与古事相同，人们都在为陈珪璋担心。

陈珪璋面对数倍之敌，岂不惊惧？但他惊而不慌，急而不乱，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守城。他以南城为重点，亲临阵地，指挥作战：首先把有限兵力配备在关键部位，坚决抗击；后勤部队部署在一般地段，沿城设卡，互为应援；并动员吏民百姓帮助部队，保城保家；人力不足，有些机关团体和市民百姓来帮忙；声威不壮，师范的学生找来鞭炮在铁桶里燃响，以迷惑敌军。他们守城保家，满怀信心，抗击着黄军的进攻，不无必胜的信念。南城战斗最为激烈，李富清部

骑兵团长惠彦清是位回族，一手提刀，一手执枪，在枪林弹雨中骑着马一次又一次地冲至城下；陈部官兵一边猛烈阻击一边称赞："好个回回团长，真是一员猛将！今后设法子给我们弄过来……"李富清攻了半日，不能凑效，他组成尖兵队，将所俘陈部一二十名士兵编在其中，并亲自提枪督战，逼其薄城硬攻；逼至城下，陈部被俘士兵突然回头射击，城墙上下枪火齐发，李富清竟当场中弹而死。陈部乘势鼓噪反攻，枭取李的首级，悬示城头；并喧说杨抱诚等已杀回平凉。黄军见主将头悬高竿，胆丧魂飞，阵脚大乱；又闻陈主力返回，便蜂拥而溃，跑得有远没近。

五一　言和罢兵

平凉解围以后，杨抱诚等部返抵平凉。大家对黄得贵言而无信，背盟毁约的行为非常气愤，一致强烈要求：姓黄的不堪信任，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乘其兵败将折，溃不成军，立即乘胜追击，直捣固原，彻底消灭他们。陈珪璋对老黄背后捅刀子也非常气闷，百思不解，他想一来或另有原故，二来自己不愿把事做绝，便劝大家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宁叫他不仁，不能我不义；大家都是反冯玉祥的，同室操戈互相残杀的名声我们不能落。"部下们竭诚哀请，备言利害，陈终不许，使有的人为之扼腕。其实，陈珪璋另有想法：如今杨抱诚等已取了静宁、庄浪、隆德诸县，老黄只剩下西、海、固一隅之地，他不忍逼黄太甚；同时，逼急了会

率部转向别处；他还想再争取黄，利用其地位影响，收编其所部人马。为此，他不但不去追逼黄军，反而致电固原，对平凉之战表示遗憾，请黄赐教诲，释误会，并领导平凉，共成大计；还准备派使者前往固原请罪联系。

黄得贵平凉之败损失十分惨重，实力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打击：首先，他作为“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破坏了甘肃联军讨伐冯军残余的军事行动；杨抱诚回兵平凉以后，马廷贤部在定西被马麟军队击溃，联军进攻兰州的计划完全失败，这使他无法向委任他的蒋介石张口，他在甘肃反冯势力中的德威俱失。其次，他既丢地盘又折兵，实力元气大损。特别是李富清的阵亡，使他的军威一蹶不振；而李富清的母亲又每天来司令部哭闹，弄得他十分狼狈，没有办法，只得让李富清的弟弟李贵清来继任其兄的旅长职务；李贵清自小务农，不曾从军，20来岁，见黄时头发辫子尚垂在脑后；军队交他带上以后，就再没有多少精神了，还一再嚷着要打到平凉去，为其兄报仇。其实，老黄何尝不想报仇？旧狠犹在，新仇弥深，只是他不比以前了，苟安养息犹恐不得，那里还有再战的力气呢？在此境况下，见陈电报，他羞愧交替，无以为计，只能暗自吞声。

不久，陈珪璋派贺凤梧（宁县人）等4人为和平代表来到固原，向黄得贵当面谢罪，尽释前隙，消除疑误，布诚求和，请其从此罢兵，勿攻平凉，愿意听其指挥，仍图大事。黄于是顺水驶舵，乘梯下楼，答应不再进攻平凉，双方言归于好。

陈珪璋在调息内部、安住老黄以后，再与马廷贤、鲁大昌等各方联系，巩固联盟，于八月二十七日，再次发出通

电，表明反对冯军残余的立场和决心不变，并将于适当时再度进军兰州。然后，陈令所部各旅，仍各回原地驻防休整。陈已注意到辖地周围并不安宁，联军北上以来，凤翔、岐山、长武、彬县一带的杂牌陕军频扰交界县份，谭世麟也在庆阳山区发展势力蠢蠢欲动，此类遗患不去，终为后顾之忧；他给多数县城，都派驻了一个营左右的军队，就地取供，保境安民；旅长们都在平凉城里设有公馆，时去驻地，时回平凉，保持密切联系。眼下，举部驻守境内，里外暂无大事，陈一边料理军务，一边接待宾客，一边开始主持兴办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设计他的理想王国。上百万陇东人，在陈珪璋的国度里开始进入正常生活。

五二　愚人送死

陈珪璋在陇东崛起，引起西北地方和逐猎中原的各派系政治势力的重视，各方的不速之客接踵而至。特别是中原战局急剧变化，新军阀混战显见分晓的时候，蒋派的、冯派的，地方派的、无名派的政客、使者纷至沓来，有的坐小车，有的骑大马，有的跨着毛驴，有的还挽起裤腿管，背着褡连，拉着鞭杆……；有的来“烧香”，有的来“看佛”，有的来“拆庙”；自然也有寻出路，找托庇和怀才献智来效力的。陈珪璋本来就谦恭好友善交谊，加之蒋云台建议“军政界立德立言者毕竟是少数，贪财图利者多，可搞‘经济外交’”，他便不管来者何意，一律待之以礼：笑脸相迎，温

十一年的13年中，特大或颇大的旱、冻、风、雹及地震等灾就有10年：民国九年，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波及全省，死人无计；其后各年，不同程度之地震几无间断；不少地方山塌原陷，地裂水出，村庄毁灭，庐舍荡净，灭门绝户者比比皆是，全省地方元气大损。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遇大旱，“全省春夏亢旱，禾几无收，民大饥”，有的地方仓麦斗价十七八银元，连兰州中央广场都有卖人肉饱子者。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更遇连续四年大旱：这一年，陇东、陇南和中部各县，大旱之后，冰雹相继为灾，逃荒者盈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东、南、中部继续大旱，成灾达50余县，饥情更趋严重，“饥民率多逃荒他乡求生”。次年，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寸草不生，颗粒未收……饥民号寒，哀鸿遍野，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全省灾民多达二百四十四万余。”民国十八年（1929），全省灾情继续发展，“又有五十八县大旱”、继以霜冻、虫害、冰雹、洪水，饥疾并发，瘟疫流行。人民十室九空，妻离子散，鬻妻卖子而不得其主，扶老携幼而逃生无路。于是，饿殍盈野，白骨曝日，鹰鸢啄目，狼狗曳肠；甚至气缕未绝，即被狼狗活噬，或为群蝇生蛆于耳、目、鼻、口；而饥人食尸，甚至夫妻相食、父子相食、易子而食、窃子而食之惨情，亦皆发生；全省灾民达250余万人，饿死者140余万，病死60余万。

在此期间，各派系政治势力，如走马灯一般相继进入甘肃，与甘肃地方势力竞相角逐，干戈不休。他们为了发展自己，对付对方，一个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给连年灾祸火

言交谈，好茶饭招待，还特别为此修建了一座宾馆让他们住好；留者量才使用，叫他们满意；去者多送钱物，使他们来有所得，不说坏话。但来人多了，其中就免不了有难伺候的。

谢有胜忽然不知从那里又冒了出来，也来平凉。这位前甘军的帮统，在华池吃败仗被吉鸿昌收编以后，多年不见信息；如今也从蒋介石那儿弄了个什么“讨逆军司令”的头衔。早些年陈珪璋曾在他的部下当兵，任过连长；他以“招抚”的名义来到平凉，不察时势，说话做事，处处盛气凌人，仍以当年的架势和招抚者的态度待陈。陈珪璋虽百般避对他“招抚”之类的扯谈，他仍不明白，并且赖下不走。尽管如此，陈对他还是恭敬如旧，食宿躬问，行止伺陪。部下看不过眼去，多有议论。杨抱诚和蒋云台等埋怨道：

“咱有猪头肉还怕找不着庙门吗？为什么这样受他摆调？难道他背着封神榜，不经过他的手，咱就成不了神？”

陈珪璋笑劝说：“当年的老上司嘛，咱不能抬头不认人。”谢有胜要骑马出城游逛，陈珪璋即叫人备了好马，亲自过去检查了鞍辔，用手将脚镫拨正，再转身扶谢上马；谢象使唤马伕一样，打马而去，不回一声。杨抱诚忍受不了，转身回到泾川旅部里去了。过了几天，陈珪璋派人护送谢有胜去其当年驻军的西峰镇做旧地重游，路过泾川，要杨抱诚中途接驾，杨勉强出应；谢有胜越摆出“太上皇”的架子，气息熏人。杨抱诚大怒，立即率部回城不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蒋云台正在四十里铺的旅部里办公，忽有四五个司令部士兵进来，神色恐慌地报告说：“陈司令叫我们护送谢司令到西峰，要保护好他；可谢司令到西

峰以后，晚上被人杀了。我们不敢回见陈司令，请求蒋旅长给我们想个办法吧。”蒋云台惊诧之际，心里已有所猜测，答应给几个士兵求情。他抓起耳机给陈珪璋叫电话，先告谢有胜被杀的消息。陈珪璋一听立即发火叫道：

”这是老六（抱诚）干的，我跟他没了！”

蒋云台何尝不如此猜想？只是不便说出。他见陈真的动了火，怕事情弄糟，便又打电话给泾川，向杨抱诚委婉探询谢被杀的事情。

“是我干的，留着他要坏事！”杨抱诚火气更大，在电话上连连发作：“人都爱当婆婆，再没有咱这先生（指陈）光爱当媳妇，东来的顶在头上，西来的认成上司；他这媳妇当得了，我们可当不下场！”

次日，蒋云台回到平凉，先请陈宽恕了随去护谢的几个士兵；他们原是司令部的带队副官和卫兵，也知道是杨抱诚派人刺了谢，只是畏杨的威猛，不敢明言；现既被宽免，便再三地谢过陈、蒋去了。

“咱不能容人，也不该随便杀人呀！”陈气犹不消。“咱这号队伍，象这种气量，还能做什么事情？回来非殴他的马棒不可！”

蒋怕陈、杨闹崩，悉心劝解一番。停了一会儿，见陈气平，蒋便用陈的电话叫通杨抱诚，找几句话说了一说，然后说：“我现在司令部，听着，司令要给你说话。”说着把耳机伸到陈面前。陈没准备说话，但只得接住耳机，来不及思考，只好照例问问军队和防区情况应过。这样，事情总算过去了。谢有胜庸人自扰，白白的丢了一条命。

五三　猛将殒命

其实，陈珪璋与杨抱诚是不可能闹崩的。这两个年轻人，患难相遇，知交在心；多年来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同一命运里结成的情谊，不啻于同胞兄弟。对陈珪璋来说，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杨抱诚忠诚刚烈，勇猛过人；就是治军、谋战，“七兄弟”中也无可及者。以此，陈珪璋对杨抱诚兼有兄弟加爱将两重感情，爱重甚于他人。正因为如此，杨抱诚在陈珪璋面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愿意，往往可以强陈三分，陈是毫不在意的。杨抱诚的忠直刚勇，在陈部上下为人所敬畏，社会各界也不无畏服之情，每闻“杨旅长”回至平凉，吏民军士肃然，街市也显得肃静。

然而，谁却料到，杨抱诚、这根陈部的柱石突然夭折——忽病不起，数日而亡。陈珪璋悲痛欲绝，哀痴失魄，不思饮食；继而又叹：“这支打先锋的军队，从今后，谁个来带领？”几年来，转战东山、游击西兰公路、西进平凉、联军讨伐兰州，那一次重要作战不是杨抱诚打先锋？把杨旅部署在泾川，也不仅仅是防备陕西，陈还准备让他执行扫清后方的重要任务——去收拾老奸巨滑的宿敌谭世麟。如今，他突然亡故，陈珪璋方寸顿乱，他哀痛悲伤几不欲触及此事，三旅长一职，不仅没有而且也不想去考虑适当人选。

正当陈珪璋痛不欲提此事之时，参谋长汪飞西却一反常态，特别地关心起三旅长继任问题来了。这位取得陈部第二把交椅的人物，在进平凉以前，最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

鸦片烟盒子源源有供，其余诸事则相机应付。进平凉以后，烟瘾满足了，于是有了精神，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欲望：他也需要有自己的人、自己的势力，以推行自己的主张，抖抖自己的威风。他以“七兄弟”中“大哥”的资格、参谋长的地位和行政长的权力，在陈等面前多持异议，要强三分；军政人事，常常背陈决断，培养亲信，自成山头；甚至擅行杀押，执掌生杀权柄，将陈架空。他大权在手，骄横无人，常常躺在软椅上，踢着腿，用脚招呼来人；只是军中尚无得力之心腹，感到腰干不硬。现在杨抱诚死了，空出一个位子，正是良机。因此，他抓住不放，纠缠于陈，不顾一切地“力荐”其同乡参谋处长孙远志继任三旅旅长。陈珪璋强忍悲愤，一再推释，以为孙未宜此任，倒不存其它心思；而汪坚持不休。陈本是软情面人，又怕失弟兄和气，吞声而应允，内心着实烦恼，遂派一亲信副官随孙远志去三旅旅部任事。副官不愿去孙远志部下，百般推说，陈愈加烦燥；之后，副官勉强被人劝通，而又要带去司令部一把手枪；陈不让带，副官硬要带；陈多方的窝火无处发泄，却在这里一下子暴发，大声喊叫着“你们都反了！都反了……”竟然开枪将副官打死。其实，这火完全是冲着汪飞西发的，副官也是不巧撞在火头上了。陈珪璋悲愤之余，愈是伤痛杨抱诚之死，这真是祸不单行。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杨抱诚在陈部对外是一员猛将，对内也起着重要的威镇作用；若没有他的死，不仅不会有这一场人事之争，而且汪飞西也不敢如此咄咄逼人，部下们更不敢公然抗命。由此，汪飞西的山头日益显见，事事处处与陈等分庭抗礼，陈珪璋内部始见不谐。此后，较能镇慑内外者，便要算蒋云台了；不过此时他还是杨生海之副手，且升

任未久；直到他有了“蒋阎王”的声威之后，才开始有了威慑作用。

五四　围攻庆城

陈珪璋以世居庆阳县城，不愿用兵于故里，使家乡遭受兵锋。他欲释却前仇，多次遣人致意，敦促等待谭世麟投降归顺；不料谭世麟多次对抗得逞，产生了侥幸心理，以为陈珪璋奈何不了自己，反而硬起来了，不但拒不归降，而且公然扬言：“陈珪璋算什么？我绝不降顺他们一伙土匪！”依然凭藉手中的民团武装挟县长令属地，干着任意杀人掘墓的勾当，并且四处联络，发展势力，做起称霸庆阳五属的旧梦：他拿着冯玉祥的后方总司令刘郁芬委任的“甘肃省庆阳警备司令”的招牌，收罗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各种武装，组织陇东民团军；他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竟想使共产党人谢子长、刘志丹等为自己效力，派人去请刘、谢；刘志丹说：“他想利用我们给他打陈珪璋，我们也想利用他”。于是，谭世麟组成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以谢子长为团长，马云泽为副团长；周维琪、刘志丹、张廷芝分别为营长；刘营智编二个连，芦仲祥、刘约三分别为连长。谭还在庆城召开庆祝大会，庆祝他的“荣升”。

不久，陈珪璋派孙远志、蒋云台率其第五旅及三旅之一部来取庆阳，以孙远志为总指挥。九月十八日，陈部至庆阳城外，孙远志、蒋云台命胡友梅、闵祝九等分兵太山庙咀和东、西二原，将庆城团团围定，四面环攻。谭世麟紧闭四

门，据城顽抗，并肆虐百姓，督民守城。然谭不得人心，谁肯为卖力？眼看城池难保，谭始谋求和，遂令“庆城八大家”之一的巨绅冯翊清出城交涉。冯当初举荐谭当了谢有胜手下的营长，使之由此腾达；而谭得势之后专横跋扈，目中无人，与冯貌和神离，冯早有驱谭之意；现在大军围城，命冯交涉，正是良机。十月初一日，冯翊清出城与孙远志、蒋云台密谋，决定内应外合，消灭谭部。晚上，冯翊清回城与谭周旋，并策动兵丁哗变。谭半夜闻城内有变，不敢停问，立即与自己两个儿子由鹅池洞缒城逃跑，扔下老婆与儿媳不顾，往三道川投奔张廷芝去了。

孙远志、蒋云台率部进入庆阳城，收缴了谭世麟部武器；其兵丁或被收编，或被遣发；庆阳县城由此回归陈珪璋辖属之下，庆城百姓厌恶谭世麟之残暴，对陈珪璋不无同情佩服之意，故亦安然平静。孙远志、蒋云台在谭的司令部门前召开军民大会，蒋云台挎着手枪，一手插腰发表讲话说：“我们来打庆阳，不是为了报仇、抢物，而是为了消灭谭世麟势力，保护地方和百姓安宁，庆阳父老不必慌恐……”这气魄颇象明元帅徐达攻克庆阳时的情景。孙、蒋在庆城处决了几个跟着谭世麟助纣为虐的“地头蛇”，其它秋毫无犯；谭世麟虽恶，其老婆尚有贤善之名，平日怜弱济贫，为人称道；其儿媳亦安分居家，不遇外事，故蒋等命人送他们出城，去投亲友，无为在城内受惊扰。

此前，张廷芝吞并了周维琪部，又突袭谢子长和刘志丹，刘、谢出走，“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散伙。此后，刘志丹又袭毙驻于合水太白镇的黄毓麟、王凤珠两营长，收了他们的数十条枪，解决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并通过

刘宝堂与陈珪璋取得了秘密联系；谭世麟由此不能复振。至此，陇东境内无甚大事，陈珪璋地域更加巩固，遂令孙远志仍回三旅，而以蒋云台驻守西峰镇。

五五　坐断陇东

陈珪璋通过联军北征、保卫平凉和围取庆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他大本营驻平凉，数万众守四境，坐断陇东，雄据一方，使任何势力不能逾越这一地区。

此时，中原大战已入尾声，冯玉祥军队全面崩溃；蒋介石命杨虎城部直入潼关，取冯之后方总部西安。当初，孙连仲曾建议冯玉祥："甘肃地方情形复杂，应留得力部队，以资镇慑"；冯玉祥打如意算盘说："打蒋介石是破釜沉舟之举，必须全力以赴；胜则放弃西北，败则仍回师甘肃。"现在，冯玉祥在郑州败退黄河北岸，计划率残部绕晋南、陕北"回师甘肃"，因陈等坐断陇东而不能；及至西安危急，冯玉祥令其后方总司令刘郁芬率后勤部队经平凉"回师甘肃"，仍因陈等在此而不能；刘郁芬仓惶之间，率部改道向晋南撤靠，结果在渭北地区全军复没；冯玉祥、刘郁芬这时都后悔不及，他们象《苟家滩》的王彦璋，在陇东"吃了娃娃的亏"。

杨虎城，早年造反，后跟冯玉祥，中原大战之际又投蒋介石，现在进了西安，又想搞自己的一套，首先是经营大西北。但是，陈珪璋坐断陇东，也成为他经营大西北的第一道障碍；他一路斩将夺关，入主关中，而要逾越陇东，还得

文武并用，花费另外一番功夫。陈珪璋，在杨虎城的战略上，处于非同小可的地位。

陈珪璋据陇东，不仅阻断东南，而且隔绝西北。兰州政令不能逾越平凉，省府早已默认；青海、宁夏等地办事，沿西兰公路上下，也得经陈等应允。南京政府调拨给青海马步芳的军械，曾被陈部截留，获得大量手枪，陈组建了司令部警卫队500人，号称“五百手枪队”；还有大批手枪，因无人会使，整箱子压在军械库里。宁夏马鸿逵派人从南方购回大量毛衣、布匹、绸缎等后勤物资，还有小小金房子、钟表等，以30名回族士兵押运；行至平凉，被陈部扣留在“左公祠”；陈珪璋与众多客人前去察看时，适见自己的一个勤务兵正在偷取车上的东西；这样违犯军纪当众出丑，陈珪璋下不了台，只得当即将其击毙，以严肃军纪；勤务兵跟陈多年，不得已将其击杀后，又转身痛心落泪；这次截取各种物资十余汽车，连续多日往下分发，有的后来做了体育运动会的奖品。

十月初，陕军甄寿山旧部毕梅轩，因被杨虎城部追剿，率部窜入陇东；其在宁、正等县烧杀拷掠，遭害百姓，人们谓之“毕大婴”（陇东口头语谓头曰“婴”）；陈部派兵将其收编为一个团，指定驻防于镇原。不久，因杨虎城诱杀了甄寿山，甄部旅长杨万青、张应坤等杀死其师长，哗变而出，至安口一带，不得过境，即派人至平凉，求陈珪璋收编。陈以其势力较大，又屡经变乱，怕日后复有变故，不好收拾，反为不利。因此，派张本人前去联系，既不接纳，也不追逼，而是让出一条通道，建议他们绕华亭、化平一带北上，或去宁夏，或投固原，另觅立足之地。杨万青、张应坤遂率部沿

指定路线北上，去固原投了黄得贵，并感谢陈部指路，与陈部保持联系。陈部谓此一着为“祸水远疏”，确是有预见的处置；所以能出此策略，与陈部此时已聚集一批有用人才是分不开的。

然而，陈珪璋虽然陈兵四境，独霸陇东，却象禁不住天空的风云一样，避免不了各种政治急流对他的王国的浸渗。

五六　窥伺省城

十月份以来，随着中原硝烟的消散，中国的政治天空里生出新的风云：冯玉祥下野了，甘、宁、青一带虽然仍是他的势力范围，但实力上不异于真空；蒋介石胜利了，虽然地盘大大扩展，而南方的红色革命却象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腹内，弄得他不得安宁。在西北，蒋介石的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虽抵西安，却因陈珪璋等为阻，不能继续西进；陈珪璋心在省城，意欲行动，而又担心“黄雀在后”，被杨虎城所乘。陈、杨互相牵制，均不轻动，一时形成和平相持的相对平静局面，兰州一带似乎无人问津。然而，兰州当局明白大树已倒，依附者不可久存；十二月，冯玉祥委任的甘肃省政府，通电拥护南京蒋介石政权；王祯宣布放弃省主席职务，由“八委员”中的其他委员共守摊子，等待蒋方派员接管；而蒋方力不从心，迁延越月，省政权久待。陈珪璋、杨虎城望见“神器”，引颈翘首，而仍相制约，互不能动。

陈珪璋公开反对冯而又不想姓“蒋”，遂使甘陕对峙而成如此局面。在此形势下，他一边派人与甘肃各地方势力密

切联系，一边继续发展力量，准备时机成熟时仍向西北推进。与此同时，各派系势力也前来与他接触，欲探明他的底细，引为己用。兰州冯玉祥余部雷中田派人来，川军邓锡侯派人来，西安杨虎城派人来，甘肃各地方势力派人来，刘志丹方面也派人来。各种政治旋流，或明或暗，来汇平凉。陈珪璋如何对待呢？他采取了八面玲珑、伺机利用、调整策略、夺取目标的战略战术；来者都是客，招待尽周应，对谁都说好，有利只管用；他出自江湖，素善交谊，搞玲珑外交，正好拿手。

十二月中旬（1931年2月上旬），一长串不寻常的客人——蒋介石以中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名义直接派往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刘秉粹、严尔艾、谭克敏四人及其随从人员张乃恭等一行抵达平凉，首先联络陈珪璋，主意在于调查陈之情况并探其真正意向。马文车此行的具体背景是：蒋介石想抢占冯玉祥在甘、青二省的势力范围，又准备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不得专一；于是拟由蒋鼎文率兵入甘，以马文车为政治方面之助手。而蒋鼎文认为南京政府不明甘肃真实情况，进军甘肃必然有阻，于是蒋介石改派马文车为视察员，先行入甘调查情况，并进行联络活动，还让马兼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整理委员；在交何应钦办委派令时，何又加入刘、严、谭三人。马文车是蒋介石在广东时候的老亲信，他根据杨虎城联系的情况，确断走陇东不至于有危险，才直驱平凉来“联络”陈珪璋。

陈珪璋方面认为，拉好蒋介石这条线，可减少杨虎城方面的牵制，松缓各方对兰州的竞争；同时马文车一行也无军事上的重要要求，于自己不无裨益。因此，对马文车一行的

上泼油，不断地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在甘肃农业经济、军事、政治和交通中原等方面都居重要地位的陇东地区，尤为各派系势力所引颈觊觎。他们互相拼夺，递相搜掠，更投陇东人民于苦难的深渊。张广建督甘，税捐叠出，在民国四年（1915年），以征收五种新税而逼致宁县民变，五千农民打死官吏包围县城，交农抗税，反对苛政，发展至陇东十六县（崇信县除外）。陆洪涛继督时期，张兆钾镇守陇东，其野心勃勃，苛暴益甚；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强征巨额“枪支借款”，迫使宁县农民再次奋起反抗；人们杀死为虎作伥的吏绅，二次包围县城，掀起抗捐抗暴的群众斗争。自刘郁芬主持甘政，其所部国民军与甘军的战火燃遍陇东，各军所到之处，强征暴掠，敲骨吸髓，反复蹂躏，早已不堪言状之灾区，复遭此等兵锋数载，则民命何如，可想而知。及至国民军入陕，后方兵空。于是强徒暴起，啸山聚伙，劫官掠民，横行无忌；散兵、盗匪，更乘火打劫，结伙肆虐；幸存饥民，也往往揭竿而起，打富济贫，拼死求生。其时，仅宁县境内，就先后有邵三纲、王瑞珊、王鸿江、吕凤山和遍及东部、中部地区的“红学”（红枪会）、“黄学”等许多数十至数百人的武装饥民队伍。先后活动和摽掠于这里的还有陕北樊钟秀（号樊老二）、花池陶玉山（号桃木橛，又称陶老三）永寿胡海山、庆阳傅明玉、合水李培霄及来历不明的“高瓜客”、“吕毛子”等等。他们时来时往，行若流星，真是伏莽遍地，出没无常。饥民队伍，辄遭当局残酷镇压；而散兵土匪，又总弱肉强食，残害人民。这一切，于天灾、兵祸之上，又给人民增添患害一层。

如此兵、匪、天灾，千古奇劫，给甘肃人民造成的深重

到来特别重视，认真接待：陈率军政官员隆重出迎，盛宴款待，侍前陪后，连续数日，并分送礼物，极表热忱。马文车又得到陈等拥护南京政府、配合治理甘肃的许诺，感到非常高兴；可以说初入甘境，首站告捷，满载而去，于二月十三日抵达兰州。随后，马文车等四观察员即电南京政府，保荐陈珪璋忠于中央；蒋介石这才给陈部以“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名义，委陈珪璋为十三师中将师长，汪飞西为少将参谋长。蒋介石一表态，杨虎城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以潼关行营的名义，又委陈为“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并由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泾川人田昆山和庆阳人张庆华等，送来了委任状和关防令。陈并不推辞，一概接承；由此又取得了合法地位，为日后向西发展，夺取省城创造了又一便利条件。

五七　误袭张陂

陈珪璋在政治上、军事上几乎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拉关系。但是在辖地里则不容许任何别的势力特别是武装势力有一点回旋之地，这一点，他的部下十分清楚，行动也毫不含混。因此，就在他送走马文车一行之后不几天，即民国二十年正月初（1931年2月下旬），发生了误袭张陂原刘志丹队伍的事情。

上年十月，陈珪璋部打下庆阳不几天，刘志丹又收缴了谭世麟民团军驻合水太白镇第二十四营的枪，再给谭世麟以有力打击。双方不期而遇，在对谭的斗争中无意之间走到了一起，刘志丹对陈珪璋部打富济贫、与官府作对的做法寄予希望；陈珪璋对刘志丹打土豪、抗官府的行动也甚为赞赏，

双方互有接近和争取之意。因此，刘志丹很快通过刘宝堂与陈部联系，建立了秘密联络关系。年底，刘志丹在保安县境遭到高双城部的“围剿”，站不住脚，又率部转来陇东。春节后，部队在古城川进行了整编，共有400余人，分编为4个连：一连连长卢仲祥，二连连长魏佑民，三连连长赵连璧（即赵二娃），四连连长贾生财，刘志丹为总指挥。整编后，刘志丹率部向南进发，行至宁县襄乐张陂原，即遭到陈珪璋部第五旅蒋云台骑兵的突袭。

原来，驻防于西峰镇的蒋云台旅并不知道刘志丹与陈已有联系，蒋对刘志丹的态度，也与陈珪璋有所不同。因此，闻刘部消息，即出动骑兵部队突袭张陂原。刘部因队伍初编，未经训练，又遇此劲敌，不能力抵，一场恶战之后，受到严重损失：一连连长卢仲祥牺牲，队伍伤亡大半；三、四连被冲散，一、二连经傅家山撤至金村麻子掌休整。部队军需物资损失殆尽，伤病员和战士们生活无着，大家在芦堡岭的烂窑洞里暂宿御寒，在稍林里拣野核桃充饥，处境极为艰难。刘志丹带领的是红色革命武装，遭此袭击之后，即对陈部戒备起来，不再抱有希望。为了生存下去，刘志丹一边派贾生财去小石崖团总罗连城（哥老会大爷）处，求其安置了伤员，并支援了物资弹药；一边派马锡五、陈鸿宾与彬县苏雨生部交涉，求其将余部改编为苏雨生部陕西警备骑兵旅的补充团，暂时依附于苏部，驻防于旬邑职田镇，拟复振以后，再把队伍拉走。不久，刘志丹部陈鸿宾去到职田镇店头村催办粮饷，有个办粮台的绅士刘某，借故推拖，不肯认真办事。陈鸿宾踢了他几脚，他就喝大烟水死去，引起绅士们联名告状。这绅士在陕西省党部有“关系”，唆使苏雨生将

刘志丹逮捕入狱，并缴了刘部补充团的枪，将部队改编成苏部运输队。

蒋云台误袭张陂原，致使刘志丹部遭此一连串的劫难，队伍损失殆尽。这在陈珪璋说来，是他没有向蒋云台通报内情，造成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一个失误，甚至与他的政治前程未必不无关系；假如没有误袭张陂原事件，他可能同刘志丹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和谐关系。张陂原事件之前，刘志丹对陈珪璋部的态度尚抱有争取和依靠的希望；事件后，即明确了“依靠陈珪璋已不可能”，从此对陈部采取了更明确的政策，这当然是陈珪璋所不能意识到的。

此外，在这一段时间，子午岭山区还流窜出其它一些小股武装，其中较大的一支是李培霄（刘志丹的旧友）和庆城人罗华率领的武装团伙，约300人左右，快枪、长矛、大刀片装备，有收容的土匪，也有饥民。他们起事于土桥，流窜于山区，曾在苜蓿岭与初出宁夏的苏雨生杂牌军交火，在观音、山河、西华池、夜凡沟等处与地方民团较量；至三月二十九日，复至九岘地区，在南庄子村抓去张云德、王秉祥等4人；继趋观音庙，“拷票子”抓了9人，其中8人被用长矛戳死；半年之间，遍窜宁县东南地区的盘客、春荣、米桥诸村镇；以后收编了杨子贤部，号称4个团，公然至宁城向县府索饷；县府备款送其上早胜。在早胜，李培霄准备谋求改编“归政”，为此枪杀其第四团团长杨子贤；继而又收编普老五部众为第五团，以普为团长；其扰掠遍及整个早胜原。陈珪璋派蒋云台率兵将其逐出宁县，蒋又想将其收编，以扩充本旅的兵力，如此打打放放，未及处置，这时候许多事情接二连三找上门来，收编李培霄的事只好暂时放下。

五八　接管固原

首先是邻家起火——固原遭了横祸，黄得贵有了大难，平凉不安。

上年底，陈珪璋“祸水远疏”，将窜来陇东的陕军杨万青、张应坤部疏导北去，却不为他人计。杨、张到达固原地区以后，又摆出可怜样子，乞求黄得贵改编收留。黄得贵自平凉吃败以后，元气大损；他力图复振，“饥不择食”，不究其来历，不察其野心，不但全盘收纳了杨万青、张应坤所部，而且还把自己的基干队伍调出城外，腾开地方，让杨、张率部驻进固原城中休整；黄部官兵因此而不悦，抱怨老黄远旧部而亲外人；黄不以为失策，犹望有朝一日杨、张思恩图报，为自己效力，甚至再图陈珪璋，使自己扬眉吐气。军政场中；岂有信义道德！杨、张一有站足之地，立即与毕梅轩合谋联兵，准备伺机作乱，取黄得贵而代之；并希图陈珪璋助一臂之力，主动与陈等保持密切联系。陈珪璋自击退老黄进攻以来，对固原深怀戒心；去之不能，请之不来，想兼并其地而不可得；及至杨万青、张应坤进入固原派人联系，遂产生一念头：想利用杨、张，将老黄弄到平凉，然后软硬兼施，收编固原军队。为此，陈特派其参谋祁鼎丞常驻固原，相机与杨、张随时联系；只是汪飞西一派力主“斩草除根”，要搞掉老黄，得不到陈之同意，便密令祁鼎丞伺机下手，将老黄干掉，不要把他弄回平凉。

杨万青、张应坤阴谋既定，又得陈珪璋方面之纵容，更加无所顾忌，只待机会行动。前不久，固原传言静宁吴发荣

有倒戈之意，黄得贵起疑：吴发荣势力较大，向据一方；后虽表示归黄，仍自行其是，此时传言，不能不防；遂将主力李贵清、陈懋堂二旅移驻庄浪、隆德一带，以备万一，而丝毫不思备内。杨万青、张应坤乘此机会率兵突入黄得贵的军部，将黄扣押起来，夺取武库军备，并逼黄下令属下缴械；黄悔之无及，怒骂不止，以死许之，拒不下令。黄部下闻变，即率兵回救；双方激战连日，互有伤亡而黄部尤甚。黄有一支武功队伍，全用长矛、大斧、连枷棍等；杨张笑嘲为"山老猫"，颇不在意，结果派队去追，至黄毛山、史家沟一带，"山老猫"猛起打肉搏，杨部精兵几乎全部被埋葬在那里，杨、张部也受惨重损失。黄部李贵清旅和惠彦清、海宝元、王思举、杨震铎诸团，陆续逼近固原城，杨万青着慌，即请陈珪璋帮忙解围。

陈珪璋得讯，却又不能把握事态发展；因郭镇海与杨万青等都曾为甄寿山旧部，又是陕西同乡，遂派郭镇海率第二旅急驰固原调解。郭镇海到达固原时，杨万青已逃往镇原，其留守部队将黄得贵转交给郭镇海部，也仓慌逃走。郭镇海接了固原城防，只顾挑好地方住，布置城防，而视黄得贵已为废物，交副官主任李盘城和祁鼎丞去接看。祁鼎丞，固原黑城人，为黄得贵所鄙；李盘城，甸邑平头人，旧在黄部当兵被逐。祁、李对黄有夙怨，又得汪飞西密令，除黄之心不谋而合。其时，黄被劫未成，尚在固原东城门近处，只身被挟，无一卫兵。祁、李接黄到手，即带至一间破屋；黄知此时此地落此二人之手凶多吉少，怒骂祁、李；祁、李亦即举枪；黄一生苦爱面子，此时犹不忘脸面，叫骂："你们往心口上打，不要伤我头脸"，话音未落，枪声已响。一生戎

马、老于军旅的黄得贵，老而弥僵，不谙军政场中规律，从背盟负约，兵败平凉，德威俱损，到善恶不察，容纳杨、张，引狼入室，直落的如此下场，岂不可悲！他一误再误，力殚势穷，深山孤居，纵虎自卫，一切自取，亦复可叹！祁、李杀害黄得贵以后，嫁祸于杨万青部；杨万青又从镇原写信给陈珪璋，澄清责任。陈珪璋大怒，在电话上严责郭镇海，令他据实查报，并缉拿凶手交平凉。郭镇海以李盘城为陕西同乡，令其逃跑，而后向陈塞责，陈只得大骂郭镇海一顿了事。至此，黄部团长星光斗、惠彦清、海宝元、王思举、杨震铎等，纷纷率部投向陈珪璋，唯李贵清以其兄死在平凉之故，屡劝不降，但也无所作为。陈珪璋由此接管固原，陇东17县尽归他的版图之中。

五九　逐“鸠”镇原

杨万青、毕梅轩复至镇原以后，又聚集力量，力图再起，在陈珪璋的后院里抢城占地，大闹起来。他们联结啸聚山林的红枪会等，占据了镇原县城及平泉、屯字等镇，骚扰乡村；又收买陈部军队叛逃，策动陈部固原驻军营长杨得春与葛某率部哗变，围攻二旅旅部，逼使旅长郭镇海跳城受伤。陈珪璋始知“祸水远疏”未出境，毕、杨不去终是患；怒言道：“鸠占鹊巢，是何理由？”于是，在镇原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逐“鸠”战争。

五月初，陈珪璋首先使黄得贵旧部团长杨震铎率300余人去打，声言为黄报仇，欲逼毕、杨离境，而杨震铎部本为民团，战斗力极差，与久经实战锻炼的毕、杨部队一触即

溃。陈又派新城镇保卫团团长孟甲福率团丁200余人前去助战，仍然败回。陈珪璋一见毕、杨势起，始令平凉警备司令部副官尚喜为前敌总指挥，率一、五、七旅之大部及三旅一部前去攻击；司直部队及二旅一部亦出动配合：一、三旅所部攻县东南之屯字；五旅杨生海已伤愈视事，率部攻县东北之太平；司直等部分攻县西南之新城、平泉，重点在平泉。四路分进合击，战火几遍原川，陈等意欲一举赶毕、杨出境，故采取全面进攻的战术。毕梅轩与杨万青限于兵力，采取固守县城，保证重点，集中力量，灵活援应的战术；并且为了确保背后，留出退路，还在交口河川、狼口崾岘二处设置伏兵，以防驻西峰之陈部第五旅袭取太平镇。开战后，毕杨缩短战线，放弃平泉、新城，坚守县城和屯字、太平。双方在县城西门外激战多日，陈部不能进，并被各个击破，损失甚重：归来不久的回族团长海宝元战死在城西莲花池，第一旅收编的团长陶玉山战死在屯字；五旅参战的营、连长有半数伤亡；旅长杨生海率兵进击太平，见前边地形不利，一问地名是“狼口崾岘”，心下大忌，正思“我杨生海巧谐‘羊’‘羊’而至‘狼口’之地，岂可生还？”未及撤退，四处伏发，枪声一起，即中弹倒地；杨生海尸体抬至西峰附近的庙中盛殓，蒋云台抚尸一哭而又昏绝过去，好长时间方抢救苏醒。

陈珪璋遇此打击，悲愤慎膺，结拜弟兄一人及众多官兵的生命如此丧于外人之手，岂肯就此作罢？他迅速整好军队，重新布置阵势，于五月下旬发起第二次攻势。首先以蒋云台接任五旅旅长，率部守备西峰，牵制太平之敌；其次，凭兵多地广的优势，将敌分割包围，逐个解决：一旅主力、

二旅全部和司直部队分围县城和平泉；三旅围定屯字，使其粮、水断绝，彼此不能援应。毕梅轩、杨万青也调整部署，主力由毕指挥；杨万青指挥县城、平泉，企图牵制平凉、泾川；毕梅轩率主力直扑西峰。蒋云台一面电请平凉施加对平泉之压力，拖住杨部；一面组成步兵5营、骑兵1团，在西峰城外与敌决战，一夜白刃拼搏，毕部不支，率部退回镇原；杨也收缩兵力，困守孤立据点。陈部相机歼灭红枪会2000余人，击毙其5名老师，然后进一步集围县城、太平、屯字三据点，准备彻底消灭。毕、杨途穷绝望，又电求杨虎城解救，请让再次归降。六月初，正当陈部向毕、杨发起最后攻击之时，杨虎城派其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渠统）来到镇原，请陈部停止剿攻，将毕、杨及其残部带回陕西收编。至此，毕梅轩、杨万青这些“鸟鸠”，终于被赶出了陈珪璋的“鹊巢”；同时，陈珪璋在这里拣了一颗小小的“鸟蛋”——投归他的团长王思举，在战场上抓住了投归杨万青的前二旅副官主任李盘城，陈让将其交给李贵清；李贵清在固原召集吏民大会，将李盘城斩首、剖心，祭奠了黄得贵，这也算陈给老黄尽了心意。

六〇　阳光陪衬

民国二十年四月，正当陈珪璋与杨万青战事初起的时候，共产党人刘志丹、高岗等，先后来到了平凉，开始直接与陈等打交道，从事兵运活动，这给陈珪璋的事业陪衬上了一道色彩斑烂的阳光。

原来刘志丹在被苏雨生投入彬县监狱大约20来天以后，

便经共产党组织的多方活动，由高岗、南汉宸和在杨虎城行营供职的杜斌丞以及苏雨生的副旅长谷莲舫等营救出狱。其时，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白色军队中大力开展兵运工作，以建立红色革命武装；其中计划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平凉便是一个重要目标；省委派马志贞、高岗向刘志丹传达了这一指示。因此，刘志丹出狱后，给编在运输队里的战友们打过招呼，让他们仍然留在彬县等待联系，然后即与朱侠夫、陈鸿宾、白冠五、杨树荣等来到平凉。由于上年曾经有过联系，刘志丹等到平凉以后，仍然首先找到陈珪璋司令部直属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然后经过刘宝堂和李勤甫介绍引见了陈珪璋。

陈珪璋与刘宝堂关系甚为亲密，刘的女儿许予陈的长子元光为妻，互相依重甚于他人；而刘宝堂与刘志丹又是同乡好友，相知日深，久经考验，真诚信任。一边儿女亲家，一边同乡好友，如此亲友相联，已非一般关系；加之刘宝堂的历次介绍和保荐，陈珪璋对刘志丹已有所了解，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热情欢迎。陈珪璋知道刘志丹是黄埔出身，人才难得；也知道他是共产党，手下有人；更知道他是专与官府、豪绅作对的，因而也不怕他这个共产党，并且真诚佩服他的才干和人品；见过面，就让刘宝堂招呼刘志丹住在特务二团，以便随时联系。

陈珪璋虽然取得了黄得贵的地盘，解除了西顾之忧；但彬县苏雨生、陕北张廷芝都在引颈窥伺着陇东；李培霄武装又在东部边境地方捣乱；尤其是杨万青、毕梅轩竟钻进他的腹地企图赖着不走；他的四境内外仍然有事，很不安宁。兼并固原后，虽然他的军事实力又大大发展了，但是还不够，

他还要继续壮大自己，还必须大量用人。此时，他不仅增建了惠彦清骑兵团，充实了司令部直属部队和一、二、三、五、七旅的兵力，还增建了第九旅，以张子箴为旅长，有了6个旅的建制。于是，便决定给刘志丹以“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直辖十一旅旅长，让他组建旅部，设法募兵，发展力量；并指定十一旅驻防宁县早胜镇，要他首先设法收编李培霄；还特拨刘宝堂特务二团归刘志丹指挥，以配合收编工作。

这一时期，是共产党人在陈珪璋部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打从陈部驻兵早胜镇的时候起，共产党人就开始个别进入这个队伍，或内外观察，或临时托庇；至刘志丹到来之前，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秘密地进入陈部某些部队单位，准备改造、利用这支队伍，或者进行兵运和情报活动。有的已开始掌握起一些下层职权，具有初步地位和影响：共产党员刘耀西（佳县人）和附宝珊，均在军士教导团任政治教官，利用政治工作之便宣传马列主义；由定西来的共产党员贺晋年、史法直，均在教导团当上了班长，在士兵中传播革命思想；有的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始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谷聚山、张天禄、赵二娃（连璧）等，已从陈部拉出去数十人、枪。刘志丹抵平凉不久，高岗、张秀山等，经由定西也到达平凉；此以后共产党人成批地来到这个陈珪璋大本营的驻地活动，其中有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以及马锡五、王世泰、贺耀华、刘约三、赵光亚、魏长顺、杨植凯、张效良、王廷光（后脱党）等等，贺耀华、魏长顺等为此一时期在平凉发展的地下党员；最后，谢子长、李光明、马云泽等都曾到达平凉。这些共产党人的到来，使陈珪璋的事业有了更重

苦难，连国民党当局也为之惊心动魄。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电称：

“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籍；山羊野鼠，均已啖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

同年五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视察甘肃灾情后，致行政院电称：

“……甘肃灾民二百四十余万……，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省政府以劫后灾民待拯而致各界函称：

“甘肃连年大旱，秋夏无收，加以兵匪蹂躏，劫烧杀戮，惨无人道，破坏至五十余县，死亡达三百万人，其幸存者，衣食居住，一例荡然……”

民间惨情，实际远甚于官方所供。整个甘肃，是“赤地千里……愁云迷漫。”

在那些年月，共产党在甘肃初有活动，不久即遭镇压；革命思想在陇东虽有宣传，亦未广泛。夜沉沉，路漫漫，元元众生，存活无望。陇东人民的确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门的绝境。

然而，困则思迁，急则生变。与其坐以待毙，何异于拼搏而死？！适此天灾人祸交迫，民心沸荡之际，陈珪璋应劫而出，别树一帜，插旗造反，拼死以求生。盗跖之纛既悬，竟然一呼而百应，使其不出一年而拥众上万，一举成功，所向披靡。这岂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事情么？

要的历史意义。

六一　政出多门

陈珪璋的事业，是靠青年人反饥饿、反压迫、反出来的；管理这份家业，无论其主体队伍或骨干力量，仍然是以陈珪璋为代表的青年人。即以“七弟兄”为代表的领导班底和主要骨干人员而言，除已死去的赵文华（中年）、李福禄、杨抱诚、杨生海（均为青年人）而外，“七弟兄”中只汪飞西一人年岁较大，其他骨干人员中谢绍安年老，其余都是20多至30岁左右的青年人；其各处处长和团、营长等，也大都是中青年人。进平凉以后陆续延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中青年人居多，老年人仅是个别，而且他们大都处于辅佐地位，很少起决定作用。

然而，这个队伍虽然以青年人为主体，但由于出身来历不一，思想成份复杂，在大方向基本一致、主体行为基本协调的同时，所想所为却不尽相同，甚至形成较明显的派别山头和歧见对立，此种情况在陈的队伍形成过程中就开始出现。多年来，在对待庶民百姓的态度上，有亲有疏，有扰有济，使大部分人跟着“吃大户”度过了难关，而另外一些人则受到了扰掠伤害；在前后对待老黄的态度上，有请有拒，有除有留，以致千里迢迢去请，后来反成了敌人；对待冯玉祥、蒋介石的扰络，也有反对、依从和明依暗抗、相机利用等不同态度，在政治方向上若明若暗，给人以捉摸不定的印象。就其各人来说，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出身背景的不同，有政治形势的影响，有智慧认识上的差别，也有性格方

法上的差异。总之，有的出于对他们事业的关切，有的也出于某种私心。在这种种歧异的场合，“大哥”参谋长，又兼行政长的汪飞西，几乎总是站在对立的一边，为其代表。汪以特殊资格和仅次于陈珪璋的地位，在陈之当面往往要强过三分；背过陈，更是专擅无忌，恣意作为，甚至私自罢黜、任用官吏，杀害过往客人及欲去之人，掌握生杀大权。即是在陈珪璋一边，也存在着温和派和强硬派两类人：前者以陈为代表，“宽和能让，什么事也忍得住，什么人也容得下”，对谁都有回旋余地。而后者，先有杨抱诚，激烈强硬，绝不含混，对内对外都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不知道共产党在那里给一些人留下杨抱诚这样的印象，以至有人因此而说“杨抱诚就是共产党！”；继杨之后，蒋云台成为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往往助陈划谋决策，陈述己见，而且常常先斩后奏，陈也得让他三分；特别是接任五旅长以后，坐镇西峰镇，捉住逃兵即毙，抓到强盗就用铡刀铡死，内外不敢犯，被宁、庆百姓呼之为“蒋阎王”，威猛之名不亚于杨。这些歧异的派别山头，是陈珪璋一味的宽和容忍、治内不力所致。他们凭手中的权力各行其是，政出多门，使许多事情的决断不能定于一尊，越来越频繁地影响到陈珪璋的一些重要计划和决策。期间，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陈珪璋出于对刘志丹的基本了解和需要，采取了热情欢迎和合作的态度；而汪飞西及其亲信，则仇视反对共产党，暗地监视查找地下的共产党员，严防其进行活动；蒋云台对刘志丹等人，却又是路人一般，漠然而又冷峻，绝不宽和留情。陈珪璋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派别山头和各自为政的问题，他开始烦恼，却仍然还在“宽和忍让”，总想息事宁

人。

六二　早胜遭袭

刘志丹到达早胜以后，利用陈珪璋部队的番号，立即聚集革命力量，抓紧重建自己的队伍。他一边直接收集历次革命斗争中散失在各地的革命战友；一边派人去南梁、彬县，联络张陂原、职田镇失散的旧部人员。走散在甘肃、陕西的许多共产党员，都闻讯而来；大革命失败后逃往青海的湖北麻城人曹华民、傅剑寒等都来至早胜；不久，羁留在彬县苏雨生运输队的刘景范、魏佑民、王世泰、刘约三等一批骨干人员也来到早胜，很快聚集了300多人的基干队伍。刘志丹以这批人员为基础，组建了十一旅旅部，以曹华民为书记官，陈鸿宾为参谋长（后改为平凉人朱力凯），张秀山为手枪队队长，还成立了学兵队。高岗不担任旅的职务，专门负责刘志丹与陕西省委之间的秘密联络。十一旅有这一批骨干力量，再加上刘宝堂的特务二团，即初具规模；然后以旅部及特务二团驻早胜，其余队伍驻于宁县城，开始做收编李培霄部的工作。

李培霄部由于陈珪璋军队的追剿，转至宜君县小石崖一带活动。刘志丹与当地民团团总罗连城及前清进士萧翰林有过交往，即致信罗、萧请劝李培霄接收改编，并派白冠五前往联系。不久，罗连城即带领李培霄及其所部约千人左右来早胜受编，李部被编为直辖十一旅第一团；经报陈珪璋批准，李培霄被命为副旅长兼一团团长，暂驻早胜整训。几年来，陈珪璋部一直想收编李培霄，特别是一旅谢绍安和五旅

蒋云台部，都想收编李部以充实自己的兵力，都未能成功；现在被刘志丹给十一旅收去，竟有点眼红。但李培霄部的人员素质和装备甚差，刘志丹一面派马锡五去保安县联系刘兆庆，派朱侠夫去找谢子长，谋求帮助改善李部装备；一面与五旅协商联防问题。

此时，陈珪璋与杨万青、毕梅轩之间的战火已息，蒋云台以继任五旅旅长住防西峰镇，距宁县仅110华里，与十一旅防区相连。为了协调两旅联防，刘志丹派白冠五去西峰谒见蒋云台。蒋回答说："我是中山学院的学生，教官多系志丹的黄埔同学，联防之事一定合作。"白冠五回来汇报后，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各方情况，一致认为："固原、镇原的战火已息，陈珪璋暂无西顾之忧；现在腾出手来，极有可能唆使蒋云台吃掉我们；我们万不可轻信蒋云台的甜言，掉以轻心。"刘志丹想把李培霄部改造为革命队伍，对其十分关心，在赴平凉汇报收编情况之前，再三告诫李培霄要谨慎设防，提高警惕，不可麻痹大意；但李培霄仍象出山前那样松松垮垮，竟不在意。结果，就在刘志丹去平凉以后，蒋云台果然乘黑夜派骑兵偷袭早胜镇；枪声一响，蒋部骑兵即冲进镇内；李培霄梦中惊起，仓促间岂可应战？队伍死伤累累，人员全被打散；李培霄自知失职，怕被问罪，也率残部逃回东山，仍做"山大王"去了。

早胜遭袭之时，白冠五正驻宁县，闻有变故，即急奔平凉，向刘志丹报告了情况。刘志丹一听非常气愤，立即去找陈珪璋，而蒋云台已经抢在前头，向陈送来了报告，说什么"李培霄受抚后表现不规，抢劫扰民，已作保境安民的紧急处理"等等。陈珪璋面对刘志丹的陈述和蒋云台的报告，似

乎有所难言，含混其辞的说："李培霄可能不规；事已至此，十一旅另想办法。"刘志丹无奈，只好作罢；由此把旅部移至较僻远的盘客镇，离蒋云台远些，离子午岭近些，只留刘宝堂特务二团仍住早胜镇。原来这次偷袭早胜镇，纯属蒋云台私意而为；他想得到李培霄这支人马而不能，却被刘志丹弄了去，眼红而妒嫉，心里不美，不仅干出了这样的事，而且对刘志丹有了成见，想找岔儿跟他为难。

六三　萧关收编

陈珪璋仍然在为十一旅的兵员而操心。六月间，有一支人马进入他的辖地古萧关，他即令刘志丹派人去收编，并派出李勤甫为总部代表，配合十一旅做谈判。刘志丹派白冠五为十一旅代表，与李勤甫同往环县。

原来，曾经驻于河套的杂牌地方武装高广仁部，被马鸿宾部赶出宁夏，投归陕北井岳秀部，驻守定边县；现在又活动其任和亭一团人背叛井岳秀，声称要投陈珪璋，率部进入古萧关。但高部兵不足1000，马不过百匹，长短枪只有500支左右，实力仅有一个团；而在谈判之中，高提出要求给两个团的编制，并自成一旅，另给旅的番号，否则就不干。结果请示陈珪璋，陈只好同意，将其收编为"直辖十三旅"，以高广仁为旅长，令其驻防早胜镇；高部驻镇南，刘宝堂团驻于北新城。人们说高广仁部是"土匪军队"，劫掠成性，路过定边、环县、庆阳一带，沿路抢劫老百姓毛驴200多头，赶到早胜喂养，索要草料，民无宁日，老百姓讽刺说："赶着毛驴来上阵，不象百姓不象兵。"也有人议

论："陈珪璋急于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竟然收来这样一群土匪！"

刘志丹派人收编高广仁部，原想充实十一旅的兵力，将其改造成为革命队伍，以便条件成熟时打出红旗；却不料又给陈珪璋收编了一个"十三旅"，而且匪性难改，便把这件事当做公差，向陈珪璋汇报交待了事，不再与高广仁部有什么关系。因为十一旅旅部已经移驻盘客镇，白冠五率一部分人驻于宁县城，刘宝堂的特务二团仍然驻在早胜镇，又要经常去平凉办事情，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白冠五等，便经常往来于盘客——宁县——早胜——平凉之间，一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发展地下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一面与高广仁等周旋协调两旅联防事宜，敷衍陈珪璋方面的各种公务。这期间，陈部的某些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在军士教导团担任政治教官的地下共产党员刘耀西，因为给士兵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了革命思想，并做了一些教育争取普通士兵的具体工作，被汪飞西的一个亲信教官杨某发觉，秘密报告了汪飞西。汪即派人对刘耀西进行突然搜查；结果在刘的住室床下搜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书籍和开展革命斗争的秘密文件。汪飞西便以共产党嫌疑的所谓罪名，将刘耀西关押起来，令其亲信参谋汝煜明进行严刑审讯；刘耀西坚强不屈，一无所供，被折磨迫害而死。事件发生后，陈珪璋对汪飞西如此对待共产党处置刘耀西，颇不以为合宜，也不深究共产党人的活动。但是这一事件再一次严重地破坏了陈珪璋与共产党人的脆弱的往来关系：刘耀西被抓后，在教导团任教官和当班长的地下共产党员附

宝珊、贺晋年、史法直等，都逃离陈部；贺去靖远一带活动，史回陕北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与刘志丹在一起的张秀山等人，从宁县去平凉办事，顺路在平凉东关朱力凯家里吃饭，得知刘耀西被害，非常震惊，悲痛之余更其担心；因为刘耀西曾经在中共陕北特委与刘志丹一道工作，刘志丹来平凉以后，刘耀西还经常到特务二团与刘志丹会面；如果刘耀西暴露出什么情况，将会严重损害党的秘密组织和刘志丹的安全；后知刘耀西英勇牺牲，不曾泄漏党的秘密，他们才安下心来，继续留在陈部活动。然而，经过这一系列波折，刘志丹连在陈部开展兵运活动的意思也不多了；他和高岗等人，比较多的活动于盘克地区，广泛接触宣传发动贫苦农民，注重直接培养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足迹所至，及于子午岭的午亭寨和岭东的牛车坡等地。

六四　联陕拒川

陈珪璋的日子正到红火时期，大事小事内外忙，十一旅的事情及下边的具体问题，他除了听听汇报，发发指示，一般地过问一下以外，不及多管；他主要应付各种推不开的，首先是与大局有关的重要事情。

自从年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以来，兰州省局似乎比较平稳下来；蒋又给冯玉祥留在兰州的旧部雷中田以“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头衔；这一文一武，都在蒋介石的旗帜下共同维持兰州省政，好象没有什么事情了。然而，半年多来，隐隐约约，总有一股着摸不透的活动因素，象地下的潜流一样在暗地蠕动着，而且越来越活跃。陈珪璋呢，

更不是甘肃可有可无的人物；有关甘肃的大事，那一件能不瞧瞧他的声色他的气味？这样以来，他的事情也就特别地多起来了。

先是川军邓锡侯部的代表来了。陈珪璋与川军素无关系，也不摸邓锡侯的底细；建立联系互相了解倒也罢了，可邓锡侯的代表一来，就提出一些极为重大的军事行动问题，要陈珪璋响应：首先是双方联合行动，夹攻天水马廷贤，得到的枪支弹药归川军，夺取的地盘由双方分享。马廷贤是陈珪璋反对冯玉祥的盟友，现在也仍然互为声援，为什么要与一个并不了解的军队去攻灭自己的盟友呢？再说陈珪璋是向来鄙视这种背盟卖友的行为的，他断然拒绝了川军的要求。其次，邓锡侯代表又表示，愿意与陈部联合抵制陕西杨虎城的西进意图。这是一个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他尚未考虑成熟；而且他怀疑邓锡侯为什么如此关心起甘肃来了呢？也没有给予明确回答。

陈珪璋虽然日子红火，蒸蒸日上，雄心勃勃，秘而不宣，但在如何确定与杨虎城的关系上，却十分棘手，感到头疼，一直游移不定。大约出于兵家传统心理，卧榻之旁容不得他人鼾声；尽管杨虎城从未与他发生任何冲突，但打从杨一进西安，他就感到是自己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是他向西北发展的一个牵制。近期，他派秦峻峰、孙伯泉去南京等地活动购买武器弹药未成；秦峻峰回来说："就是买到军械，也过不了杨虎城这道关，运不回来。"陈珪璋益加烦恼，长叹说："杨虎城可以置我于死命……"秦峻峰极力主张与杨虎城建立持久性联合关系，陈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随后，杨虎城派杜斌丞来到平凉，主动联络，甚表亲近。杜斌丞为人

方正，析理透彻，态度诚恳，又甚得杨虎城的信任，直接转达了杨虎城的意向。陈珪璋于是与他的幕僚们认真商议，反复考虑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各种方略的利害关系；尽管知道与杨接近不无危险，但也没有万全之计，比较之下只有与杨搞好关系，拒绝川军邓锡侯的抵制杨虎城和插手甘肃的计划，最终明确决定了“联陕拒川”的方略；并派出韩国士、赵和青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加强与杨虎城的联系。

“联陕拒川”的方略初定，八月五日，又一神秘的不速之客——李世军来到平凉，自言静宁人，从日本留学回来，桑梓情急，途次平凉，顺道拜见陈司令，而又极示与冯玉祥等上层人物颇有交往，却不欲明言。汪飞西与国民党平凉县党部查明李是“冯逆余孽”，极力捅咕陈珪璋杀李；而贺凤梧等温和派则主张不杀使者；陈是什么人都愿意接待的，特地为李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陈珪璋只谈甘肃的匪患等迫切社会问题，不及其它；李世军也迎合着说一些“仰仗陈司令”之类的话。会后陈与李单独谈话，李世军方露言“冯总司令”（玉祥）对甘肃有深厚感情，人虽下野，犹怀关心等等；又示意陈说，途经彬县，会见苏司令（雨生），不无沧桑之慨叹，颇有图强之雄心；然后称赞雷师长（中田）辅佐甘肃省政，必将有所作为，坦诚劝陈“与雷师长推诚合作，对你对地方均有好处”；陈亦顺情称颂雷治军有方，表示与之合作。八月七日，李辞别平凉；以汪飞西专擅残忍，怕有不测，一路提防，夜过山关口、绕道六盘山而去。原来，这李世军负有冯玉祥亲自交给的特殊使命；因此，李世军走后，彬县和陈的辖地就出了事情。

六五　匪军复叛

李世军离开平凉不几天，彬县的苏雨生就扣留了青海购买过境的汽车、机器等物资，抗命不发还，并且率部叛离彬县，向北开拔，兵往宁夏，准备“打回老家去”，夺回被马鸿宾夺去的地盘；因为苏雨生原系后套独立队，后为冯玉祥系统吉鸿昌部骑二军军长，曾代理宁夏省主席，被蒋介石任命的宁夏省主席马鸿宾所挤，不得已来到彬县，屈就杨虎城属下的彬县警备司令的。这丸苦药，一直卡在苏雨生的喉咙里吐不出来。现在他感到时机已到，便毫不掩饰地动作起来。这一来，又直接成了杨虎城的麻烦。杨虎城远在西安，鞭长莫及，只好转求陈珪璋部从北路堵截苏雨生，配合陕军进击。

陈珪璋既然决定“联陕”，自然要予配合。此时，刘志丹、刘宝堂适来平凉；陈珪璋即令与彬县为邻的十一旅和十三旅联合堵击苏雨生，并命高广仁为总指挥，要二刘即返宁县与高广仁联系。二刘奉命立即返回至早胜镇，与高广仁商定协同作战计划。八月十二日，高广仁备宴，请刘志丹和刘宝堂吃饭议事，二刘应邀而来。不料酒席宴前，高广仁突然下手，将二刘缴械扣押，宣布“十三旅与苏雨生联合行动！”接着逼刘宝堂至北新城下喊话，令特务二团交出手枪、冲锋枪和长枪子弹，将其改编为高的第二个团。原来高广仁早已与苏雨生合谋勾通，这两支被马鸿宾赶出河套地方的武装势力，同病相怜，联合了起来，准备共同进攻宁夏，夺回昔日故有之地。

八月十三日，高广仁在离开早胜之际，将所掠200多头

三 “耕读传家”

史书记载：宁、庆二州（即今之宁县、庆阳），为周代发祥之地。夏代末年，周先祖不窋弃官奔赴此地，拓荒务农，教民稼穑，开创了先周一代基业。旧志又载：宁、庆地方世传“周祖遗风，，民好稼穑，重本业，雅爱读书；人情忠厚，民风朴实；无论贫富贵贱，邑无不农之家。大约因为这个缘故，人家多以“耕读传家”处世立业，并荣耀门庭。陈珪璋家里也是这样，其宅第门楣，大书“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以示家世出身之纯正，并勉后辈儿孙以继之。不过，这于陈家祖上或许不 ，但至陈珪璋本人就大相径庭了。

陈珪璋，字汉卿，小名庆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七日生。祖籍庆阳县，世居庆城北关，即东川口朱家桥，经营着庆城近郊的数十亩土地。陈之祖父以农为业，主要种菜，以此挣下一个殷实的家底，并供给诸子读书求学。父辈弟兄五人：伯父系“螟蛉子”。有泥塑手艺，常给寺庙塑造神象；二叔父陈俊，字兴邦，光绪辛卯科武举，曾任碾伯营（乐都县）都司、提标左营守备，随董福祥部进过京，有军功，并能作诗，善隶书，清亡后回家；父排行为三，名杰，字奎三，光绪甲午科武举，曾任庆阳卫哨官，因与其上司游击将军不谐而辞归务农，能种瓜菜，善用红柳条子编织笼筐，并可刻字。宣统三年（1911年），宁州彭四海响应辛亥革命，聚众起义，进兵围攻庆阳府，陈杰应知府善昌招募，率二百名防勇助守府城，合制兵击退彭四海起义军；四叔父

毛驴卸下鞍子，以较低价出售给早胜居民，人们窃喜其便宜。晚上，群众在南街火神庙看戏，高派兵挡住庙门，不让人回家；然后纵兵入户，细搜民物，并将所卖毛驴全部牵回；唯北新城为刘宝堂部驻守抵制，未遭劫掠；次日，群众有找高部索要毛驴者，高部便说："我毛驴配有鞍挂，你们有吗？"说着拿出鞍挂，有证有理；群众叫苦不迭。

八月十五日左右，高广仁挟持刘志丹等随部北上；临行之时，又逼老城居民徐某献出其儿媳惠氏，惠知难免，投井而死；高部途经九龙川，将农民地里的西瓜毁坏尽净；至宁县城，又抢了客户万占彪的儿媳，用毛驴驮去。高沿途打开合水西华池、安吉寨、北掌堡等堡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北掌堡一处杀无故百姓六七十人，肆虐至极。

陈珪璋继毕梅轩之后，又自寻引来高广仁这股祸水，上当吃亏，再受其害，非常恼怒。得报后，立遣骑兵团长刘庆祥率骑追击高部，援救二刘。刘庆祥率部兼程急进，直奔合水，追及高部，将其击败。高广仁意在北进，不敢再战，遂分兵数股，且防且退；其第二营监押二刘部队，因不熟地形，误入驻守合水县城的第五旅蒋云台部防地。蒋云台此时适在合水，即命所部出击；在葫芦把刚一接火，刘宝堂即喝令"特务二团枪放下！"表示不参与高部叛变；战士们都放下没有子弹的枪，人、枪悉被蒋部收回，高的监押部队亦被消灭。战斗结束了，蒋云台率部回到县城，刘宝堂随部住城内，刘志丹和他刚脱险的战友们就住在东关的客店里。

晚上，天黑人静，大雨滂沱。刘志丹与战友们正欲休息，忽然刘宝堂冒雨来告：蒋云台要抓刘志丹；他是在城内向蒋汇报早胜事变情况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原来蒋云台因收

编李培霄之事对刘志丹犹怀不满，正要找机会整他；加之五旅又有人说刘志丹在太白杀他父亲，唆蒋为之报仇，故而蒋云台认定这次早胜事件是刘志丹失职所致，要抓他问罪。刘志丹劝大伙不要惊慌，徐思对策；刘宝堂则促刘志丹赶快出走躲避。刘志丹想来也只有出走，可身边这些同志带出不可能，留下不放心，他向刘宝堂提出：这些人就全部托付给你，把他们带回特务二团，不要支往别处，不准杀害虐待；并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一个也不得扣留。刘宝堂诚恳地做了保证，刘志丹这才带了熟悉当地情况的王廷玉一人，冒着大雨连夜离开这里，投奔蒿咀铺弄到合水东区民团团总职务的贾生财驻地。蒋云台派兵搜追刘志丹无果，即此作罢。刘志丹在陈珪璋部的兵运活动在受这次挫折以后，即告结束。陈珪璋的直辖十一旅，也不复存在。刘志丹不能带走的共产党员王世泰、刘景范、白冠五、张秀山等一批革命战士，都跟着刘宝堂仍然回到平凉，暂时栖身于特务二团。

六六　“雷马事变”

民国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即早胜镇叛变事件以后的不多几天，甘肃省会兰州发生了冯玉祥旧部师长雷中田推翻蒋介石任命的甘肃省主席马鸿宾的政变事件，甘肃地方史通称之为“雷马事变”。与雷中田同谋发起这一事变的另一主角人物，却又是蒋介石派往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关系交错，矛盾复杂，但其主要背景则是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明斗暗争。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势力向西北扩展，杨虎城进驻西安；蒋又利用同马福祥的交往关系，拢络青、宁二马，掌握甘、

宁、青三省，因而任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但此地原为冯玉祥势力范围，尚有其社会基础，掌握未尝容易。冯玉祥虽然战败下野，岂肯就此甘休？他想依靠其旧部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甘肃重建势力范围，以图东山再起。蒋、冯之间的这种争斗，又促成甘肃各派系矛盾的激化：马鸿宾极力想巩固政权而实力不济，政令不能下行；雷中田受地方武装势力之威胁而兵用不足，对马鸿宾由怨而疑，与蒋介石也难以同心同德；马文车欲搏取高位而反居于所鄙者之手下，极力图变，顾不得一切，并与雷中田结为兄弟。在此情势下，冯玉祥与雷中田秘电往来，信使联系，进行火上泼油，还能没有热闹戏！

他们都是事中人，谁不清谁的底细！雷中田决心一定，为了集中对付马鸿宾，一边由马文车出面拢络安住陈珪璋、鲁大昌、马廷贤等地方实力派，使其暂时保持中立，不干预省局；一边联络川军北上陇境，援应兰州，牵制陇南、陇东和陇西；并利用高广仁、苏雨生被赶出宁夏的宿怨旧恨，密结高、苏，使之叛而向北，进击宁夏，牵制宁境马鸿宾军队，并进而夺取宁夏地盘；随后，冯玉祥又将其亲信幕僚李世军从日本叫回，详细地制订了在甘肃举事的计划；并给雷中田、苏雨生等写了秘信，派遣李世军一路活动回甘，配合雷中田行动。怪道来川军邓锡侯向陈珪璋提出夹攻天水，怪道来李世军到平凉言行诡秘，怪道来苏雨生在彬县一变，高广仁就叛乱早胜镇；原来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这“雷马事变”的前奏、讯号，是“雷马事变”的一部分。只是川军的配合行动，由于陈珪璋的抵制而未能实现；高广仁、苏雨生牵制宁夏的作用有一点，但夺取宁夏的计划

也未能实现：高广仁兵败被马鸿宾部生俘；苏雨生部也被挫败。

雷中田按照冯玉祥的旨意，与马文车串通一气，经过如此一番谋划行动，总算达到了他们的第一步目标，推翻扣押了省主席马鸿宾，掐掉了蒋介石布下的一步棋；但这距离他们的最终目标还很远，还不能就此了了：蒋介石方面的巨大压力、冯玉祥方面的进一步要求、地方实力派的不肯支持、内部的意见分歧等等，弄得他们骑虎难下。为了支撑危局，他们不得不力求陈珪璋等实力派的合作和支持。为此，李世军一边电报居于天津的冯玉祥，一边为雷中田建策："以防止陕军或中央军入甘为理由，极力与鲁大昌、陈珪璋密切合作，订立共同防御客军入境，互相支持，保全力量的攻守同盟。"为此，他们在事态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随时电达平凉，通报情况，主动与陈联系，以期取得陈的配合和支持。

陈珪璋历来反对冯玉祥，也不愿跟蒋介石，既不要马鸿宾掌权，也不让雷中田成功；而是希望他们的力量互相抵消，两败俱伤，自己才好坐收渔利，向西发展。因此，他对雷中田、马文车方面的殷勤热情，一概报之以外热内冷；实质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态度。

六七　隔岸观火

雷中田、马文车在推翻马鸿宾以后，当即通报情况于陈珪璋。八月二十六日，陈珪璋密电回复马文车，给火上浇油。电文说：

"元恶既除，庶政待理，我兄统筹一切，力任艰巨，弟

当竭力拥护，始终不渝。”

同一天，马文车以甘肃省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召集“甘肃省党政军学农工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陈珪璋指示其在兰州的文士韩国士参加应付；会议“公推”雷中田为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拼凑临时省政府，以马文车为临时省政府主席，也推举陈珪璋为13委员之一。

八月二十七日，临时省政府举行成立大会，经雷中田提议，再委任陈珪璋为“甘肃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鲁大昌、王家曾次第其后。

八月二十八日，马文车再次致电陈珪璋，始及具体企求。电报全文：

急：平凉陈司令汉卿兄勋鉴：平密宥电敬悉。

热诚爱国，合力锄奸，正气丹心，良深钦敬。现时惟有顺应环境之需要，服从民意之所趋，业于昨日成立临时省政府。吾兄前由各界联席会议推举为临时省政府委员，复经省府同人公推为甘肃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民心所戴，众望攸归，风雨同舟，端赖共济。敬希即日分别就职，并派代表来府出席会议，策以群力，收于桑榆，用维甘局，藉慰民心。讨伐马廷贤令，决议即下，统由雷总司令商同计划进行，并希积极准备，翘企平凉，毋任盼祷。”

弟马文车叩俭（八月二十八日）

但涉具体事情，陈珪璋便托辞而推，既不就任什么委员、师长，也不出兵讨伐天水；说一说支持的空话可以，任何实在事情他是不干的。陈的这种态度，雷中田方面原是清楚的，雷发起事变的另一重要帮手高振邦对李世军说：“我们的处境困难，陈珪璋、鲁大昌、马麟都怕我们成功，又怕

总司令（冯玉祥）来”；几乎无人不知陈珪璋是暗里整雷的。尽管如此，雷中田、马文车还要打陈的旗子，大造陈珪璋在支持他们的舆论，甚至电告南京监察院长于右任等，造成陈珪璋支持“雷马事变”的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印象。所以，事变发生后，马鸿宾的叔父，担任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西北回族军阀首领马福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也说“雷中田……此次政变事先与陇东之陈珪璋、鲁大昌勾结，将马主席监视于兰州城内”云云，事情直达蒋介石的闻问之中。这些情况，陈珪璋知之而亦置若罔闻；管他怎么议论，他主要忙于自己的事情。

陈珪璋不知为什么对邓宝珊产生了很高的崇敬心理；在王祯下台前后，他希望邓宝珊回甘肃主持省政；并与“八委员”中的著名人物杨思协商后，派自己的谋士秦峻峰前往南京，想找于右任向蒋介石建议，请派邓宝珊回甘，于右任表示尽力相助；继又去上海找见邓宝珊征询意见，邓亦表示愿回甘肃。在联系过程中，于右任又提出：“这事，需邓先生亲自来南京一趟，好向蒋介石说话。”但邓宝珊非常反感蒋介石，坚决不上蒋的衙门承侯颜色。事情就这样搁下了。现在，马鸿宾又被推翻了；雷中田、马文车岂可久长？于是，他又重新考虑起请邓宝珊回甘肃主持省政的问题来了。这一次，他不想再走于右任这个渠道；想另找门径，请杨虎城帮忙成全此事。

六八　西安结盟

“雷马事变”以后，杨虎城对甘肃的局势似乎比别的一

些人更为关心；他不仅随时与雷中田、马文车密电联系，了解兰州及甘肃各方的动向，向蒋介石请示、汇报；而且一个接一个派遣了蒋听松、赵晚江、杜斌丞等到兰州活动。杨素有经略西北的抱负，其代表乘甘局不稳之机，先提出“甘局归杨统辖”的要求，被雷中田等拒绝；继又提出“军事归杨领导，政治由甘自主”的建议，马文车等亦未同意。于是，杨转而加强与陈珪璋的关系，预谋进军甘肃。

正当陈珪璋准备找杨虎城帮忙请邓宝珊的时候，杨虎城的使者来到平凉；并有国民党中央要员田昆山作陪。杨虎城热诚邀请陈珪璋赴西安会面，共商甘肃大计。这突如其来的邀请，陈珪璋及其左右完全没有料到，未有任何精神准备，反而疑虑踌躇起来，一时没了主意。陈开会商议，陈、汪两派的意见不一：陈派以杨虎城诱杀甄寿山为例，极言杨虎城言而无信，去西安危险，主张由汪飞西代表去西安；汪派则以陈、汪身份不同，派汪不足以示诚意；加之田昆山极力担保；大家也分析了各方形势以及大军在平凉，杨纵有恶意也无用，不致有危险。最后，陈决定亲去西安见杨；陈派李镜堂、刘庆祥、张桂山等犹力阻陈去西安，并让贺凤梧再加劝阻；但陈意已决，回答说：“大丈夫一句话说出，就不能失信。我到西安，他要求什么，不答应什么；至于以后怎么办，那还在我们哩。”事情就此决定。

陈珪璋准备行程，举部上下忙碌多日；这是他举事以来第一次出访，又是会晤蒋中央潼关行营的主任，不能让人家瞧不起了。他令部下挑选良马50匹，做见面礼物；然后带了自己的次子元明及随从人员前往西安。陈部下及各界人士送行，不少人为陈此行担心。陈到达西安，受到杨虎城的隆盛

欢迎，其气势排场为陈平生所仅见。在西安多日，除每日佳肴盛宴轮番、游览参观看戏之外，与杨虎城长谈多次亦甚投机。陈自惭出自草莽，尝怀自卑，对杨虎城说："我的出身不正，今见主任，如拨云见天，实在感激光荣得很。"杨虎城回答："咱的出身还不是一样么？"陈听了感到亲切知己，非常舒服；感奋之下，即与杨换帖结拜，并让亲生儿子拜杨为干爸；陈自己也认杨的母亲为干妈，结为三代干亲。同时，杨虎城手下的主要将领冯钦哉、孙蔚如等，也都与陈结拜成为异姓弟兄。陈珪璋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杨虎城给予自己的殊荣厚遇，把杨看成自己最热诚的知己者和贴心人；因而在杨谈到甘肃问题和拟派十七师入甘平乱计划时，他不仅完全同意，而且满口答应全力配合，绝对服从杨的命令。杨又许愿说："甘乱平定之后，立即派兵去打宁夏；成功之日，就以你为宁夏主席。"陈听了更为欢欣鼓午。此外，杨还许诺，将来十七师到达平凉后，先拨给陈部子弹10万发，迫击炮若干门，以充实陈部装备；陈均坚信不疑。随即，杨送陈小卧车3辆及其它公私用物作为回赠之礼；陈又采购了一大批物品，车载畜驮而回。

陈珪璋部及平凉各界，得知陈在西安受到杨虎城盛大欢迎和隆重款待，都扬眉吐气，非常欢欣。陈返回之时，市区内外如过会一般，插旗结彩，张贴标语；士、农、工、商各界代表迎至四十里铺一带，陈进城之时，天色已黑，平凉城内外灯光如繁星，人群如潮涌；陈的汽车、马车、老牛车装货载人，结队而过；会做人情的铺店主人们在门前燃放鞭炮，好不热闹。

六九　举办事业

陈珪璋自从进驻平凉以后，顿见前景，雄心勃发，在巩固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开始注意经济、文化事业；随着军事活动和对外往来的频繁开展，各方需求日多，更促使他认识了发展地方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先后亲自倡导或督促行政当局初步试办了一些经济、文化设施；及至西安会盟归来，更加开阔了眼界，精神振奋，决心大力推进地方各项事业，以使适应军事需要之外，也能为自己增光彩，为民众办一些有益的事情。

陈珪璋非劳动人出身，工、农业生产他不在行，这些事情就嘱托行政当局去督办。陇东地方在连年收编、清剿土匪武装之后，城乡大部分地方较前安定，工、农业生产都较前多年平稳；有的还尽力搞了一些基本建设，宁县由县政当局拨款资助民间开修九龙川灌渠；县府维修了辑宁楼；庆属各县开始修筑长庆公路；灵台县开修了接通西兰公路的大道。

陈珪璋虽读书无成，但举事过程亲尝不识文墨之苦，对兴教办学颇为热心。进平凉后，继续关照宁县寺底村办好村学；又投资拨款支持平凉县在原女子小学基础上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将校址由文庙巷迁至法院街，重建校舍，增置设施，并让李锦堂担任校长；此外，他还亲自视察平凉中学；指示给赴外地留学学生以资助等。

陈珪璋还支持创办了《陇东日报》：报社设在炮台巷内；由其参谋徐重脉担任主编，有编辑和通讯员等数十人，共产党人张可夫即在其中；报纸以石印发行。

陈珪璋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可能超过多数人的认识水

平。同年十月十日，他倡导举办了平凉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大会，属区十多个县的青少年代表队也应邀参加，到会约近千人；比赛项目有田径、球类、射击、跑马、枪刺等，内容丰富，气氛热烈；比赛后陈亲自给优胜者颁发了衣物、鞋袜、毛巾、现金等价值近万元的奖品，这应是陇东体育事业空前的盛事。

陈珪璋喜观秦腔戏，进驻平凉时，即随军带来戏箱一套，后又添置部分道具。并派人在本区内罗集秦腔演员秦鸿德、张桂荣、何生辉等；先后由张本人等从西安邀来大净杨得胜、杨鸿声、须生高希中、青衣范星花、花旦胡世中、王应钟、武旦王正芩、丑角张吉祥等等，成立了“陇东平乐社”秦剧社。陈曾为其父祝寿，在其司令部搭台演戏多日。平乐社后来不断发展，成为演出与教学相结合的著名秦腔艺术学社，名震西北各省，是秦腔艺苑英华层出和人才荟萃之地；甘、陕两省老一辈著名秦腔艺人刘毓中、孟遏云、王朝鉴、张明华、张正衡、刘全禄、毛金荣、王文鹏、刘易平、黄执中、高正宝、张振武、申正衡、李俗民、李可易、杨宝喜、茅玉丽、周艳云、九令童、黄金华等，均为该社社员或特邀演员；著名秦剧演员景乐民、阎更平、丁醒民、薛再平、乔良平、李桂平、张天平、焦云平、雪文华、杨声乐、郑守乐、王彩霞、王蕊霞、王小玲等，均出身于平乐学社。秦腔艺人，曾以出身于平乐社或能在平凉挂牌演出为荣。平乐社的艺术表演取得一系列成就，受到当地社会各界以至西北地区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在秦腔剧发展史上写下了有意义的一章。

陈珪璋的举办地方事业，此其数例；也是它的萌芽阶

陈仪，字凤山，优贡，一生在故里教书，性温厚，善诗书，邻里门楹对联，多为其所书；五叔父名敦五，一生从农，酷爱养花，以花甲之年为浇花而下沟挑水，晕绝于道而殁。

陈胞兄弟甚众，而亲弟兄只有二人，陈居长；当地旧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皆财富不等之富户，陈即取“八大家”之一的任绍清的长女为妻；妻亡、生有二子：长子元光，字伯韬；次子元明，字仲息。后又收一忠厚老实的陕西少年为养子，因其本姓武，即取名元武。弟名玉璋，年青，未成亲。因伯叔父们早年分居，本家只有父亲、母亲、弟弟、两个男孩、一个女儿和自己七口人。

陈的祖辈，家庭富裕；父辈连出二举人，有职有业，且家口鼎盛，成为庆城毫门之一。至陈辈犹被视为袴纨子弟，或呼之为“少爷”。然而，无本之木未固，无源之水难长，陈父辈人多不从本业，在鼎革之年，经不起社会动荡的风雨。清末，随二举人先后回归，家境渐衰，至民国初期，家里虽有山川地60余亩，奈劳力不济，家事已甚紧迫。

陈幼年就读于庆城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五、七言杂字之类的启蒙识字课本。后以家务艰难，辍学归家。而陈又怯疏于农业生产劳动，无以为业，又托家人说情，去庆城“八大家”之一的李子良家的“恒义兴”商号当相公（店员）。年头节月，掌柜的使他去讨债，他为人宽厚，不能逼债，往往屡讨不回；或者讨到现款又私下转借他人；有时自己也玩赌乱用，难以交帐。如此约二年光景，便被店主解雇。从此，陈又归家，形同失业。无事之际，闲游逛，广交游，与各色人等相往来，以至交结于邦会，出入于赌场，荒废正经，沾染劣习，为乡村邻里所卑

段，因为他进驻平凉仅仅一年半。在内外多事的情况下，能较快兴办地方事业，亦属不易。

七〇　延揽人才

陈珪璋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应付十分复杂繁难的军政社会事务，并开始兴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与他的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各方面的人才是分不开的。陈虽然出身粗贱，但却十分敬贤爱才，对于道德、才智高于自己的人，不怀嫉妒之心，且真诚尊敬爱护。在这一方面，他对于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对部下不无缺憾之感。因此，在他出驻早胜的时候，就开始招贤纳士，延揽人才。那时间，他的声势、处境尚无多少吸引力，虽然极力搜求而贤才几不可得；为了治军统众，他不远千里请来了黄得贵；幕下无人，他将前清遗老石镜清用为秘书主任；为求其相助，他将战斗俘来的镇原县长刘星阶、宁县县长王重揆等四位旧县长尊为“上宾”；他甚至出钱活动冯玉祥部下级军官、退役军人为自己训练带兵；在早胜，他得到的可用之才，唯有张本人一人，余皆不克重任。进平凉以后，事业猛然扩大，军政各方都急需大批人才，特别是上层机构用人，发生严重危机。他更是如饥似渴搜求人才，千方百计延揽贤能：一边令部下人员求亲访友，举荐隐逸之士；一边悉心搜觅，躬请名重之人。

陈珪璋在多次说服动员，躬请蒋云台出山以后，又打听到平凉中学国文教员曹应辰文才出众，便将其请到司令部亲自接待求教，欲援以重用；却不知此老资历秉性，深感别

扭：曹应辰，字枢丞，前清贡员，排行为七，故号“曹七贡”，擅长诗文，名重一方，但自命不凡，放荡不羁；曾与于右任同窗求学，于从苏联归来，特以书法遗赠致问，曹揉而一扔说：“于呆子敢在我面前涂鸭！”一生寄情山野，诗文自娱；其为国文教员，亦我行我素，不修边福；来陈珪璋面前是披一领老羊皮大褂，登一双“肃州窝窝”，拿起3尺长的“大头娃”旱烟锅，横身一站去装旱烟；不问不吭，一问一哼。谈话半晌，陈珪璋不得要领，只好躬送而去，苦笑说：“我求请人才，是为帮我治军理政；象这位老先生，架势比我爸还大，我怎么服侍得下……”

好在平凉事业日见兴盛，社会各方不无所望；庆属商绅极力相助，陈部上下一力应付；度过一段忙乱难关，勉强维持当时局面。随后，各方怀才不遇之人及无以施展的知识青年，陆续改属易地或寄望而来。陈带头躬迎尊敬，并特地修建一宾馆专门招待来者，食宿照应，极尽热情；愿任职事者，量才以用；不欲任职者，悉尊为上宾。在推诚求贤、尊敬人才的影响和具体努力下，人们迅速改变了对陈部的看法，不仅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来附；而且有些受过高等教育训练和出国留学归来的专门人才也来至平凉听命效力。在美国学习了陆军专业的陕西人安立绥，在日本攻读了其它专业的定西人陈范卿、水乐天等，都来陈部谋职得到重用；原在省政供职的临洮文人秦峻峰转来陈部效力深受信任；还有一大批在省内有影响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柯与参、贺凤梧、杨肯堂、牟月秋、孙远志、孙伯泉、李镜堂、张桂山、高紫岳、胡耀武、韩国士、赵宗谱、徐际美、史鼎新、伟志云、夏叙九等等，都能委身为陈珪璋所用，其人才可不谓济济

也？

陈珪璋为人纯诚，多不疑人，其用人不拘一格，不分畛域，待之以诚，用之不疑，故所部重要军官，陕西人几占三分之一；团长之中回族就有3个；后勤及行政官员，即广用省内以至来自全国各地之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冯玉祥、杨承基旧部人员。陈爱才礼士，惜兵怜人，不拘于一格，不计其所短：在固原叛投杨万青的葛营长，当杨部被收编回陕时，不想归陕，又返回平凉；郭镇海要杀，陈珪璋不让，并亲自教育安抚葛，使其安心；而郭镇海借看戏之机将葛毙于剧院。陈得知以后对郭镇海说："这个人，我刚调理好了，你把他杀死；留着他，在战场上不顶一个人吗？"其部下闻之无不动心。

七一　公私有分

陈珪璋素性豪爽，不爱钱财，志在成事而不于小处着眼。当年聚众林莽，打富豪无数而所得钱财粮物，除军需者外；悉按部分发，从不有所私藏，至进平凉以后，习惯依然，不贪图享乐，谋取私财。

他住室简朴，陈设简单，常用物件之外，无所装点；司令部亦无豪华，正墙中间始终悬挂着当年举事用过的毛瑟枪，并常常以此提醒左右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辛，要砺志图强。进城后，他依然用小旱烟锅抽旱烟，部下皆以为有伤威严，但他颇不在意；后增添一长把卷烟锅在公开场伙使用，手够不上，要警卫员点火，他不习惯，私下里仍用旧的。平凉时兴一股新时髦——"名片热"，军政官员、文人学士以至

一些巨绅富商，都竞相印制名片，头衔字号一大串，赠亲遗友，附庸风雅；陈珪璋并不热心，别人为之制作而置之不用。

他公私界限划分甚清，进平凉以后有了俸薪，私家所用不沾公。他令其下属为官员公馆设置财务管理机构，专财专人，往来记清；并选调精干而能坚持原则的人员管理各方财务，嘱咐他们不要给自己家里或孩子送公家的钱物。他视脏官污吏更甚于盗贼，宁被人们叫做土匪而不为贪财受贿的污浊官吏。对部下贪财近利的官佐，时常劝教说："抓那些小东小西的做啥？只要咱事业能成功，还怕没有咱吃的、穿的和住的地方？"举事多年里，他不仅没有抓钱财给自家盖一间房子、买一亩地，而且把老家原有的60亩地也无赏送给了家门父子，他说："我事情成了，不用种地；事若不成，留着地也无益。"他父亲病故，临时安葬在平凉；后来薪水有了积余，便想一事无成，使老人担惊受累，再也尽不了心意，就托付二叔父陈俊主持，从平凉买回大理石料，在庆城修了陈氏家庙巨碑，本欲光宗耀祖，而以巨碑瞩目庆城，反遭乡里非议。

陈约束家庭，教子尤严。公众场合，向不以夫人做陪；偶与官员们看戏，也于他处另置一席安置妻、子。夫人许子卿亦自检点，不出风头，尚甚协宜；而两个孩子年岁均幼，时需调理。陈对孩子说："我没念书，连公文也不能批办；你们再不念书，大锅饭能吃到底吗？"特延请四十里铺史良贵老先生，在师部驻地设馆教书，教育孩子及官佐子弟，主讲《四书》、"五经"，嘱以严管。平时不让孩子看戏或跟着大人们游玩，也不让胡乱花钱；两孩子有时急需钱用，去

找军需出纳，回答是“你爸不让给你们钱花；”有一次找着公馆会计郭敏斋（早胜人），郭给孩子一两元，说“拿用吧，我不告你爸知道”，孩子又问：“那你怎么开销呢？”郭笑说“就在公馆的帐上支了……”

陈多繁忙，间有空闲，即求教自学，在夫人许子卿帮助下，练写毛笔字，至于可以批办公文；繁难处，许亦间为代笔；有时候也去史老先生处看孩子们念书。陈喜爱马，有青、红二骑，视若宝贝，每早起必看一回；后虽有了小车，也仍然珍爱他的坐骑，早年玩赌，犹遗旧习，晚间有时与客友打麻将取乐；但若赌钱，则输了照赔，赢了被部下风抢，下边因说“陈司令耍赌，是输也输，赢也输”，其不重钱财亦由此可见。

然而，陈珪璋亦非无心人，未尝不虑及后事。乱世风云，戎马倥偬，幼子何以自立？严束调教之外，犹不放心。他知刘宝堂人品可靠，大事可托；其有小女亦未许人，遂与刘结为儿女亲家，先为长子元光定了终身大事，嘱以自己若不能照看，孩子即托付于刘；刘慨然应允，陈亦万念不存，依然做他的事情。

七二　南梁收编

民国二十年十月，陈珪璋的事业达到极盛时期；加之时局动荡，内外繁忙。然而百忙之中，他不曾忘记刘志丹：他爱慕刘志丹的人品，钦敬刘志丹的才能；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总是关注着刘志丹的事业。

刘志丹自从在合水摆脱蒋云台的追捕以后，展转到合水

县东太白一带，与活动在这一带的老部下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会合在一起。随后，刘志丹又派人来平凉联络叫回刘景范、白冠五等部分骨干人员，在南梁一带聚集了400多人的革命队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紧接着在太白与阎红彦、师储杰等率领的晋西、陕北两支游击队汇合整编，队伍发展到七八百人，声威远震。陈珪璋闻讯，即派史舫城、刘宝堂、李勤甫等询山问水，到子午岭深山来找刘志丹，敦请他率部仍回十三师。史舫城等代表陈向刘志丹致意，解释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并表示给刘志丹另委职衔，给刘部重立番号，允许人事、整训完全由刘部自主。但刘志丹考虑到以前的历次教训和这支革命队伍的良好素质，没有答应：这是一支纯粹的红色武装，是革命的基干力量，他不愿再把它送到陈珪璋手里；史舫城等只好空手而回。

十月，地高气凉的子午岭山区，已经进入严寒季节。活动于南梁山地的刘志丹游击队，处在陕、甘、宁军阀和地方武装势力之间，兵力单薄，装备不足；走出山区，无有立足之地；留在南梁贫苦山区，吃饭、穿衣成为严重问题；这支刚刚成立的红色革命队伍一时陷入困境，无以为计。这时，谢子长奉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与高岗、李光明等到平凉检查兵运工作，并与陈珪璋再次联系，协商了刘志丹部队归陈部收编的问题。陈珪璋并不以前次见拒而在意，认真接待商谈，同意再次收编，并讨论了具体收编方案和资助解决刘部军需困难及其它与之有关的问题；然后，谢子长即让李光明以商人身份留在平凉，与特务二团的共产党员联系进行兵运工作，自己动身前往南梁；陈珪璋也派刘宝堂等随谢子长前往南梁具体进行收编工作，同行的有高岗、马云泽、刘约三、

魏佑民等。

谢子长、刘宝堂到达南梁与刘志丹等会商以后，即按双方商定计划，对刘志丹部进行改编：部队仍用原“直辖十一旅”番号，以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下编两个团，原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其时已整编为第一支队）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原南梁游击队（时已整编为第二支队）为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驻防区指定为庆阳以北60华里一带的悦乐至新堡地区。改编后，部队即开赴新的防区；同时，派马云泽去平凉办理编制手续和领取委任状、关防令及印信、军装等。刘宝堂亦回平凉复命、助办有关事宜。

陈珪璋将刘志丹部队收编以后，立即给予物质上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拨发给刘部军衣、鞋、帽等1000余套，官兵菜金3000多银元，被服10驮，西药1驮；并给马拐枪20余支，本地造钢枪10多支；还拨给大夫、护士各1名，造枪工人20名，随带修械工具15驮。陈令刘宝堂率领卫士30名，押运百辆大车军用物资直至刘志丹部驻地新堡镇。陈珪璋在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几经挫折而多次建立联系，并委委重任，在其困难的时候给予全面收编和大力支援，虽然有他自己的目的，想把这支队伍引为己用，但是以他为首的主体意识却也从不曾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这是特别应予注意的。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依然可见，只是由于时局突变，战事在即，人事沧桑，风云不测，陈珪璋与刘志丹部这种联系，竟然到此为止了；在资助刘志丹的最后一批军用物资送出以后，陈珪璋即辞别平凉，开始了与杨虎城部联军进攻兰州的军事行动。

七三　陕军入甘

“雷马事变”以后，甘肃政局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安；在冯玉祥幕后指挥下，雷中田、马文车等人极力拢络甘肃地方势力，维持危局；但历来反对冯玉祥的甘肃武装势力陈珪璋等，表面上莫棱两可，实质上采取以夷治夷的态度，力拒冯玉祥卷土重来。在此形势下，外部势力竞相插手甘肃，以期从中渔利，实现各自不同的目的：杨虎城想向西北发展，主张派兵入甘“戡乱”，并得到于右任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极力促助；蒋介石对冯玉祥复谋甘肃虽甚不安，而对杨虎城发展势力更不放心，故迟不表态。适于此时，倒了台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忽乘甘肃多事之秋，从四川北上进入甘肃；他以“游历”为名，随带眷属及卫士200多人，于十一月七日到达兰州，他装做忧国忧民的样子，调解释放马鸿宾；又以“孚威上将军”名义，使人大肆活动拉拢甘肃军人，窃用包括陈珪璋在内的川、甘、青、宁、新五省军人名义通电拥护自己出山，企图东山再起。蒋介石对冯玉祥制造事端已深怀不安，复闻吴佩孚到兰州活动更为震惊，怕冯、吴联结势不可制，危险性更大，因此，虽然对杨虎城向西北发展也不放心，但比较之下，危险较小，遂决策令杨虎城向甘肃进军。

杨虎城切望经营甘肃，准备已久，故得进军命令以后立即行动：他一边急电陈珪璋准备联军北上；一边请邓宝珊至西安商议甘政，以拢络甘肃势力，并释陈珪璋之疑心。随后即令其十七师师长兼潼关行营参谋长孙蔚如率杨子恒（渠

统）、段象武两个旅向甘肃进发，以杨旅先行；邓宝珊亦使刑肇堂随杨部而行。杨子恒部进抵彬县，打电话与陈珪璋联系，陈部始表欢迎。原来，面对陕军大举进兵甘肃的严峻态势，陈部上下一部分人又产生了疑虑，终感此事未妥，于己不利，态度不一：汪飞西这位参谋长关键时候竟以利弊相当，祸福不知，持中立态度，迎之亦可，拒之亦行，不置可否；蒋云台等实力派则以为两兵相遇，谋略不测，利害相悖，必有不利，力主拒其入境，尤其不能使其通过平凉；秦峻峰、张桂山、贺凤梧、李镜堂等则认为己为联盟，不应复疑，联兵北讨，亦利发展，主张欢迎陕军。陈珪璋亦恐有变，亦恐违谊，徘徊于三种意见之间，难以决定，故而对杨虎城方面之频急联系，迟迟不能明确回复；及至杨子恒兵至彬县，已觉别无回旋之地，遂仓促决定欢迎，电达对方，并调开泾川、平凉一线部队，让开路来，让陕军通过。杨子恒其主力第四十九旅顺利通过平凉，刑肇堂亦同时抵平；孙蔚如与杜斌丞随后而来，先到泾川；陈珪璋派出代表贺凤梧等人前往迎接。孙蔚如到达平凉以后，陈珪璋召开军民大会热烈欢迎，盛宴接待，畅叙结拜之情和此地幸会之意；孙蔚如亦频频称颂致谢，口不利两军将士的“精诚团结”，真是同盟友军，亲热无比。陈珪璋一遇这等亲热气氛，又沉醉于联盟和结拜的友谊之中，陪孙蔚如赴酒宴、打麻将、兜小车几天；坐车互换，不分你我，有劝陈留神者陈亦不听。在此亲热的气氛下，陈提及西安会盟时商定拨给陈部的武器装备一事，也被对方轻轻地解释过去了：10万发子弹一粒未给，只给了几门迫击炮，数挺机关枪，而且机关枪都有毛病，全不能用；陈始有所感而言之何用，遂不再提。然而，孙蔚如却

主动介绍给陈珪璋一个人，叫武志平，称其文才武略，可堪大任，愿随陈司令效力，不知可下纳否？陈亦不好拒绝，用为参谋，留在司令部工作。其实陈不知孙亦不知：这武志平原是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发展和保持单线联系的专门从事特工任务的地下共产党员，与留在特务二团进行兵运活动的共产党人身份任务不同，即是对共产党的中上层机构，也不随便暴露其身份；他为便于进行特工活动，力求而且已经取得杨虎城、孙蔚如的充分信任；孙蔚如使其来陈部做事，则是为了搜取陈部情报，监视陈之动静，则孙、陈之间的“精诚团结”可知。

七四　进军兰州

陈珪璋对杨虎城、孙蔚如的“精诚团结”开始有了具体感觉，对其信用产生疑问，于是双方在联合进军兰州问题上各怀心思，同床异梦：陈因对杨、孙有疑虑，不信任，准备派队协助作战，不拟亲出；孙则对陈不放心，恐孤军北去，陈留平凉，成后顾之忧，约陈并肩作战，一同前进。对此，陈部又出现两种意见：汪飞西一派主张陈去，陈珪璋一派主张汪去。而孙蔚如又坚请不已，并指着自己的头颅对陈发誓表白：“我们的团结是精诚的，不可有丝毫怀疑。我对你如有坏意，欢迎一颗大炮弹！”陈不得已，且犹怀向宁夏发展之心，便应允了。决定后贺凤梧、李镜堂、刘庆祥、张桂山、祁鼎丞等人还是力阻陈勿去兰州；陈顾虑重重，左右为难，最后唉叹一声说：“好吧！他一定要我去，我就去。大丈夫把命交给天，走着看吧！看他收拾我呢，还是我收拾他呢？”

视，而陈我行我素，略不介意。

四　邻里刮目

陈少年即富有胆气，性情豪爽。及至青年，身强体壮，气魄过人。他中等身材，肢体强健；赤红脸盘，络腮浓须；粗眉上挑，双目神炯；虽不蓄须发，却更显精悍。而对人重交谊、讲义气；遇事有主见，且行动果决，敢做敢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天，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集中力量，兵向兰州，往攻冯玉祥部国民军；陕西国民军姜鸿谟部乘虚而入，袭扰陇东。其时，脱胎于清王朝封建势力的甘肃军队（统称“甘军”），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为北洋政府极力效命，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早为甘肃人民所坚决反对。而西北国民军（后统称“国民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又以征用频重和许多部队军纪不严欺压百姓等，也引起甘肃人民的严重不满和广泛抵制。姜鸿谟部入袭陇东时，途经宁县西区太昌、和盛、焦村和三不同诸地，村镇财物被劫掠一空，人民群众叫苦不迭，且军队肆虐而官长尤甚（见民国《重修宁县志》稿）。嗣后，姜部窜往庆阳县城，城内百姓慌惧惊恐。驻守县城的庆阳民团团总谭世麟，畏其势不可当，关键时刻置全城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竟带领民团弃城逃走，进山躲避，保存他的实力去了，致使陕军不费一枪一弹，直抵庆阳城下。庆城百姓心急如焚，计无所出，眼看灾难临头，哭天叫地。正当此时，陈珪璋挺身而出，冒险抵御。

陈珪璋晚上与酒朋赌友聚玩，迟迟方起。闻清情势，甚

大家看他去意已决，便不再劝阻，亲去兰州之事始定。于是，孙蔚如率本部杨子恒四十九旅和段象武第五十旅，陈珪璋率本部孙远志第五旅和刘庆祥、惠彦清两个骑兵团，从平凉启程，向兰州进发。临行时，陈珪璋同秦峻峰、孙蔚如同杜斌丞分乘小汽车离开平凉，平凉市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聚至西门外送行，祝两军精诚团结、一路凯歌；而孙蔚如以维持西兰公路之交通运输为由，将一个主力团黄照华部留在平凉，布下了他人都不知道的另外一步棋。

孙、陈大军分三路向兰州进击：以陈珪璋部为北路，段象武旅为南路，孙蔚如自率杨子恒旅为中路，分头并进，互为援应：陈部与中路为同一进军路线，故而一路之上，孙、陈二人常常并车而行，部队亦交错同进，互无忌疑。到达介石铺，段象武旅经义岗川往定西，孙、陈部则直驱会宁。会宁为兰州方面第一道防线，雷中田部第三师师长王家曾亲自指挥防守，但实际兵力只有刘开珩的一个工兵营。孙、陈部分两路攻城：孙部担任正面进攻；陈部以骑兵团绕道其北，切断会宁后路及其与定西的联系，实施东西两面夹攻。陈意其第一道防线兵力必强，不可能即下，密令骑团候察正面战况，相机而行，不可先动；不意会宁守军战斗力极弱，一攻即破，王家曾被俘；战斗迅即结束，而陈部骑兵犹徘徊于北山之上，不曾行动；孙蔚如对此即表不满，当面提出批评，陈转而申斥部下一顿了事。随即两部继续向定西开进。

定西为兰州第二道防线，亦是主要防线，雷中田以其主力潘振云旅防守，雷、潘二人亲至清凉山一带指挥作战。孙、陈三路大军会师定西，三面进攻；北路陈珪璋部以两个骑兵团绕道北山攻打距城40华里之巉口，切断定西与兰州之

间的联系，实施北路围攻；南路段象武旅绕华家岭出定西南川，向北夹击；中路孙蔚如以杨子恒旅正面攻城。定西防线远不比会宁，潘振云部顽强抵抗，杨子恒部屡被重挫；杨部主力黄展云团攻至定西城下，潘振云忽出长柄大刀队与之肉搏，黄团被砍杀伤亡殆尽，杨部几不能支；幸段象武部援应，始转为相持局面而仍不能进。正当孙蔚如两路部队被阻于定西城下进退不得之时，陈部刘庆祥、惠彦清骑兵团攻下了巉口，切断敌军后路，并掐断其同兰州的电话区系，从北路攻来。布防于清凉山一带的雷中田和潘振云以情况不明恐兰州有变，率残部乘夜逃出定西，奔往内官营，孙、陈部遂克定西。十一月末，孙蔚如、陈珪璋大兵进至兰州东郊之拱星墩一带；盘踞兰州的高振邦率警察一部向北逃往秦王川，马文车亦随吴佩孚逃往宁夏，而雷中田则在陇西用残部人枪换了鲁大昌两万元巨款逃往四川，兰州城只有少数警察暂时维持秩序。

十二月一日，兰州士绅杨思、张维等派代表郊迎孙、陈大军进兰州。这是陈珪璋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他的事业至此达到顶巅。

七五　金城殒亡

甘肃省会兰州，以古为金城郡而又称之为金城。民国以来，北洋军阀和冯玉祥西北军长期统治这里，并号令全省，给甘肃人民带来重重灾难。孙蔚如、陈珪璋兵进兰州，使最后盘踞在这里的冯玉祥残余势力一扫而净。人们对扫清冯玉祥势力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兰州，不无殷切期望，故大军进城之

日，兰州城内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口号，给予热情欢迎。孙、陈进城，论功行赏，嶲口之功，首屈一指。然而，杨虎城在蒋介石那里给孙蔚如讨了甘肃宣慰使名义兼代甘肃主席，给陈珪璋什么名义也没有，继续进兵宁夏的事情也夸口不提，而陈也不过分计较。孙蔚如以宣慰使兼省主席身份进驻省政府，统揽甘肃军政大权，杨子恒成了兰州警备司令；陈珪璋无职无名，住进了西花园，所部第三旅和骑兵团驻于拱星墩一带。

陈珪璋虽无职名，但自恃功高，又有本省人支持，以平凉大本营为后盾，在兰兵力也不亚于孙蔚如，以为孙不会也不敢对他怎么样。陈处在思想矛盾之中，对孙不疑、不防；而在杨思、张维、秦岭峰等人的挑唆之下，又与孙处处抗衡，不退，不让。在阅兵场上和酒席宴前，陈与孙平起平坐，不卑不亢；在重大事情和具体问题上，与孙等分庭抗礼，较斤计两。省内割据状况依然存在，孙派人与之联络；陈亦派人与之联络，孙不悦。孙要陈带头交出陇东政权，陈答应，但陇东17县县长要由他举荐；陈开了举荐名单，孙照名单任命了15县长，灵台、庆阳2县未按名单任命，陈大发雷霆，孙愈不高兴。陈平易近人，又无多事，有时走访各界人士闲谈，兰州士绅也常来陈处交谈，孙更加疑心。陈部以孙掌大权保证其所部粮饷，而本部粮秣不足，曾找粮台质询；陈部官兵以孙等言而无信，不拨补本部枪械弹药，遂私下活动购买孙部枪弹。凡此种种，愈加重了孙对陈的怀疑。

其时，陈的政治处长孙伯泉在南京洽购弹药，闻陕军入甘而担心急返；至西安与邓宝珊商讨了甘肃局势，并书面报告陈珪璋；陈将文件看罢搁在桌上，被武志平窃去转交孙蔚

如。而孙部官兵肆意横行，欺扰百姓，兰州市民以“以暴易暴”相看，传出“甘人治甘”之风声；杨思、张维等失去权位的吏绅，又策划煽动，使人将“甘人治甘，陕军回陕”的标语贴至孙蔚如的省府门前。这一切，都被孙蔚如看成陈珪璋的阴谋策划；而孙部团长王劲哉、参议王宗山等，又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说陈准备叛乱，鼓动于孙。于是，孙蔚如与杨子恒密商，决定伺机下手，“先发制人”。

孙蔚如之心路人皆知，其图谋亦有所流露，外间颇有所闻。留在平凉的汪飞西，得到此种讯息，即派第五旅团副樊九如持亲笔信急驰兰州告陈，陈道：“孙宣慰使是干大事的人，待我很好，不怕什么”。兰州杨思亦觉有异，面劝陈说：“兰州不可久待，可早回平”，陈仍不警惕。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元宵节，即阳历的1932年2月20日，兰州市民欢度佳节之盛不亚于往年。晚上，灯火满长川，黄河映彩云。陈珪璋部三旅旅长孙远志，带数十名卫队士兵回临洮老家过节去了；刘庆祥、惠彦清骑兵团官兵，也竞相请假进城游玩，官兵多不在营。陈珪璋应刑肇堂之邀请，带几名卫兵，来到佛照楼旅馆，与刑等玩牌尝灯。正玩之间，杨子恒特务营长杜耀宗率数十名士兵冲进佛照楼，声称抓逃兵，直逼陈身边，挟陈去警备司令部谈话，在场人亦被控制，惊惧不敢动——这便是孙蔚如和杨子恒的“先发制人”。陈珪璋一直被挟送省政府，一去不再回来，他被当即处死，委尸于省府后花园枯井之中，结束了有争议的短暂的一生，年仅31岁。

七六　平凉不守

孙蔚如在杀害陈珪璋以后，当即出动军队连夜突袭猛攻陈在兰州之驻军。因官佐多不在兵营，士兵又毫无戒备，一攻即乱，绝无招架之力，所有分驻于东岗、东教场和拱星墩的陈军，很快被消灭、缴械或打散，一无所剩。骑兵团长惠彦清不知去向，刘庆祥只身逃出兰州步回陇东；陈拟用为副师长的安立绥逃往青海，乞请马驎向南京反映兰州之事；杨思等人家被抢劫；秦峻峰则被抓获吊打而死……。孙蔚如在解决兰州陈珪璋军队以后，又令杨子恒率兵一部星夜赶赴平凉，攻打十三师师部及其余部队。

平凉十三师师部，以汪飞西留守；城内外驻有第二旅郭镇海部、第七旅李彦和部和司令部直属各团，约数千人。孙蔚如维持西兰路交通的黄照华团亦驻城中。但因电讯不通，消息隔绝，兰州之变平凉尚无所闻。正月十六，即兰州事变之第二天，汪飞西还在为部下操办花烛之喜：新任平凉县长的孙蔚如幕僚董瑞生，许女给兼任城防司令的二旅旅长郭镇海为妻。这一天，大家都忙着帮郭镇海设花堂，摆酒席，举办结婚典礼；军政官员和商绅各界，一台一台的礼品，送进二旅旅部和平凉县府；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军官们帮着办喜事，士兵们争着去看戏。汪飞西、郭镇海陪客劝酒，猜拳行令，“哥俩好呀！”、“满堂喜呀！”，一直喝到天黑。“酒不醉人人自醉”，但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酒席筵前，孙部团长黄照华及所部军官，稍事应酬一番之后，即藉故告辞而去；汪、郭等酒犹未足，意兴正浓，全不欲醒。

黄照华去后，陈部在剧院看戏的士兵，在酒馆玩乐的士兵，分别听到通知说：

“打西峰过来的，陈司令的人，一律出去！”

士兵们不知，凡出去的，都被集中看管。

与此同时，孙部官兵离开兵营交错调动。

晚十时许，正当郭镇海准备醉入洞房的时候，突然城内枪声大作，冲杀声四起。原来杨子恒已至平凉，与黄照华等将队伍部署完毕，向陈部留守部队发起突袭进攻；汪飞西、郭镇海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兵找不着官，官找不见兵，惊惧无着，不知如何组织指挥。杨子恒、黄照华率部分攻十三师师部及四门城楼，陈部大乱。郭镇海部第五团团长尚生耀无能力组织本团抵抗，与士兵退入第四团营房，反把四团也给冲乱，致使两团所守南城和东城全部丢失。汪、郭平日妒贤嫉能，排斥异己，将固原投来有能力的团长星光斗打击陷害，投入监狱；此时，不得不从狱中放出星光斗，让他来指挥五团。星光斗组织起队伍，冲锋陷阵，逐次反击，孙军开始败退，天未亮便夺回南门城楼，并收复南城，又向东城孙军发起反攻。但是，由于汪飞西、郭镇海不能组织其余部队配合作战，西、北门阵地复又丢失；星光斗孤军作战，向敌冲击。不料，推进至东城角，星光斗阵亡；孙军复起，发动新的攻势。战至十七日下午，陈部终因指挥不力，不能支持；两旅之众，被对方一两个团打败；平凉四城门全部丢失，城内也无立足之地。于是，投降的投降，阵亡的阵亡；而汪飞西、郭镇海、孙伯泉、刘宝堂等，携拥陈珪璋眷属许子卿等，与乱兵溃卒一起，蜂拥缒跳出北城墙，向镇原、西峰方向奔逃。特务二团的共产党人王世泰等，在团部院外抵

抗孙军，子弹打完被俘；张秀山等把守东城门，每人只10发子弹，打完后跳城逃出；曹华民等也随刘宝堂逃了出来。其时，杨子恒、黄照华兵少，弹药亦尽，只顾关闭城门，固守城内，也不敢追击。北沙石滩、泾水两岸和河北的山坡洼里，到处都是陈部溃兵。

混战之中，双方乱兵乘机劫官府、掠民家，肆无忌惮。被收在杨子恒部的老兵任浩贤，闯进平凉北街谢绍安公馆，拿烟盒未成；转得卫生院一只“八音”钟表，亦未能拿回家里；后只落了一床“变色绒”被面和一件领褂，使用多年。

七七　余部再聚

当杨子恒在平凉向十三师师部发起攻击的时候，驻防西峰镇的第五旅旅长蒋云台，闻讯率部急速驰援；行至泾川县之王村，知平凉已经失守，遂又返回西峰。随后，汪飞西、郭镇海等与十三师师部、第二旅残部即经镇原撤至西峰镇。此时，所部对陈珪璋遇害始有所闻。大家悲痛之余，转恨郭镇海又失平凉，断送基地，强烈要求枪毙郭镇海以严军纪；郭镇海见势不妙，夜跳城墙，只身逃回陕西。汪飞西亦自知身份责任：西安结盟、陕军入甘、兰州事变、平凉不守……，无一事不无他的失误；而下属也群情忿忿，几欲不容，遂将十三师印信及后事委蒋云台代行。蒋、汪商议：将被陕军收编的石英秀部留守庆阳的部队逼走，移兵庆阳，聚集各部余兵，再做计议。

蒋云台移兵庆阳之后，“八大家”之一的巨绅冯翊清给予支持。此时，陈珪璋家碑尚未竣成；陈家人闻陈之凶耗，

欲废其事。蒋云台说："他虽然不在了，还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事情怎么能废呢？"当即给陈家族人500大洋，使其将碑子建成，上书"山高水长"四个大字，下刻陈氏五代世系，蒋亲自为之揭幕。

就在蒋云台移兵庆阳的时候，杨虎城、孙蔚如调兵遣将，清剿陈珪璋余部，令其新编第十旅旅长李贵清率部驻早胜，新编十一旅旅长石英秀驻西峰，又增兵平凉等地，在泾川、镇原、灵台、彬县、正宁、宁县等地乱追剿一通。打打谈谈，软硬兼施，谢绍安被迫接受改编，为潼关行营警备第一旅旅长，由灵台移驻固原；李彦和被孙蔚如十七师直接收编，令驻镇原；除蒋云台所集部队以外，陈之余部悉被收编或者打散。刘志丹的十一旅，原是藉用陈部番号的红色革命武装，在兰州事变之际，即已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拉队伍出去，打出了红军游击队的旗帜。陈珪璋余部，至此就只剩下庆阳城蒋云台所收集的一部分军队。

陈珪璋虽殁，但部下人心未散，闻蒋云台尚在庆阳者，有的相约为伴，有的单身历险，纷纷前来汇聚，以期重整旗鼓。凡能来者，俱已到集，粗加整理，居然可观，计约3000余众，装备亦且齐全。大家正思图为陈伸张，再复旧业，却见杨虎城发表蒋云台为潼关行营警备第四旅旅长，并派杨子恒的陇东警备司令部参谋祁子霖等3人来庆阳"点验部队"人数，准备拨发粮饷。蒋云台不忘陈珪璋对他的知遇之重义：不仅在杀场上救了他，把他一个青年学生破格提为团长、旅长，还将其最基干的第五旅（多系聚众时旧部）交自己带领，其信赖依重甚于手足，他岂能不报！因此，他坚决拒绝杨虎城的委任拉拢，怒斥其食言而无信；并将祁子霖等

3人立即扣押，然后激励官兵，同心奋斗，光复旧业，为陈报仇。誓师之后，蒋云台率部主动出击西峰镇，解决石英秀所部驻军，给杨虎城以示威。接着返回庆阳，重行整军，将所部整编为“四大营”，即机枪营、炮兵营、骑兵营、步兵营；以四十里铺杨伯达、镇原“刘大个”等分任营长；由蒋云台统帅，汪飞西、孙伯泉等参赞军务。整备后，蒋、汪、孙等商议决定：向岷南天水一带做战略转移，保存实力，联络友军，扩大势力，夺取平凉，坚决继续陈珪璋未竟事业！议决后，蒋云台率部即由庆城开拔，向西进发。

七八　抗命拒抚

蒋云台率部西发，行经镇原，闻李彦和仍在县城驻防，知其不得已而接受改编，即遣孙伯泉与之联系。孙伯泉夜入县城，密见李彦和，互换情况，双方对陕军之暴行无不愤恨。经共同计议，李彦和决定弃置陕军之收编，率部反正。次日，蒋、李即合兵向固原进发，沿途又收集部分失散官兵，势力大增。

蒋云台、李彦和进至固原境内，谢绍安闻之极为不安。他被陕军收编，为之驻防此地，而自愧有负于甘肃人。现在蒋、李同兵入境，见之无颜，纳之不妥，拒之不忍而且不可能。正在无措之际，孙伯泉到来，代达蒋、李之致问，表示同情了解，希望能依旧相见。孙伯泉与谢之参谋数人竭诚劝慰，谢遂慨然与蒋、李相会。劫难之后，异地而会，三人无不触景生情，哀念陈等与往日事业，至于泫然而落泪。相吊之余，三旅长随即会议，谢亦毅然决定背弃收编，与蒋云台、

李彦和合兵，共同行动，坚决反对陕军到底。于是，三旅合兵，复有万人，蒋云台、李彦和、汪飞西、孙伯泉等，一致推谢绍安为总指挥，准备反攻平凉。

杨虎城得知谢绍安、李彦和复背，且与蒋云台合兵，势不可小视；一边准备运兵剿攻，一边再次高格收抚，并制造矛盾，以破坏其同盟：他特电示蒋云台、谢绍安二人，欲将蒋、谢二旅，合编成一个警备师；至于师长人选，则听候蒋、谢之决定。这是企以师长之职为诱饵，促使蒋、谢不和，互相去抵消力量。蒋云台一眼看破其计谋，坦诚对谢说："这是杨虎城给咱两人之间埋地雷！"当即把十三师师长印信和关防等令双手递交给谢，激动地说："我们是陆军十三师，为什么要他的警备师？"并竭诚拥护谢绍安代理十三师师长，再次抗命拒绝杨虎城的高价收买，不上他挑拨离间的当；谢推让之后，也慨然应允暂行十三师师长之职事。

谢绍安、蒋云台、李彦和等，遂再次共商当前形势，决定行动方略。他们明白：此次三旅合兵，抗命拒抚，必使杨虎城不安，定将派兵来攻。据此，他们决定：固原非久居之地，应如庆阳之计划，继续向西转移，联络盟军，扩大势力，共同反对陕军，然后再复平凉。方略一定，即由谢绍安统帅，向庄浪、静宁、秦安、甘谷一带转进。队伍浩浩荡荡，人心也为之一振。方进至庄、静地区，适有谢部一参谋从兰州探听消息回来，告诉谢说："现在，陈已被害，上兰州部队全被解决；平凉又失，陇东成了这个局面；杨虎城正在运兵，战事不免。这里是你的故里乡邦，如遭乱兵蹂躏，必致地方人民怨恨；一旦失败，不但不能回居家乡，恐怕周围亦无栖身之地了。"经这一番理论，谢绍安身心俱冷，踌躇

怀不平。他也非想出风头，伺机逞能，更没有什么成算，与他人一争短长。只是想碰一碰肆意为虐的陕兵的气焰，臊一臊自谓“保护地方”的谭团总的脸皮。因此，他约同邦会哥们与朋友数人计议：咱一无拖累，二少牵挂，人熟地熟，手脚干利；关起城门，与他陕军作对，顶得住就顶，顶不住还怕被他捉住不成？！计议一定，他们登上城头。庆阳城上，旧有城防土炮；他们又找来几支土枪、刀、矛，搬来一些滚木、礌石。待陕军逼至跟前，乘其不备，突发城防土炮，连轰数响，并呼号放枪，虚张声势。姜鸿谟部失却人心，不知虚实，疑城内有伏，竟却退而去。陈珪璋竟然兵不血刃，智退陕军。庆阳城防得以保全，全城百姓幸免一场劫难。当即，庆阳城里的人们，包括“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的一些头面人物，有的殷勤致谢，有的送礼酬劳，大家感叹之余，交口称赞他为全城百姓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由此，人们对陈珪璋又开始刮目相看，以为他终非一般无赖子弟、赌徒酒鬼，而是一个别有心计、有所作为的人。另一方面，对谭世麟则有了更多另外的看法。陈珪璋对此颇为得意，甚至以保城自居，蔑视民团，有时溢于言表，说“坐收粮饷，保境安民，却原来如此”。及至谭世麟带领民团返县城，陈又于街谈巷议之中放言讥讽说：“贼来逃跑，贼去回城，要此民团何用？”谭闻之愈怒。

社会生活的逻辑往往如此，一件事物的发展，其结果与它的内涵恰巧相反。陈珪璋智退陕兵，保全城民，不但得不到当政者的好报，反而招致了民团团总谭世麟无休止的嫉恨和迫害，逼得他不得不改道图存，由此走上另一条路子。这里虽然有“祸从口出”的自取之咎，但主要则是社会政治

徘徊以后，竟然改变方略，转令部队折回向固原以北移进。蒋云台、李彦和等既拥其代理师长，劝之不听，阻之不得，只得随之转进。部队刚折至固原境内，便遭到陕军歼灭性打击：杨虎城令孙蒋如、杨子恒等用汽车输运其兰州部队一部到来，其平凉段象武部黄照华团等也同时追来，从南北两面堵截夹击，谢、蒋部1万多人的纵队，被切断为三段，分割包围；谢绍安旅的团长高宗岳、胡耀武又临阵哗变，叛投陕军，战斗冲出者不及其三分之一；蒋云台、李彦和所部在黑城子一带与陕军拼搏，仅存300余人；其辎重行李及部分眷属也被陕军杨子恒部截获；陈珪璋夫人许子卿等也失散在固原。随后，杨子恒派宁县吕华卿等人前往甘谷联系谢绍安，收编其残部；谢亦心灰，不复带兵，遂解甲归田；谢子心甚不服，拉兵一部游击陕军，也未成功。陈夫人许子卿则被固原县长尚汪波得而献给杨子恒：陈之长子元光被刘宝堂携逃而出，流离于三边地区。陈之余部，至此即剩下蒋云台与李彦和的三数百人。

七九　寒山茹苦

蒋云台、李彦和在黑城子失败以后，率残部退至同心县境，暂驻清河川七营一带。当时部下有人交来一支八音手枪，蒋试看之中，不料内有子弹走火，自伤其腿。残部人数不多，伤病员不少；屡败之后兵心波动，此时蒋又自伤，人心愈冷。蒋的传令长灵台人铁寿图，晚间对传令班长权世雄说："那么大的事业，如今成了这个样子；现在这么几个人，旅长又自己伤自己，是不祥之兆，咱不如走吧。"传令

长管辖三个传令班，又叫手枪队，都是骑兵，要走容易；但权世雄不同意，说“当兵的怕啥，再败了再说。”此事被蒋的同乡亲兵听去，报告于蒋。蒋叫铁寿图去，问明了事实，大家都对铁寿图捏了一把汗——蒋对动摇军心之人，素来军法从事，绝不手软；不料这次却态度和善，叫铁把枪留下，给了他盘缠，还说“给你拉一头毛驴，回去使唤。”铁依依而去，而大家团结越坚。蒋云台处此困境 没有出路，派孙伯泉和李靖宇去见宁夏省主席马鸿宾，表示原归马指挥，请求收编，并将人马开至同心县城。马鸿宾在“雷马事变”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主席；对蒋云台之请求 表面表示应允，还派韩訇阿前来接头，而内心却以“雷马事变”之故存疑于陈珪璋方面，所以暗里却派队出击，准备消灭蒋等。孙伯泉急回密报蒋云台和李彦和，蒋、李只好率队离开同心城，并向甘肃环县毛井山区转移。

四月间，邵力之、邓宝珊奉蒋介石之命，先后到达甘肃，主持军政事务，杨虎城、孙蔚如只得交出甘肃政权；蒋介石不放心杨虎城在甘肃发展势力，故而派邵为甘肃省主席，邓为天水行营主任，免了孙蔚如的地方职务。于是，蒋云台又派孙伯泉去见邓宝珊，请其收编，邓给予热诚接待和抚慰。当初，陕军入甘之时，杨虎城邀邓宝珊到西安，共商甘肃大事，请邓支持；邓给予协助，并派刑肇堂、王新会奔走于西安——平凉——兰州之间，密切联系；而后，杨虎城部却突然解决陈珪璋，邓甚感遗憾，拂袖而去洛阳，杨虎城亦陪去洛阳以表歉意。现在孙伯泉代表来找，俱述经历 邓不无感慨，告诉孙伯泉说：“收编不成问题，但为了顾全大局，须与孙蔚如商议一下。”当即就蒋云台部队之事，打电

话给孙。孙以杨虎城之意回答说："蒋部是我指挥的部队，我先派兵去打；如解决不了，你再收编。"邓道："那好吧，你派兵去打吧"，回头又告诉孙伯泉："部队失败无甚关系，只要蒋个人在就有办法"，让他们坚持等待。

蒋云台、李彦和率部转展在环县、镇原和固原交界的贫苦山区，还收拢了回乡举事的惠彦清和马昌武、高嵩山等几股人马，兵力有所补充；陕军因蒋介石令其回陕，在甘肃不便再做事，未再来攻；但蒋、李部在深山屡历苦辛。冬天，部队衣食俱罄，在深山里，向群众要羊毛装衣裤；有的穿没面的皮袄，有的戴山羊皮帽子御寒。吃的多是洋芋糊汤，黄米杠子、苦荞面也不多。官兵黑瘦如野鬼，而军纪仍严，苦而不乱。经过一段含辛茹苦的生活，队伍总算坚持生存下来了。随后，经邓宝珊与国民党中央军政部、杨虎城、孙蔚如等多方联系周旋，才在陕军离境之际，调蒋云台部出困境，移至陇西，编入鲁大昌部，为补充旅，蒋为旅长，划拨漳县一块地盘驻防。蒋云台多次设法索求陈珪璋尸体而不得，就在漳县与所部官兵共同为陈珪璋举行了追悼大会，尽不尽之情。至此，轰轰烈烈达五年之久的陈珪璋事业最后结束。就留下蒋云台这一支微弱的似断不断，不断亦断的脉息，汇入到民国的生命里。

八〇 絮　语

陈珪璋一身殒亡，其事业灰飞烟灭；跟随他的人，包括其亲属、友好及其他一些忠实骨干分子，先先后后，也星落云散：死之者无不凄惨，倖生者率多孤寒。

陈之夫人许子卿，被杨子恒所获以后，强占为压寨夫人，随军转至陕西。杨之左右亲信官佐，以许氏与杨有杀夫之仇，恐其于杨有所不利，劝杨不成，遂伪制许氏家信，诡称许父病重，待许归省；请杨让卫兵送许氏省亲，杨应允。杨左右官佐，即密谋布置之后遣卫兵送许。许氏年轻，随军展转尝感孤寂，即带一幼弟相伴，归省之日亦与弟同行。杨子恒部下送许氏姐弟至宝鸡附近之蔡家坡，即将其一并杀死，弃尸于渭河，断杨之意念；而许氏姐弟之冤惨，其谁怜念？一九五七年，杨子恒在甘肃被定为右派，此事始被揭露，见诸报端。

陈珪璋之弟玉璋，即“陈二大人”，迄未被陈重用，然亦在其所部；平凉失守以后，于战乱之中，被击毙于镇原，遗尸无存。

陈之长子元光，赖刘宝堂携逃而出，供其念书，并如约成婚。曾随孙伯泉展转会宁、固原数年；后被蒋云台收留在部，授以中校科长。全国解放时起义，曾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晚年平反，被选为庆阳县政协委员；移居于赤城乡雷家峴子，自营一小百货铺为业。

陈之次子元明读书有望，后入洛阳军校，少亡。

陈之亲家知友刘宝堂，兵败后率残部投奔邓宝珊，任至旅长；一九四一年被张廷芝设计“鸿门宴”，诱杀于陕北。其女尚健，与元光白头偕老，为人贤善。

陈结拜“七弟兄”中，除赵文华、李福禄、杨抱诚、杨生海及陈自己五人不在以外，郭镇海不知所终；唯“大哥”汪飞西竟生活至解放以后，还被吸收为甘肃文史馆员。赵文华二兄赵文善亦在陈部为团长；事败后，携文华二子回宁县

定居；家人以其匪名可畏，不纳；女人又殇，负子流离展转马家庄等处；后回南义赵家坪故里。家人犹忌讳文华之名，于宗谱之上改名而记之曰文祥。

陈所部八旅长中，除十三旅叛去、十一旅转为红军游击队、九旅不知所终以外，七旅长李彦和回家潜居；一旅长谢绍安受改编后告老回家。唯蒋云台任至国民军军长；解放时率部起义，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三军军长、第七军副军长；后转地方工作，一九五七年也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平反；一九八七年以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而终，年八十一。

陈部其他要员张本人、孙伯泉、贺凤梧、牟月秋等，都先后为国民党方面服务，解放后为共产党工作，迄未显达。刘庆祥、韩凯旋等均生活至解放以后，多历坎坷，家境寂然。

陈部广大兵士，失败后转入陕甘红军游击队者，人数甚众；归家务农，至今健在者尚有不少。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调查整理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日　　整理完毕

李升堂　记于宁县

陈珪璋及其大事年表

1901年2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七），陈珪璋生。

1924年（民国十三年）前后，陈珪璋在庆城当店员。

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因冯玉祥督办甘肃，其师长刘郁芬率部入甘，任省主席。

1926年（民国十五年）春，陈珪璋被解雇在家。

夏，张兆钾兵向兰州，陕军姜鸿谟入袭庆阳；陈珪璋智退陕军，随后投张部谢有胜队伍当兵，任连长。

9月，冯玉祥部吉鸿昌兵至西峰，张兆钾败，谢有胜降；陈珪璋转投黄得贵部任副官。

1927年（民国十六年）夏，黄得贵兵败三原，陈珪璋散回庆阳。

秋陈珪璋亡命陕北，站油坊做工；其父、弟、孩子被谭世麟投入监狱。

冬，陈珪璋联络赵文华等人，谋划举事。

1928年（民国十七年）年馑。

春，陈珪璋、赵文华等结为“五弟兄”，开始在子午岭山区聚众。

年底，赵文华、陈珪璋出至宁县东部山区，有众近百，号称“甘肃义军混成团”。

1929年（民国十八年），饥旱千里，年馑空前。2月16日，即正月初七，赵文华、陈珪璋歼灭前来追剿的宁县

警队，俘获蒋云台。

3至4月，赵、陈聚众于康家原；打官府，掠富豪，济饥贫，队伍猛增上万。

5月，出围正宁县城山河镇。

6至7月，打富济贫“吃大户”掀起高潮，连下朱城、潘村、胡家、形赤等城堡。

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二）围宁县，至24日克城。

7月底，上驻良平等乡镇。杨抱诚、郭镇海、谢绍安等率部来归；赵、陈等续结“七弟兄”。

8月，往攻合水县城，赵文华阵亡；陈珪璋统众。整编部众为“混成旅”。

刘郁芬率部下陕西，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

10月中旬（农历九月中），陈珪璋部大败冯军于克尧师于城壕川，随即跃出山区。

10月30日（九月十八），破镇原县城。

11月3日（十月初三），驻兵董志原头。

11月9日（十月初九），移兵宁县早胜镇。

12月，陈珪璋请来黄得贵带兵，打出“甘肃讨逆军第一路”旗号，黄为司令，陈为旅长。

年底，与冯军施纪叔师战于殷家咀。

1930年（民国十九年）春，中原大战在即，孙连仲领兵南下；王祯代甘肃省主席。

3月，冯部大军压境，陈珪璋部接受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以陈为旅长。

黄得贵出走固原，陈、黄分道。

4月，陈珪璋率部上驻西峰镇。陈父、弟、二子从上月

以来先后被释放送来。

5月，与夫人许子卿成婚。

6月1日（端阳节），陈命杨抱诚取平凉，次日，陈率部进驻平凉。

6月16日，陈珪璋解决杨承基部，随后杀杨，独据陇东。

请蒋云台出山，后任旅长。

7月，陈珪璋以“陇东路联军总司令”为己任，抛弃冯军“暂编第一旅”旗子，通电反冯，令主力向兰州进军。

黄得贵背盟，兵围平凉，陈珪璋力抵以挫。

10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下野。

11月8日（九月十八），陈珪璋攻取庆阳，与刘志丹初建秘密联系。

杨虎城进驻西安。

冬，陕西败兵毕梅轩、杨万青等部，相继窜入陇东。

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

南京政府视察员马文车等人至平凉。

4月，杨万青等发动固原之变，黄得贵死；陈珪璋出兵取固原。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至平凉，开展兵运。

5月，陈珪璋与杨万青、毕梅轩激战镇原。

6月，毕梅轩、杨万青被收编回陕。

蒋介石委任陈珪璋为“陆军新编十三师师长”。

刘志丹、高岗等至宁县组建藉用陈部十一旅番号的革命队伍，收编李培霄部受挫。

7月，杨虎城派杜斌丞至平凉。

陈珪璋再任“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

刘志丹奉令收编高广仁部驻早胜。

8月5日，冯玉祥密使李世军到平凉。

8月12日（农历六月二十九），高广仁在早胜率部叛变，劫持刘志丹北往宁夏，被陈部击败。

8月25日，兰州发生冯玉祥旧部军官雷中田推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的“雷马事变”。

9月，陈珪璋赴西安与杨虎城联盟。

10月，陈珪璋再次收编刘志丹部，援送大批军用物资。

11月7月，吴佩孚抵达兰州活动。

蒋介石令杨虎城进兵甘肃。

陈珪璋与杨部师长孙蔚如联兵北上。

12月1日，陈珪璋、孙蔚如兵进兰州。

1932年2月20日，即民国二十一年元宵之夜，陈珪璋被孙蔚如、杨子恒谋杀于兰州。

2月22日，陈珪璋平凉留守地失守。

3月，蒋云台集陈珪璋残部于庆阳。

4月，邵力子、邓宝珊主持甘肃军政大计。

5至12月，蒋云台率残部展转甘、宁交界地区，后被收编入国民党军队。

陈珪璋举事，至此完全失败。

附：

本书部分参考书文目录

《重修宁县志》稿（1934年稿）

《宁县志》（1986年修，1988年版）

《庆阳县志》（1984年铅印）

《镇原县志》（1987年铅印）

《合水县志《1988年铅印）

《正宁县志》（1987年铅印）

《灵台县志》（1988年铅印）

《志丹县志》稿（1987年稿）

甘肃割据局面中的陈珪璋　贺凤梧

杨虎城派陕军入甘亲历记　杨子恒

关于陈珪璋的经过　蒋云台

陈珪璋、黄得贵合作与分裂及与毕梅轩、杨万青冲突经过　蒋云台

陇东陈珪璋之始末概述　王自治

陈珪璋杀杨承基的经过　陈丽轩

陈珪璋活动始末　孙伯泉

黄得贵在固原的军事活动及其被杀经过　夏叙九

黄得贵与陈珪璋分裂及其死因和当时四路联军攻兰州的实况　杨干丞

“雷马事变”亲历记　蔡呈祥

“雷马事变”见闻　张慎微

冯玉祥与“雷马事变”　李世军

生活的规律所决定。这是陈珪璋特殊一生的转折点。

五　冤家对头

陈珪璋走上与官府豪绅相对抗的道路，是由谭世麟逼出来的。因此，谭世麟也就成为陈珪璋头一个最直接的冤家对头。

谭世麟，亦庆城人，与陈珪璋同住一条街，而谭年长辈高，排行为二，陈本尊其为“谭二叔”，并非陌路之人。这位“谭二叔”虽辈份居长，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且德行不高，未孚众望，故陈珪璋对他素未崇敬。不过，凡人不可貌相，他的心术、手段，谁也不曾小量：他出身市侩，曾为小商，首先学得一套发财的手段，在庆城放债，采取“起贷扣息、聚息作本”的办法盘剥穷人，就胜人一筹，比如月息为十分，每贷百元，只给九十，先扣十元为月息，并以土地、房产作抵押；后放烟债，又逐月加息，本息累利，巧取豪夺，逼使穷人倾家荡产。凭此一手，谭世麟毁了不少人的家业，给自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进入庆城“二十四个银货家”的行列。经商时期，他与军政当局拉上了瓜葛关系，欲望愈甚，想做“一本万利”或不花本钱的生意。因此，民国三年（1914年），经“庆城八大家”之一的巨绅冯翊清举荐，他步入政界，历任庆阳县团佐辑察队长、商团长、警座团练、民团团总，后至国民军营长、旅长，师长和陇东清乡剿匪司令、陇东民团军司令、陇东五县保安司令、庆阳县保安大队长等职，掌握着地方武力，为反动统治阶级竭力效命。当局不断赋予他更大权力，使他能够运用权势压制异

“雷马事变”中之马文车　　张乃恭

“雷马事变”前后马文车之函电稿

吕德懿提供　金沛仁说明

《邓宝珊传》（兰州大学出版社版）　　王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节录）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王世泰同志在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1945年7月17日

刘景范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谈话

1983年5月16日

刘志丹同志在陇东兵运工作的情况　　张秀山

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　　马锡五

漫忆刘志丹同志革命活动片断　　姜兆莹

关于刘志丹烈士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　　白冠五

解放前的平凉戏剧琐谈　　张文蔚

民国纪事　　段世昌

甘肃历代自然灾害简志　　赵世英

《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

《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

《康宁村国民学校创始记》碑

本书部分采访人物简表

（按地区排列）

王秉祥，年73，宁县人，前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蒋云台，访年80，定西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原陈珪璋部第五旅旅长。

张本人，访年80，定边人，原陈珪璋部参谋主任。

徐慧夫，年58，韩城人，与张本人有深交，甘肃省志编委会副处长。

陈元光，年70，庆阳人，庆阳县政协委员，陈珪璋之长子。

张正杰，访年69，西峰市人，曾任庆阳地区招待所所长。

刘宏才，年62，陕西志丹县志编委会工作。

李发华，访年74，西峰市人，旧曾教书。

杨维汉，访年73，庆城人，与陈珪璋、谭世麟为邻。

杜炳德，访年71，西峰市惠家沟圈农民。

尚廷珮，访年81，良平尚洼村农民，绅士尚某即其叔父。

贺　某，访年80，西峰市个体户，原居宁县焦村杨贺村，贺凤梧之族侄，随王瑞珊、陈珪璋部活动多年。

胡兴镐，年72，盘客胡堡人，离休老干部，曾任宁县县长，幼年参与抗击赵文华攻打胡堡的保卫战。

赵积玉，访年73，石鼓人，离休老干部、老党员，赵文华攻打朱城目击者。

李宗义，年52，早胜人，宁县党史办副主任，委托采访人。

王文彦，年75，宁城人，退休干部，旧时与谭世麟家有深交，陈珪璋攻打宁县目击者。

高毓岳，年84，宁城人，陈珪璋部稽查，参与抗击黄得贵攻打平凉的保卫战等。

朱文华，访年90，宁城人，老中医，陈珪璋攻打宁县目击者。

苏蔚文，访年75，宁城人，旧经商，同上。

高毓麟，访年77，马坪人，同上。

马世英，访年78，马坪人，旧为警兵班长，与张本人有深交。

任浩贤，年80，任家原人，退休工人，旧在陈珪璋部当兵，后为陕军所俘。

王自秀，访年75，米家川口人，宁县城被克后景况目击者。

张致和，年65，葡萄沟人，张明义（百忍）之子。

魏宏道，年80，葡萄沟人，陈珪璋攻破宁县时，与县长一同跳城逃出者，被拷过票子。

刘生瑞，访年83，康（宁）村人，“挡不住”之长子，刘宝堂部连长。

刘生选，年58，干部，“挡不住”之幼子。

权世雄，年81，早胜人，蒋云台之传令班长，权世勇之胞弟。

阎永勤，年76，早胜人，旧经商，熟知陈珪璋部旧事。

曹芝川，年79，大户曹家人，离休教师，曹应辰之侄。

郑国珍，年80，丁良郑家人，其父郑恒，与黄得贵有交。

尚文西，年70余，武昌尚家人，熟旧事，

吕华卿，年80，早胜人，杨子恒旧部。

徐步积，年74，早胜人，曾为陈珪璋部交大粮。

王勇仁，年70，平子人，离休教师，熟旧事。

王君正，访年69，平子人，曾为新宁县游击队一支队长。
王泽霖，年74，镇原县人。
任树敏，访年72，春荣人，离休教师，熟旧事。
王清宝，访年80，石鼓人，陈珪璋部曾掠其家。
李得禄，访年67，襄乐人，老党员，曾任陕甘宁边区旬邑县长，初在陈珪璋部当兵。
董克恭，九龙川董家人，村支书，熟当地旧情。
王浩儒，访年70，观音人，熟当地旧事。
赵升堂，访年80许，盘客人，同上。
邓富祥，访年80许，邓家堡人，同上。
李怀仓，访年62，潘村人，旧团头李发成之侄。
张占元，访年80，潘村人，熟旧事。
李茂恒，年68，和盛人，老大夫，同上。
李升明，年56，平泉人，和盛农具厂厂长，委托采访人。
王喜德，访年77，太昌人，熟旧事。
孙全德，年80，新庄人，与陈珪璋部曾有交。
石际江，年68，新庄人，熟当地旧事。
王维民，年62，王庄人，王瑞珊之子，熟旧事。
范生春，年76，平泉人，农民，熟旧事。
魏积德，年68，平泉人，农民，熟旧事。
石生玉，年58，平泉人，退休干部，家曾遇陈部“拉票”事。
李　宪，年80，民革平凉市委员会主任，平凉市政协常委。
曹　恭，年78，平凉市政协委员。
郭敏斋，年77，平凉市政协委员。
陈庆冀，年73，庆城北关人，陈珪璋堂弟。

封面设计　安　石
校　　对　陈宪祖
责任编辑　卓　田

陈珪璋逸史本末
李　升　堂
民革平凉市委员会　编印
庆阳地区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6
字数12千　印数1—2000
199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号
甘新出024字总15号（90）002号
内部发行　工本费每册2.10元

文 史 资 料

陈珪璋逸史本末

李 升 堂

民革平凉市委员会编

1990年10月

己，打击宿敌，进一步攫取各方面的实利。他枪杀、刀砍、铡死、活埋了难以计数的穷苦百姓和革命者，鲸吞、贪污、劫掠、没收了不可胜计的公财私物，不断加强了自己的财势，使“八大家”有所不及。他出身如此、立场如此，而又少学多怪，迷信风水，这就使他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一般人不可企及的地步：他坚信，任何出类拔萃或时运亨通的人物，只要毁掉他祖上“风脉”，他就非倒台不可。因此，他一生不知翻了多少人家的祖坟，以摧毁其“脉气”，后来连刘志丹的祖坟也被他翻掉。传说周老王斩断了庆阳“龙脉”，坏了庆阳“脉气”，谭世麟还想“断弦再续”，做恢复庆阳“龙脉”的非凡人物。所谓周老王斩龙脉，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庆阳城地处环江（马莲河上游）之阳，其水拍城而过，至城东南，为峻岭所阻，水回浪转，成围城之势。传说周老王坐庆阳，命人凿山疏水，可日凿一丈，夜长十尺，只凿不下，横岭依然。于是，老王更令工役日夜以继，掘凿不休。不料山土中又横出一条芦根，又白又嫩，却是镢斧不能断，阻住了掘凿。正在无计之时，忽闻人言：“此非寻常芦根，刀、剑、斧斤不入；山中有巨冰草，其叶可割此根！”人们在山上果然找到一大冰草，采其一叶，用割芦根，芦根立断，且有鲜血，人们方悟：芦根，乃龙脉所化。芦根一断，峻岭迅即凿通。由此，河水直出，古城无患，而龙脉也从此斩断了；这里本可出三石六斗菜籽那么多的官儿，这龙脉一断，灵秀之气损坏，非但人才不出，且将使邪祟叠生。为此，谭世麟给庆城街道及十字路口，都埋下符桩或铁锅，一则镇邪驱祟，二来为自己收聚“龙脉”，企图做一个永远坐镇这里的“庆城王”。陈珪璋撞上这样的冤家对

头，也是命该如此。

六 穷走江湖

起初，谭世麟认准陈珪璋终非一般浪荡公子，决不会长久消磨于酒徒赌棍之中，必将有所作为，欲引为己用；且陈家二举人健在，虽然闲居，亦有点影响，也可借助其声望加强自己的势力。怎奈陈珪璋毫不敬慕他的为人，绝无依附他的意思。因此，心甚不悦。及至陈珪璋站店拖帐，被解雇回家，谭世麟于街头巷尾偶或相遇，辄加讥嘲，陈愈不服。谭觉其不恭，更生憎恨之意。陕军来袭庆城，谭则率队逃跑，回城之日，自知无趣，本已尴尬不堪；又闻陈珪璋退贼保城，颇受赞誉，更加恼羞成怒，痛恨陈珪璋给他难堪。至此，陈珪璋已闯下大祸，罪将不舍，更何况又有蔑视民团的言论风闻于耳！谭世麟认定陈珪璋有意拆自己的台，与自己作对，决计加害于陈，以除后患！

如何除陈？以何治罪？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谭世麟悉知陈珪璋与一些不规矩人物的关系，那些人多不悦服于谭世麟，都是他的眼中钉，而其中有的有赌名，有的涉盗匪之嫌。谭世麟即以安定地方之名，首先将陈的朋友赵文华、杨生海、李福禄等统统归于盗匪，严加缉捕。这样，置陈珪璋于匪类之中，罗织其罪，还有何难！赵、杨等人个个在逃，陈珪璋不过是笼中之鸟，只待时日了。

陈珪璋明白谭世麟下的“海底炮”，迫不得已，只得出走，在变乱之际、败局之中，投向甘军驻西峰帮统谢有胜麾下当兵吃粮。此时，甘军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正在激战。陈珪

璋以作战有功，被提为连长。但是，由于战局失利，国民军大举反击进攻，甘军全面溃退。民国十五年秋天，谢有胜部退至庆阳、华池一带，被尾追而来的国民军吉鸿昌旅击败收编，赵、陈等又散回庆阳。不久，甘军黄得贵部退至庆阳西峰镇，陈珪璋又转投黄得贵部，被命为副官，随军转战于宁县、正宁和子午岭山区。邵三纲“红枪会”起义队伍和王瑞珊民变武装，正活跃于宁、正二县，陈珪璋颇有所闻。民国十六年（1927年），张兆钾的反冯战争彻底失败，甘军全面瓦解。黄得贵部转展至陕西耀县一带，全军覆没；黄只身逃往大连；陈珪璋无处栖身，又只得回到庆阳，希冀事有转机，准备重归于农。

此时，国民军已略定甘肃大局；其所属佟麟阁、吉鸿昌、田金凯诸部，廓清陇东地区，宁县邵三纲起义，王瑞珊民变和甘军残部庆阳傅明玉等武装势力悉被扫平。谭世麟曾想混水摸鱼，带队上驻西峰镇；田金凯分兵一部，稍示威吓，他就乖乖地仍然龟缩回庆阳城里。但他终究不亏在两种交易行当混了几十年，善于随风转舵，见甘军败局已定，立即改旗易帜，迎降国民军，不但避免了覆灭的命运；而且赚得冯玉祥系统宋哲元部的信任，被委为第六旅旅长和陇东五县清乡剿匪司令、民团总指挥等，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地位。他以新的军人集团为后盾，更加暴戾恣睢，有恃无恐。

家乡的情势不但毫无转机，而且变得更险恶了。陈珪璋回到庆阳，谭世麟不仅毫不念及曾为同一营垒、同为国民军所败而释却前嫌，反倒变本加厉，把打击矛头直接对准陈珪璋。陈始归来，谭设卡为阻，不许其进城，使陈千里迢迢落荒而回却不得归家；继而谭找到进一步迫害于陈的借口：以

“肃清甘军残余”为由头，明令辑捕陈珪璋，欲将其置之死地。陈知在家乡绝无生存之路，满怀激愤，无可奈何，又只得在灾荒之年亡命他乡，飘泊江湖。

七 “逼上梁山”

民国十七年，旱魃为虐，秋田无收，冬麦未播，饥荒千里，饿殍盈野。陈珪璋随着逃难的灾民流离转展，备尝苦辛。颠沛流离之中，愈增悲愤之情，渐怀雪耻之志。然而，如此年月，乞食求活尚且不保，报仇雪恨谈何容易！

陈珪璋流落到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下马关一带。这里有一家“义盛和”油坊，他求做苦工，混饭度日。坊主虽然富有，却不失仁人之心，且富于社会经验，不拘旧规。一日，坊主察看工场，见他非受苦人的形景，疑有隐情，因而避人以问。陈珪璋度其不存恶意，遂俱告身世遭际，并吐露其志。坊主闻之亦颇为不平，嘉其老诚有志，怜其屡历不幸，宽慰之余，劝勉他坚定胸志，莫误时光，应早图大事。陈得其劝勉，即拟辞行。临别，坊主又特意多付工资，给予资助，并赠家藏毛瑟枪一支，嘱勉努力！陈珪璋感恩再谢而别。

陈珪璋持枪潜回庆阳，藏枪于城外，然后暗见父亲陈杰。原来陈珪璋逃跑以后，谭世麟拘捕陈杰为质，逼他交出陈珪璋，此时恰好被保释在家。相见之际，仍别无良策。陈珪璋遂道所谋，陈杰亦道“只有此路一条”，竟予赞同，并捧出昔日所奉侍之“董宫保”——董福祥画象，让儿子视其

威仪，效其作为，举大事，求生路，报仇雪恨，并宰羊置酒，为之壮行。得父亲支持，陈主意遂决，毅然出门，无复反顾。不久，他探得赵文华讯息，与之联系，赵亦走投无路，图谋举事，便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即结为手臂，同谋共事。

赵文华，本庆城人，家住城北赵字沟，后徙居宁县南义赵家坪；木匠出身，排行为五，故号赵老五。早年曾投入环县张九才起义队伍，参与过击杀环县知事李祎以及火烧庆阳三十里辅天主教堂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后逃至华池林锦庙一带，聚众抢粮，自称营长；转至驿马关活动，被谢有胜收编，并命为营长，谢兵败以后，复回庆阳；其素性猛急，心手俱重，又广结帮会，出入兵匪，被谭世麟视为宿敌隐患，治一匪罪，穷追不舍，并杀死其弟，欲尽除其根。

赵、陈既际遇相类，自志同道合，且旧谊新誓，相依为命，为势所迫，联结弥坚。他们找同仇，结帮会，广联络，聚力量；以打击谭世麟为主要目标，以求食活命号召群众，啸山聚伙，插旗造反。一切受谭世麟之流迫害而走投无路、一切因衣食无着而借贷无门的人，皆在号召之列；散兵、游勇、盗匪、强徒等等各种“绿林好汉”和“末路英雄”亦来者不拒。一时间，庆阳东川杨生海（字仙舟，因幼年咀唇被牲畜踢伤，长成豁口，故号杨豁豁，其父杨采，被谭世麟关押，并将腿打坏）、李福禄（字仲芳，有匪名，亦为谭世麟所迫）、王老十（末详）等也来聚伙。这些人皆为骨干，赵、陈与之饮血盟誓，结拜为弟兄，形成其骨干核心。他们又联络素有“匪首”之名的镇原黑河郭彦标等，始见力量。不久，便公然出驻董志原北头。

八 “军师”来归

起初，赵、陈联络13个人，活动于华池地区的悦乐、柔远、白豹、城壕一带僻远山川，他们人少枪少，怕谭世麟来清剿，曾托名致信通好于谭，诡称与之同道，相约为友，请保持联系，互为援应。谭野心勃勃，利令智昏，不究底细，就信以为真，且欲加利用，竟给予枪械资助，使其装备得到加强，力量得以从容发展。及至联合郭彦标等伙股武装出驻董志原头，此时驻扎在西峰镇的谭世麟，方知被骗，闻讯大惊，急率清乡队出剿。双方在驿马关以北的桐川桥摆开阵势，初次较量。谭部兵丁虽然人多枪多，但并不为反动当局舍身卖命。一场激战，郭彦标战死；赵、陈方面虽然折将，但部众多亡命之徒，敢冲敢拼，打得谭部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丢失枪支弹药甚多；谭部团头张继善也被打死；谭世麟策马先奔，几乎被捉。

赵、陈部初战获胜，众心大振，力量很快发展至七八十人、数十条枪，并有了马，遂独立活动，声气远播。陕北地方势力高世秀闻讯，派其副官鲁彦彪和司书汪飞西等人前来联络，意欲收编。赵、陈自度虽初获小胜，但终究恐难自立，不如乘其来人，先去彼处，暂且依附求存，然后再图发展。计议一定，即与之交涉。赵、陈本为情势所迫，冒险举事，原无奢求；对方又许诺官职地位，皆称满意，故交涉颇为顺利。商妥以后，即便率众启程，随同鲁、汪直往陕北而去。

赵、陈、鲁、汪等率众翻山越水，兼程行进，一路之上

平静无事。不料一入陕境，鲁彦彪忽然强行收集其武器，令其众徒手以行，只留陈珪璋手中一把大刀未收。此事大出赵、陈意外，初则不通，继则不悦，怒其不信，疑其有变；尤恐对方与谭世麟有约，暗算自己。于是，行进之中，眉目交换，谋划对策，并给部下暗通声气。行至定边县附近羊圈山一带，进入一个狭谷，队伍行列更为集中。这里远离村镇，近无人烟，十分荒僻。时机已到，陈珪璋突然跳出行列挥刀高呼：

"弟兄们！还不动手，夺回我们的武器！"

赵文华等也随之呼叫指挥。

其众应声而起，奋勇拼搏，抢枪夺刀，奋不顾身。

汪飞西在一旁若无其事。

鲁彦彪人少不敌，枪刀等物迅即被全部夺回。众人怒不可遏，执持鲁彦彪，欲做处治。

赵、陈、鲁、汪虽所事不同，却皆属帮会中人物。鉴于枪刀已经夺回，人员并无伤害；汪飞西又在一边斡旋调解："都是自家弟兄，不必动怒；收集机械原是为防变故，亦无歹意……"因此，赵、陈亦不加害于鲁，亦不再如约前往陕北，决意自力求存。随即给鲁彦彪坐马一匹，让他自去；将部众仍撤回甘肃境内。而汪飞西由此羁留不返，当了赵、陈的"军师"。

汪飞西，字振鹭，临洮人，有文化。以与回族拔贡敏翰章为同乡，早年被敏荐给绥远马福祥，供过军职，做过税务卡长、局长。后至高世秀部，受地方宗派排挤，不得重任，遂感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及至出使陇东，见赵、陈得天人共助，有勃起之势；且仗义爱才，有殷切期待之意；又

在本乡本土，地熟人亲，决意留在这里，共成大事。其实不过斗方之士，远非命世之才；且年过半百，又吸得一口鸦片烟，枯瘦憔悴，老态龙钟，与赵、陈共事似颇不协宜。不过，赵、陈有此军师已甚不错。

赵、陈率众又转掠至下马关一带。他们仿“桃园结义”之例，烧香叩头，对天盟誓，结拜为同生共死的异姓“五弟兄”，即汪飞西、赵文华、陈珪璋、杨生海、李福禄，同心同德，共成大事。此时，陇东地区哥老会活跃，而民间换贴结拜之风又广为流行。赵、陈等结帮联盟，部众亦上行下效，有的入帮会，有的拜把子，甚至互相交织，内外联结，成为风气。于是，结帮联盟成为他们团结内部、发展力量的手段。

九　九岘获捷

“五弟兄”结义之后，率众转掠于子午岭山区，收缴了庆阳东川一些民团枪支，武器装备有了进一步加强，力量也有新的发展。

民国十七年腊月下旬，他们转至宁县盘客地区，出掠于襄乐一带。此时，他们将部众加以整编，号称一个团，名曰“甘肃义军混成团”，以赵文华为团长，汪飞西为参谋长；下分3个营，陈珪璋为第一营营长，杨生海为第二营营长，李福禄为第三营长。实不过百十号人，一来放放声势，以造舆论；二来打打底子，以便扩充发展。他们捉官吏，打豪绅，积极灵活，飘忽不定。宁县县长劝维国得下属报告，即派民团截堵，并命巡官蒋云台率警士前往助援；五县清乡

剿匪司令谭世麟也派清乡队去盘客追剿。赵、陈等见势不抵，不予交锋，引众退避进山，刘维国并不深虑。

刘维国，字管民，定西县人。这个北京政法大学出身的小政客，以善权术著称。他被冯玉祥系统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看中，三月间放任宁县知事（后改称县长），上任不到一年，就运用权术拆散了邵三纲、王瑞珊、傅明玉的反官府武装联盟，然后捕杀邵三纲，剪除王瑞珊，逐走傅明玉，并且捕送西北早期的共产党员、甘肃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孝锡往兰州，被刘郁芬杀害，破坏了陇东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宁县支部。至此，他政治上、军事上连获成功，正自得意。对赵、陈部众，颇不在意。

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初二日，赵、陈率众出现在九岘山区，时至桃树庄一带。东区民团复来报警。刘维国仍命蒋云台并苟日升两巡官率警士去搜剿。蒋云台，名汉城，亦定西人，“陇东讲武堂”出身，时年24岁，公干不久，血气方刚。不过，他到底学过一些军事，还算认真：他挑选9名骑警，共11人，武器齐全，人皆精干；出动时，又令春荣、盘客以及“北八社”民团同时行动，配合围剿。他们率领警队，于正月初三日从县城出发，兼程急进，于初六日抵达九岘，与四乡民团相会。赵、陈所部闻讯，缩兵退至康家原一带。蒋云台、苟日升与民团约定：骑警冲前，民团殿后，协力进击，互为援应。商妥后，一齐出发，寒夜进剿。蒋、苟率骑警长驱直入，直奔前沿，连冲数卡，未遇力抵，遂抛离民团，轻敌猛进。至康家原的桥子东，突然后路被切，前边受阻，陷入重围——原来赵、陈早已选好有利地形，布下伏兵，等待他们许久了。此时已是正月初七，即传统“人曰”

（当地叫“人七”）的凌晨。桥子前后，枪声大作，喊声震地，四乡民团被隔阻不进，且闻前边被围，纷纷撤逃；蒋、苟等孤战无援，岂能取胜！赵、陈部虽然枪支甚少，多持刀矛，但是人多势众，力量悬殊；且部众多属道旁苦李，屡受官绅压迫，积仇蓄怨，同仇敌忾，他们视警兵为仇敌，看交战为自卫，拼死冲杀，人皆奋勇。蒋、苟等从半夜战至天明，从上午战至下午，弹尽力竭，终遭惨败：警士孙占海、赵自彦等4人阵亡，巡官苟日升被乱梭镖捅豆腐一般刺死；蒋云台用三八式空枪格挡后退，落崖伤腿，与其余警士一同被俘，无一逃脱。这样，警兵“全军覆没”，赵、陈部首获全胜，对于赵、陈所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捷。当地百姓说：“‘人七’”出兵，活该！”

一〇　刑场恩仇

“人七”日下午3时许，山风凛冽，寒气逼人。夕阳斜照在积雪上，反光刺目。蒋云台等一干俘虏，总共7人，被做为官府衙门的帮凶爪牙押赴刑场。他们被剥去上衣，只穿衬裤，推至雪地，面西而跪。跟着，黑脸大汉赵文华斜戴“火车头”黑皮帽，手提一把“鬼头刀”，怒不可遏地走上来，部众也随至围上前。虽然并没有宣布什么，但蒋云台立即意识到要杀人，便大声叫道：

“我们是吃粮人！是混公家斤半面的人啊（当兵的每日定量斤半面——编注）！奉令做事，谁和谁有仇、有冤？”

俘虏们一个个乱叫、乱哭，赵文华全没听见，喝令手下人一个一个往前推……

序

《陈珪璋逸史本末》，记述了本世纪初发生在陇东地区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与当时甘肃、陕西以至中原的时局密切相关，涉及中原大战以及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一些幕后活动，有文史资料价值。特别是其中保存了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陈珪璋部开展兵运活动，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武装的一些详细资料，甚属珍贵。

陈珪璋起事的有关情形，在解放以来的某些书报刊物上偶有所涉，民间传言尤为纷杂，但大都十分简括、琐散，或歧异矛盾，孰是难辨。这里，经广征博考，综合整理，不仅排除了许多违讹，订正了一些事实，而且显示了事件发生、发展的形势背景及其演进过程和归宿，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也可供有关史学研究方面参考。

至于对陈珪璋起事的认识，由于学术界和有关方面迄无全面深入地研究，目前还持论不一，未有定评。作者根据掌握的材料，作如此整理，可供内部交流和讨论。

陈珪璋聚众，在宁县地区活动较多，形成了他的基干力量。以此，李升堂同志调查整理了这件材料；《宁县志》选用了有关内容，现予全文印刷，以保存资料。

李宪　曹恭

1990·6·30

白雪皑皑，人头落地，可怜为黑暗统治而死于非命的冤魂……蒋云台哀伤不及，最后轮到他了：人家在往前推，他本能地在往后拖。适此时刻，忽然远处传来急促的喊声：

“把年轻的留下！年轻的留下……”

一个年青人从老远处高叫着跑过来，背着一只盒子枪。他身材结实，衣着朴实，光着头皮，面貌粗红，看上去挺憨实——这就是陈珪璋，他不知在何处赶来，来迟了，也来巧了——在屠刀下救出了蒋云台。

于是，一种说法风传全县：陈珪璋将蒋云台绑赴杀场，执行枪决，不料连扣三枪，子弹三次卡膛。陈等意其吉人神佑，将来必为大贵，遂急忙释缚跪拜，并且结为异姓兄弟。

蒋云台虽然获救，但未便获释。陈珪璋弄清了他的身份，看中是一有用之人，因嘱部下妥为看护，不许伤辱。蒋养伤之中，陈多次与之交谈，劝其留下共事。蒋以陈等非法武装，根基未稳，前途未卜，且名声未佳，不愿轻率委身于此，而又不便直言，即婉言表示暂难从命。陈心里明白，也不相强，仍以礼相待。另一方面，赵、陈以蒋为质，风示县府，要当局付出代价赎蒋回去。县府无奈，遂委良平尚家洼绅士尚某与之联系，从中斡旋。结果，劝维国在损兵折将之外，不得不忍辱屈从，送赵、陈部大烟土250两，布鞋50双，其它钱物若干许，并保证不再派兵警剿攻，以此为条件赎取蒋云台。交妥以后，双方约定时间和地点，由县府派人运回死亡警士尸体，并接蒋云台。

正月二十三，蒋云台获释。临行之际，陈珪璋以蒋云台腿伤未愈，特给黑毛驴一头，做代步工具；又因荒年缺食，送给他羊腿（肉）4只。蒋云台乘毛驴启程，陈珪璋挎上短

枪，带4个人徒步相送。蒋一再谢辞，陈坚意不肯，直送了十多里路，一路上交谈未停。他们之间在战场上为仇敌，在刑场上建恩情，前者促成了后者，而且似乎是前者转化并加强了后者，双方都有强烈感触，言谈无不动情：

“我想留下你一道共事，你又不愿意。”陈珪璋惋惜地说：“我们没别的打算，只想把谭世麟收拾了，出一口气……”他说话时抬头看着远方。远方，是起伏不尽的子午岭峰峦。

“人是感情动物，甚好甚坏我心里明白。”蒋云台心里十分激动。“你在杀场上救了我，我忘不了……将来再报……”

送至黑牛崾岘，陈珪璋停住脚步。这是九岘一著名大岘，是双方约定接人的地方。

“你走吧，那边有你们的人在等着接你。”他指着对面山头说。“我不敢送你过去，他们拿住了我，可不放松……”

蒋云台要下驴再谢，陈珪璋执着不让。没有办法，蒋只得在驴背上谢辞：

“保重……保重……后会有期……”

“走罢。”陈珪璋心情沉重地说。“日后有事情，希望你能帮忙……”

陈此次留蒋虽然未果，却已经深得其心。

一一　风声鹤唳

赵、陈部九岘一仗，给宁县城布下了一片阴云，官府驻地变成另外一番情景——

劾维国在九岘败北、忍屈受辱以后，神气大敛，兴味索然，从此不复言战。他损兵折将和出钱赎人的事情，上闻省局，下传全县，几乎无地自容，十分难堪。于是，他又使出新的花招，想改善一下周围气氛——为死亡警士开追悼会。

凶岁荒年，兵祸天灾，县城本无多人；又是正月末梢，灶神新送，人情更为冷漠。劾维国却要人们去参加追悼会。死人灵柩集停在东山土地庙内，会堂就设在这里；九岘死亡者以外，还有一具僵尸：曾经参与镇压宁县农民围城抗暴斗争的迕道（春荣）民团团总杨学浩，早些时候被邵三纲杀死，也在这里一起悼祭。到会人数寥寥；警佐杨伯涛主祭，干哭几声；劾维国装模作样，前来致悼，更见尴尬。追悼会非但不能改善县城气氛，结果恰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进一步渲染扩大了赵、陈所部的声威影响。追悼会以后，人们于街头巷尾窃窃议论官府之狼狈与赵、陈之传奇，弄得宁县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老百姓人心荒荒，一日数惊；赵、陈率众来袭县城的谣言不时传来，连劾维国自己也寝食颠倒，不可终日。

为了安定人心，防备赵、陈窥伺县城，劾维国又请谭世麟派了清乡队一个连驻防县城。然而，清乡队在庆阳吃败仗的情况，人们早有所闻，什么“安神丸”也治不了官绅们的“恐陈症”。不久，蒋云台因屡历对比，颇有所思，借故辞去了巡官差事，去平凉师范读了书。劾维国愈感寂寞，人心愈益浮动。好在不久劾维国自己也得了调令，他自己总算下了台阶，安然脱身了，把“烂摊子”扔给继任县长王重揆。

王重揆，字仲文，山西灵石县人，清文童。他继任以后，首事整顿武备，加固城防，做自卫之计。首先，整顿了

“元气”大损的警士队伍，健全其建制，配齐了官佐，补充了员兵，加强了警备力量。其次，在四乡民团的基础上，经过挑选，组建训练了保卫团，共有区团5个，乡团10个，团丁200余名；全县24里各有里兵不等，共约200余人，分别由各里绅士指挥。县城还组织训练了居民壮丁，收集配备了公私枪支，以工代赈葺补加固了城墙及防御工事。加上谭世麟清乡队的一个整连，县城里共有了700余人的武装队伍和300多支快枪。城乡呼应，加强防卫，似颇可观。然而，人心不固，俱属徒劳。饥民百姓，多翘首企足甚至奔投于赵、陈麾下；少数官绅龟缩于区区小城，不异于做茧自缚。穷百姓有时故弄风声，看看热闹；吏绅们也常常疑神疑鬼，自相惊扰。王重揆和他的属下们，在宁县城墙上望风，看见远山坡行人走动，也疑为赵、陈率众来袭县城。如此自卫岂能长久！在此情势下，城内官兵也暗自为计，有的“人在曹营心在汉”，私通赵、陈，给自己修铺后路；举人王炳枢、财主“高大少”等，都一个个借故离开这里，脱出险境。

宁县城真个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二　深山养势

赵文华、陈珪璋在粉碎宁县警兵、民团的联合进攻以后，声威大震，遐迩闻名，士气高涨，来奔者日增。此时，冯玉祥部国民军前方有事于中原，后方又闹腾马仲英事件，两头应付，无暇他顾；地方当局屡吃败仗，不敢来犯；而灾情发展，年馑愈甚，饥民流窜觅食保命者川流不息。赵、陈所部乘此良机，以康家原为据点，从容转掠于宁县、正宁接界的

子午岭山区，积极活动，蓄众养势，为走出山区准备力量。

康家原，位于宁县九岘原东端、子午岭西麓；南有岳木川，北有平道川，背靠子午岭重山密林，面对九岘原十余道岘关；胜可以出据九岘、春荣、金村、盘客以至宁县西南广大原区，负可以从容退入深山老林充分回旋；僻远荒凉，人烟稀少，形势高固，天险自成，正是弱小力量养兵蓄势的理想环境。明末，李自成诸部就在此毗邻的芦堡岭聚义出师，然后直下襄乐，攻取合水、进逼宁州的；前年，甘军黄得贵部，也是在这毗邻的金村、龙湾等处，以一个旅的兵力，于败退之中，屡挫韩复渠、马鸿宾、张万庆诸路追兵的。赵、陈所部据有此有利地势，加上天之所助——旱魃为虐、事之所逼——政治压迫、人情所欲——拼死求生，真可谓得“三势”之备，极“三阵”之利了。因此，他们不必要出没林莽，也不急于出据大原，而在这里举旗树帜，号召四方，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赵、陈的旗帜插在康家原，首先招来了王瑞珊部残散人员。王瑞珊，又名寿麟，新庄镇王庄子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民国十五年，因与新庄巨豪石镜湖不和，结为仇敌，被迫出逃，利用哥老会势力，拉起数百人队伍。他们提出“宁、正起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口号，与邵三纲、傅明玉所部结为联盟，杀死了石镜湖，袭击了中村豪绅乔遇镐，抗粮、抗税，与官府作对。后中劝维国计谋，于民国十七年中秋节被田金凯派兵突袭消灭。王瑞珊被杀，近百人被捕（后大部获释），其余被击散流窜在社会上。这些人多哥老会党和暴烈之徒，新仇旧恨犹在，荒年生业无着，闻见赵、陈起事，遂明串暗约，搜集枪支，成批奔投赵、陈的旗帜下

成其中坚分子。

其次，招来了邵三纲旧部残散人员。邵三纲，石鼓村农民，忠直刚烈，见义勇为，好打不平。为保护东乡农民不受剥削压榨，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二日率红枪会起义，被推为统领。他率领200余名红枪会武装及当地不脱产农民，后来又联合了王瑞珊、傅明玉武装力量，坚持打富济贫、抑强扶弱、抗粮抗捐和抗暴活动，开放了富豪赵树林、吉老四等诸户粮仓，杀死了镇压宁县围城首领的民团团总杨学浩，与官府豪绅进行了长达4年的不妥协的斗争。民国十七年七月，因官绅合谋勾结异己被诱捕入狱，旋遭杀害；所部被杀十余人，其余亡命在外或散回家中。其部多属贫苦农民，灾年无以为食，又对当局的残酷镇压深怀仇恨，且距康家原一带较近。因此，闻见东山事情，便不约而同，转向赵、陈。石鼓铁王村，奔向赵、陈者约有10人；有些小山庄几乎阖门闭户跟了赵、陈。这些人的加入，有效地改善了赵、陈的队伍成份。

康家原一段，赵、陈所部的兵源——用之不竭的兵源，却不是王瑞珊，不在邵三纲，而在于空前骇人的饥旱年馑，这就是他们得天所助之处。他们利用此机，积极打富济贫，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饥馑流民，使他们的队伍在三四个月之内猛增至数千，奠定了基本力量的基础，为走出深山夺取大原创造了条件。

一三　打富济贫

民国十八年，陇东地区继三年大旱之后，灾情继续发

展，饥馑愈益炽盛。从春到夏，旱情持续，加之上年许多地方冬麦未播，无望夏收解救。困荒季节，连素称“陇东粮仓”的董志原地区和地广人稀，“收一季吃九秋”的深山地带，也十室九空了。在此危急关头，囤积居奇的财主们，有的宁使粮窖迷失、陈粮霉烂，而不肯稍出借贷，接济穷人；宁县城财东刘某，家中藏粮如山，而眼看着墙外邻居某家有人饿死，不肯拿出一点救穷汉一命。有的则乘火打劫，大发灾难财，籍势重利盘剥，逼穷人鬻妻卖子，荡产倾家，世世代代陷入苦难的深渊；春借几升，夏还一斗和借出秋粮，加倍还麦者尚属为人宽厚。和盛张月桂家，以3升麦子或5升秋换原地1亩，吞没了不少人家，兼并了大量土地，成为全县拥有土地最多的大地主，尚享有“急荒救难”之美誉；县城东山的“高大少”家，以12石麦子换得春荣大庄杜显文家累世经营的一处山场，翻回又以每年12石粮食的租子租给杜家，使杜家永世不得翻身，此亦不为已甚。从前原到山后，窖粮霉变成灰、饿殍遗尸梗道的情况屡见；幸存的穷人，无一不是靠掘食草根、剥啖树皮维系生命。盘客潘村李生第一家靠食马茹籽生活下来，曾为野树披红叩拜祭谢“树神”；庆阳李家沟李玉林8口之家，将3儿3女卖掉以后，李玉林仍然饿死，其女人以拣吃牛粪、荞草苟延生命。西峰镇南门外挖了“万人坑”，日堆死尸数十具；而荒郊野外、尘土道旁，遗尸无主，任凭野狗争食、鹰鸢啄目曳肚……

当此之时，赵、陈率众以武力抗官府，掠豪绅，打富济贫，粮食牛羊得而取之，不仅筹粮饷，供军需，而且惩恶豪，救急难，大快人心。这也是别一种得天意、顺人心的壮举吧！打富济贫，是他们筹集粮饷、号召民众的主要办法，

也是饥民百姓觅食保命、赖以求存的主要途径。他们打富济贫，一般不送物上门，而是打开粮仓，任穷人取而用之；至于饥民来归者，悉以收纳，老幼无拒，不仅一经接纳即有饭吃，而且掠得粮物还可接济家人。于是，乡村里亲邻相串，友好相通，一时间“跟陈珪璋去吃大户”成为风潮。远至陕西的长武、彬县、旬邑、保安等地，近如庆阳五属、灵台、泾川诸处，闻风来归者与日俱增。特别是宁县农村，一变祖传风气，不计“土匪”之嫌，奔往赵、陈者络绎于道，东部山区如此，西南原区也不例外。良平傅家、贾家两大村庄，奔向赵、陈人数，时有“贾一连、傅一团”之民谣，其多可知。

打富济贫，聚众愈多，康家原不胜重负，赵、陈等便驻于金村、麻子掌至芦堡岭一带。三四月份，他们率众转掠于宁县的盘客、襄乐、金村、九岘和正宁的湫头、罗川、三嘉原、五顷原及合水古城川一带。“溪流传送桃花讯，自有渔人来问津”，宁、正、合接界的子午岭山区豪绅富户，没有不被他们“光顾”过的。所到之处，饥民饿汉往往成群结队拿口袋跟着装粮食，自称“口袋队”；有的扛起镢头与之一起挖掘财主的窖子、粮窖，名曰“镢头队”，还有为之引路指向的“耳目”和察情报讯的“坐探”等等。有的人久随其众，与之自成一家；也有长期随食而终不归其统属的。就这样，饥荒——聚众——打大户，互为因素，循环以促，同步发展，在数月之间形成高峰，使赵、陈拥众激增至万人，养成了不可遏制之势。至此，子午岭山区，已经不足以使他们回还周旋；一般的武装势力，也不足以威胁他们的生存。于是，在四月下旬，他们便集中力量，攻城打寨，开始了迈向

大原的战略性行动。

一四　攻城略地

民国十八年春末至夏，马仲英驰骋于甘、宁、青三省之间，弄得冯玉祥后方不得安宁；而在中原，冯玉祥与蒋介石又发生内讧，剑拔弩张。甘肃国民军忙于平定马仲英变乱，以备腾出手来应付中原局势，对于尚无他人染指的陇东地区，并不留意；至于赵、陈聚众之事，辄以为山中蠢贼，抢粮谋食而已，更不在眼里。因此，赵、陈率众乘隙而出山，不遇大的阻力，他们从容不迫的攻城打寨，扫除障碍，并继续打富济贫，壮大势力，向广阔的大原进军。

围困山河：正宁县城山河镇，是陇东地区最靠近子午岭山区的县城之一。这里周围有大片原地；借助于林区气候的影响，曾略得雨水，种上了部分小麦；城区居民逃荒者也较少，官绅操纵，吏民相守，成为赵、陈出山的第一个目标。农历四月下旬，他们倾出九岘，首先就集中力量围攻山河。城池较小，且处平地，被团团围定。然而，城内吏民早有准备，警兵、民团及居民壮丁，凭籍墙堡持枪抵抗。赵、陈所部其人虽众、包围虽严，但由于多持刀矛，装备未佳；亦无甚训练，攻战无方，面对坚城难以为力。他们悉知大局状况，并无顾忌，遂屯兵山河城下，久围致困，待其自溃；一边分众四出，掠取乡镇。山河城如此被围40余天而终不能克。四月十六久旱初雨，秋田未种；五月将尽，冬麦成熟，颗粒欲落；饥馑中的百姓期待夏收接救，情不可耐。山河镇城不溃而人心散，果然不固了。在此情势下，官府只好委人

与赵、陈谈和。赵、陈之目的在于出山，并不以此区区小县城为计。结果，城内纳赵、陈部银元千余块、大烟土千余两，及其它钱物，以助军饷；赵、陈亦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办法，示以宽和，即便罢兵解围而去。

袭取朱城：朱家城，又叫朱家北堡，在宁县平子镇以北。这儿三面临沟，城墙高厚，地势比较险固。年馑以来，当地的富户不光把自家的财物搬进城内守护，而且联结邻近村社的财东家，如先灵村刘某、九龙川赵家沟巨绅赵某、田沟门庄主田某、杨崖窑大户杨某、董家村财东董某、“花房里”财主姚某，以及雷家川的“雷铁咀”、苏家城的“土豹子”等家，都把粮食财物翻山越水运到这里共同防守。姚家陈粮原藏在高窑，由于久藏不用，大都发霉；董家上年意外丰获60石油菜，几成累赘，都不肯周济穷人，远远运来这朱家城里。他们搜集土炮多门、土枪多支及大刀、长矛、铁叉、棍棒为武器，凭籍财势威逼和蛊惑宣传，雇用、挟迫和诱骗贫苦农民为之卖命守卫。赵、陈率众围困山河期间，分众数百，由其稽查康五儿（平子镇人）率驻平子镇。康五儿等数次去朱城索粮，均被斥绝，康遂决计攻城。端阳节上午，康诈言北去合水，引众薄城；城守揣知其意，恃险挑骂。于是双方开火，康众四面奋攻。城堡虽险，抗击亦力，奈守城人少，此顾彼失，难以抵御，不长时间即被攻破。财东家早已溜开夺路而逃，守城人有的则仍图保家，与之格斗。搏战中，城内死18人，伤10人，其中朱岁令父子5人俱死；朱生发兄弟3人均参加守城，城破后退回家中，其母说：“城破要杀人，你们赶紧往外冲，能逃出几个是几个……”其兄腰里缠了家藏的百余块银元，拿长矛冲杀，逃了出去；

前　言

陈珪璋举事成军，是本世纪初发生在陇东地区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陈珪璋逸史本末》，便是记述这一事件的真实史料。

陈珪璋之事，已经过去六十年了。直至今天，某些书报材料时还涉及其事。然而，六十年来，专门记述这一事件的文章仅见一件，且甚属简略；各方保存的回忆材料也凤毛麟角，琐碎零乱，很难看清其事之全貌。

为了弄清陈珪璋举事的本来面貌，笔者用了多年业余时间，结合编史修志工作，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采访了上百名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和知情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极求一事多证，事事悉心考辨，以去伪从真，纠谬订讹。在此基础上，依照其人物活动的客观过程和事情发展的自然顺序，对所集资料加以系统化综合整理，始成此书，以使人们能够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整理过程中，严格依据历史资料：原资料详之者，记之尽详；原资料断缺者，记之从缺；即是人物举止、对话，也皆出之有据，无敢杜撰；记历、计量之属，也沿用原资料记法，明为农历者，如之；疑为阳历而不能确断者，亦如之。由于严格依据资料而不加换算、对照、可能产生的体例不一、制度混乱等问题，读者鉴正之。由于综合整理，凡事不便一一注据，谨将参考书文目录以及采访人员简表附后，以供备考。由于条件局限而采访不周，加之学疏才浅而考据有粗，误漏违

他自己用刀冲搏，被砍掉一耳，倒地诈死得免；其弟在冲搏中丧命。康五儿部伤亡亦有，数未详。城内粮、物、牲畜悉被搜掠，有些农具被报复焚烧，并掠及普通之家。

一五　纵横岭西

山河城和谈以后，赵、陈率众北上，过金村，至盘客，继续扫荡子午岭西部地区。官绅堡寨，迎顺者罢，抗御者必攻以克。

攻打潘村：六月初五日，赵、陈部下2人携枪至盘客潘村堡筹粮。村户们凑集粮食，正为来人装带。不料，素号“冒子”的老团头李某的儿子李进学，见其人少，竟冒然去抢夺其枪支；争夺之中，李进学不成，被当场打死。来人疑堡人有谋，用畜驮了粮食，忿然而去。次日——六月初六上午，赵、陈部大队人马骤至潘村，村人悉入堡内，关闭城门，不敢出应。后以遥语协商，堡内愿再交小麦3石，肥猪2头，请求勿计抢枪之事；赵、陈应允不伤害群众，保证村民平安无事。而在此时，老团头李某又以儿子致死之故，登城叫骂赵、陈说：“给你个球！”等等。赵、陈此来，原本就是为夺枪对抗之事，因村民求情，准备息事，而抢枪一方反不罢休，岂不激怒！他们勒令城内交人，城内不应，遂下令攻城。此城是子午岭西著名古堡之一，清同治年间曾与陕西回民起义军长期对垒。堡内外28户人家，其中堡内常驻12户，近百口人。李、赵、杨姓诸家富户全住在城堡里边，素有富名；山中伏莽时出，从不曾入此城内，亦以险固著称。此次老团头招致事端，新团头李发成只得仓卒组织守城。由于

准备未周，抵御有限；而赵、陈部力量集中，人数甚多，战至中午时分，城被攻开。拒战中，城内伤亡20余人，团头李发成缒城逃跑，其家伤害最惨，竟死9人，内有其侄媳、儿媳和出生数月之孙儿；赵、陈部亦有伤亡。城内牲畜粮物被掠甚多。

强下胡堡：赵、陈部在攻打潘村的当日，分众一部，由胡家堡族人胡九娃等4人报讯带路，强攻打开了胡家堡。此堡也是盘客原著名古城堡，长约一华里，城处山梁，三面沟谷，门面高固，攻甚不易。城内住胡氏一姓26户，199人；又收纳合水等地临时来避者达30户，152人，富户较多，储藏称丰。住户以亲族关系，人多心齐；堡头胡生杰受命指挥，号令整齐；数十名壮年男子为骨干，有的还习有武艺；历年防御盗匪，葺城置具，早有准备。计有“狗娃炮”（粗筒小土炮——编者）五六门，长抬枪七八条，刀、矛、铁叉人手一件；土炮全绑架在栽起的大车轮上，可以转向轰击；城门及各要害部位都配备了强硬火力。赵文华率众来攻，半日不能奏效。后得潘村之众来助，加所部胡氏族人指点配合，麾众翻攀崖谷，四面强攻，始及于城垣。而守城队伍把守关卡，迎战十分顽强；妇女儿童也用砖瓦砸打反击。赵部登城人员，屡被砖石刀矛击刺坠下，或被用铁叉挑起扔下沟谷，有的肚肠曳出，有的指腕绝断。守城方面也渐次伤亡，人力不接，关卡渐被突破。双方在城内巷道又展开肉博，互相进退冲杀有反复十数者。最后，城内不得不放下武器，赵部也停止杀伐。第一次搜掠之后，粮物用牲畜驮去。傍晚，其大队人马复来，堡人不再抵抗。第二次搜掠粮物、牲畜，饱载而去，并烧房20余间，发生奸淫。此次攻守，胡堡战死者

27人，伤10余人；赵部死伤不少于堡人。后来，胡氏族人抓回胡九娃，用杀猪刀将其杀死在胡氏祠堂。

赵、陈部破潘、胡二堡以后，转围形赤城堡。城内民众闻二堡破败之状，即推老年人出城通款致意，与之交涉，由城内送交麦子15石，银元200块，马2匹，骡2头，“七九”步枪2支，其众解围而去。至此，盘客原悉被扫平。

一六　宁县内应

六月十二日，赵、陈率众号称2万，从宁县东区直驱西下，团团围定宁县城。“甘肃义军混成团”红旗插在东山之巅，南山、庙坪、槐树台等处人喊马叫，尘土飞扬，枪声乱响，刀矛闪亮。城内外人情慌惧，不知所措。县长王重揆组织清乡队、保卫团和警兵、壮丁分防御敌。宁县城，本宁州古城，非乡镇城堡可比。它依山面水，因势为垣，沿崖攀山，因险设关；城分三层，又有北郭；城墙高固，上筑女墙；十丈一垛，互为犄角；城开三门，门各有楼；东西月城，更置重门；其西、南有城北、九龙两河护城，马莲河复来汇水；而东以高山为依凭，更掘堑壕宽且深。远近四面山，大小三川水，水边有平畴，山下多坪地。的确是锁四原（董志、早胜、春荣、合水）、闭三川（九龙、城北、马莲），岗阜环列，形势险固，易守而难攻的一座关城，曾为公刘邑地，后为义渠国都，秦皇、汉武、唐太宗等，屡次巡视或驻兵至于这里。相传，初当筑城选址泾河川，后有白狐衔定点旗子而来，遂筑城于此；又传为唐狄梁公（仁杰）斩九龙的地方。太平年月，是“四面清山三面水，半城波光半

城碧”，如今虽屡遭兵燹，瓦砾成堆，而形势犹非寻常力量所能克服。王重揆等据城抱险，固守抵御；赵、陈拥众虽甚盛，奈无火炮，快枪也不多，欲近不能，远攻无济，围城6天，攻击多次，城内仅有团丁刘有儿1人死（早胜咀子刘家人），团头曹兆祥的儿子曹占庆1人伤（中村大户曹家人）。王重揆原已组织了700余人的武装力量，有300余支快枪，后又选调部分乡团精干力量到县，加强守城，据险抵抗，足以对付赵、陈。

然而，所谓“天助”、“人愿”之类，正是常见于此种关键时刻。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内外有失人心，坚城虽固，堡垒自溃。清乡排长贺四德（庆阳人）和警兵稽查昔少才（宁城人）早怀离心，暗通赵、陈，于十八日夜晚，潜开西城门，纳赵、陈入城，及城内发觉，已不能抵。县长王重揆、兵站站长弥宏图等，由县府收发主任张明义（字百忍、蒲萄沟人）、乡团团丁魏宏道（与张同村）等六七人保护，缒下北城墙逃跑，其余吏绅兵丁悉被控制，谭世麟的清乡连长苏万得（西峰镇人）也做了俘虏。贺四德带部分清乡队士兵投归赵、陈，下余兵、警、团丁全被缴械，大部警兵被改编为骑兵。赵、陈进城不杀一人，不扰贫家小户。他们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放火烧毁了县府大、二、三堂，随后打开城内外大户高天枢（“高大少”）、刘生瑞、张权、赵子文、赵正财、高毓麟等诸家粮仓，任随部而来的饥民和城乡贫苦农民自取。东关刘学有家未远逃荒，饥饿几绝；紧邻大户刘生瑞家粮仓打开以后，他取食之外，还在炕腔内、院坑中藏了许多粮食，后将部分粮食分散给七八户穷家食用。远乡近村饥民闻风来县城装粮，其中有人赶一白毛驴，从高天枢家

驮运粮食23趟；赵、陈所部号称2万，其实“口袋队”约占一半。他们注重财物，以充军需。遂坐令吏绅各自交纳，外路人王天彪为之出面筹办；部众入户搜掠者亦多，张权家在夜晚被搜，因火炬遗火于囤后，引起大火，烧房6间；街铺药房被掠之时，药物翻倒满地。

六月二十日，赵、陈引众离开县城，向早胜原开去。吏绅无所奉献者拔贡李登甲、豪绅栗存元（号“料子”）被“绑票子”拉去。其时天气炎热，人马从八纵坡挤行将近一天。李登甲年迈体弱，热死在坡道。李虽为“贡爷”，并无恶绩，烟瘾重甚，家业空虚，而死此非命，赵、陈颇落了一些骂名。

一七　“满门犯剿”

赵、陈撤离宁县城以后不久，王重揆复回县府。“老爷大堂”、二堂、班房，悉成灰烬，满目荒凉。他费了好大劲儿，收罗残散僚吏兵丁，总共不过一二十人，情绪十分难堪。随后，返城的和被打开门户的商绅们，陆续来衙探看，泣诉遭际之余，哀求“县老爷”作主，王重揆只能兔死狐悲，怨叹而已。此时，吏绅有人暗送讯息，言宁县城破，皆因有人内应。王重揆本怀跷蹊，闻之益疑。遂下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不久，便确知昔少才等开放城门之情。

昔少才并没有跟随赵、陈去。他家在县城，人在县城，风闻王重揆查知情状，追究问罪，便逃躲在南原岳父的亲戚家。王重揆捉不住昔少才，便放风声威吓昔家族人，声称昔少才叛逆通匪，罪大恶极，昔家人本有不是，如今又同谋隐

匿罪犯，要归咎于昔家族人。昔氏本是县城大族，有多户人家，老户在城西昔家川，闻县府要归咎家人，穷追不休，即设法应付。于是，县城传出风声，言昔少才暴亡在外；随后，昔家川开办丧事，披孝动哀，营坟起墓，纷传昔少才已经埋葬。县府追究昔家之事一时稍歇。

然而，不多几天，王重揆又有风闻：昔家人做了假埋葬，合族人欺骗县府。他严厉警告昔氏族人：合谋隐匿罪犯与其同罪，且欺骗抗拒，罪加一等，要“满门犯剿”！并要挖坟掘墓，验尸查证。昔家一看事难欺众，过不了关，又举老年人出面，与县府周旋。王重揆盛怒不息，坚决要挖墓验尸。说话人无奈，只好说：

“政府一定要挖坟，就不要挖了——我们设法给你找人……”

王重揆一听此言，立即下令将昔家诸人全部抓起来，扬言要治“满门犯剿”之罪，因为答话供认了埋葬昔少才的确是假，人被隐藏是确定无疑了。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市民百姓，世代相传，听熟了“满门犯剿”、“户灭九族”之类的灾祸，真被王重揆吓住了，急忙派人出外，将昔少才叫回县城来。

昔少才被自家人叫回县城，王重揆有质把在握，并不忙于自己去动手，而是逼着昔氏族人自己去处治自己人——“县老爷”也不想落杀人的名。昔氏族人将昔少才引至药王庙（新宁镇政府处），面对神灵，泣告祖先，说明“保全家族”和“咎由自取”的道理，要昔少才“自裁”以抵罪，并给他拿来1两大烟土，使他能够“全尸”。

昔少才悉知烟土之毒烈，冲饮些许，即可致人于死命；

现有1两之多，用于一人，岂异于枪刀？！但至此地步，已无脱身之理，“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心一横，两口吞下这“催命剂”，横身倒在地上。不料，这剧毒的效应，在昔少才腹中竟失去了威力，只给他造成痛苦挣扎，不能了结事情。昔家人不能忍此惨景，且为了具体交待，转求王重揆收场。王重揆这才派一名警兵下去，加给昔少才一枪，结束了这一场公案。

一八　良平赎人

赵、陈率众袭掠宁县以后，带着俘获的官绅南上早胜原。早胜镇商绅闻东区堡寨和县城悉被克服，人、财两损，即不抵抗，而是筹办款物，主动出迎，并求不要袭掠市镇。因此，赵、陈部过而不扰，直往良平，分驻于店头、张堡一带，处理所俘官绅及其它事务。栗存元等豪绅，被家里出钱物赎回，较少周折；清乡连长苏万得的赎释，却带来连续的意外横祸——

苏万得本是哥老会人物，被俘至良平以后，早胜镇哥老会即设法赎取，他们通过黄得贵旧部人员、此时正在赵、陈部下的熟关系吕福海，与赵、陈接上线，赵、陈即委其把兄弟谭三，与早胜哥老会联系洽商。双方商妥由早胜哥老会交付所需赎金，赵、陈部即释回苏万得，并约定了释交人、款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届时，谭三奉命带上苏万得去早胜。不料，行至武昌尚家，二人双双被人杀死。赵陈闻讯甚怒，立令其部下副官崔斌（亦黄得贵旧部人员）和排长阎平（早胜镇人），带队前往出事地点，严查重办。

崔斌、阎平带一队人马来至武昌尚家，杀人现场犹在，而杀人者杳无声闻。崔、阎认为早胜哥老会赎人而又杀人，是不可能的；自己部众也不会来此处连谭三一起杀死；且谭三在这一带行为污秽，早有风闻。因此，他们断定：杀人必武昌尚家村人所为，且非一两人所能做到，必有多人。据此，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把村民们赶聚在一起，逼令交出杀人者，否则将以合谋杀人论。人命关天，岂可妄言！村民们无以交待。崔、阎二人竟施加淫威，以杀戮逼供，擅杀村民达17人。“血洗武昌尚家”，一时惊动远近。有愤不欲生者，冒死去见赵、陈，要求停止血洗村庄；其部众对崔、阎暴行亦多不赞成；特别是宁县籍部众甚多，有的深表不平。

赵、陈本令崔、阎去严查重办，并无屠村之意，闻“血洗尚家”之事甚怒；加之民众抗议；部下不平；又虑及如此下去不可控制，大背人心。因此，将谭、苏之死不了了之，转问“血洗尚家”之罪，将崔斌、阎平立绑推出，严令处决。行刑之际，却有人闯杀场哀哀求情——此人即梅生莲，数十年跑外经商，闯荡江湖，与上下九流各色人物有特殊接触关系，屡至土匪枪刀下夺命救人。数年前，早胜北街董货郎（积贵）去盘客串村卖货，恰碰上“桃木橛”（陶玉山）屠戮岘头堡，被推到杀场，即将开杀。梅适至其地，冲进杀人场，抱持董货郎，强请匪徒留人，土匪竟笑而依允，从而留下董家一姓人。梅以急难救人为幸，却不重因由，竟以与崔斌之父同在黄得贵部做过副官为由，坚持保救崔斌，不追其咎，以为死者已死，多杀无补。赵、陈及部下众人，以梅素多善行，竟成全其事，宽免了崔斌；只处决阎平一人，以示惩戒，稍息民愤。由此，其部众滥杀无故之情事渐少，其

它紊乱之状依旧。

一九 精兵减冗

赵、陈大营驻良平，其众分股驻扎数十里原边，不即不离，互相援应，广泛游掠于宁、正、旬、彬诸县交界地区。冯玉祥系统闻赵、陈势起，扰乱后方，遣陕西国民军冯治安部北上剿攻。双方在正、旬毗连的织田镇——阳坡头一带相遇，初次一战，冯军大败，其部军官杨抱诚、郭镇海、李秉春等率部来奔，赵、陈之势力愈益强盛。杨、郭皆训练有素之青年军人，锐气方刚，精敏能干，不满于当局的腐败和压抑，来意坚决，志同道合，赵、陈等五人大喜，遂与之结拜为“七兄弟”。“七兄弟”以年岁为序，依次为汪飞西、赵文华、陈珪璋、郭镇海、李福禄、杨抱诚、杨生海。汪被尊为“大哥”，杨抱诚通称“老六”，其余或岁次、或表字、或职衔随便称之。

宁夏杂牌军苏雨生部，闻赵、陈之势，欲相结为用，派其幕僚张本人前来联络。张本定边县人，洛阳军校出身；年轻有志，欲为国效力，而眼见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无望报国，乃投身革命，曾与刘志丹等人共谋渭华暴动；举事失败以后，他转展落脚苏雨生部，支差混日，无所作为；来至赵、陈所部，觉其颇有生气，正在崛起，表示不愿再回苏部消磨日月。赵、陈拥众虽盛而人才无几，得之甚喜，敬重其人才，凡事多听其言、用其谋。

其时，天已普雨，旱情顿解，秋田播种还来得及，而大批农民仍随赵、陈游移不归；且部众过盛，精冗俱在，筹饷

尚且不及，更难言装备训练；加之纪律混乱，管理困难，转成负担。据此，张本人建言：军数足用即可，过多反为拖累；且兵在精而不在多，兵精可以一当百，眼下之众则十难胜一，宜精兵减冗，提高队伍素质。赵、陈采纳其言，对部众进行了初步整理。

其一，以原建制3个营为基础，对所部兵众进行清理，选拔精干，裁汰老弱。凡随部取食之饥民，愿意入伙者选精留编，不愿者悉劝其回家，抢时务农；本部老弱之人，亦动员离队，回归本业。张本人建议对这类人尽量安抚，“出来是咱们的部众，回去是咱们的百姓，就是种庄稼，也会给我们操心、送讯、供粮饷”。赵、陈拿出大量军费给他们发了路费，有的给了籽种、牲畜，打发他们回家；还放风警告官吏豪绅，不准欺侮他们。

其二，对携械来归的杨抱诚、郭振海所部，不改变原来建制和编制，并给予充实人员和装备，或完整编入原有营连；骨干人员或留任原职，或提任高一级职务，使其上下满意。

其三，开始组建团的警卫力量和其它直属连队，由刘庆祥（平子人）、韩得胜（字凯旋，中村人）带领。同时，开始约法立令，整肃军纪。

赵、陈经过初步整队，得精兵五千，队伍稍见整齐，阵容粗称壮观。又有汪飞西、张本人等参谋指导，杨抱诚、郭镇海等示范训练，队伍素质始见改善。只是装备仍远不足需，多数人还执矛竿；训练也未曾深入、普遍。所谓“改善”者，仅是以前状比较而已。

实之处必将不少，祈有识者正之。

此书采写过程中，得前甘肃省政协王秉祥主席、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田真副总编、省志编委会徐慧夫副处长的热情支持，得到委托采访人和众多采访人员的大力配合和积极帮助，获益良多，谨以致谢。

作　者

1989.4.8　宁　县

二〇 合水受挫

民国十八年七月，赵文华、陈珪璋率众离良平地区，北上合水，攻打合水县城老合水；并分众一部，由杨抱诚率领，东越子午岭，掠取“小江南”太白镇。

太白在子午岭东麓、陕甘交界的葫芦河川，有小片水田，较为富庶，故称小江南。这里有少许民团，无力招架，杨部袭掠甚为顺利。有户富豪，家住石窑洞，其炕厢火门以下，全用银子填平，他们全部搜获，并强取人家姑娘做“压寨夫人”，可谓一路顺风，满载而归。但老合水一路攻城却极不顺利。老合水地处子午岭西部山区，城垣依山而筑，沿崖攀坡，上下错落；城内下部开阔，城门高固；中腰两侧，分设固堡；上部以山顶收束，更筑堡楼，城窄而坚，形若葫芦，俗称“葫芦把”。守住这“葫芦把”，即可据高临下，俯护全城。赵文华、陈珪璋麾众围攻，气势颇盛。城上，新任县长高成名（号“高娃娃”）率领警兵、民团和吏民壮丁，土枪、土炮、刀矛、炸药齐用，进行坚决抵抗。赵、陈正面不能近，侧面不能入，遂集中力量来攻这要害“葫芦把”。赵文华亲自冲突在前，指挥火力攻坚，不防城上枪炮齐发，炸药猛投，“甘肃义军混成团团长”当即被炸重伤，呜呼哀哉。其众顿时气衰，队伍慌溃。陈珪璋悲愤勇跃，大呼向前，率众冒死奋攻不息，欲为赵文华报仇。然士气挫，众心乱，力不从心，终究无果；而城内知击毙其首领，干系非浅，守御益坚。没奈何，陈珪璋只好收众撤兵，搬起赵文华尸体，率部北上，转入城壕川。

一路上，陈珪璋忍痛抑愤，涕泪俱咽，手扶赵文华尸柩，悲哀欲绝。到城壕以后，人马陆续汇集。他们选定一片依山旁水的平台，做赵文华的茔地。平台约三四十亩，全种着糜子，糜穗儿已开始着色。陈等自己动手挖土起墓，埋葬了赵文华。为防谭世麟日后来翻墓，他们一夜之间将台地耕翻，又用人马踩平，掩去坟墓痕迹，然后尽哀而去。

"国不可一日无主，兵不可一日无帅"。赵文华一死，部下即推陈珪璋为团长统领其众。陈性忠厚宽和，素以能忍事让人著称，尤爱兵惜众，为下属所拥戴。赵为人猛急，行事严苛，其统众多威而少恩，故部众畏服多于敬重；而陈以爱下广结其众，以宽厚深得人心，比较之下，胜赵一筹。以此，虽受挫而人不气馁，虽易帅而众志弥坚。可以说，陈代赵而统领其众，成为其勃起的一个重要转机。而陈珪璋自己也决心施展抱负，重振军威。他遇事与众头领悉心商议，对部下愈加体贴爱惜，上下齐心，人人乐以为用。很快，又开始袭掠官吏豪绅，活跃在广阔的子午岭西部地区。

二一　重振军威

正当陈珪璋重整旗鼓，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老将"谢牛率所部人马，从渭北一带远道来归，更加壮大了陈部阵容。谢牛，字绍安，甘谷县人，行伍出身。原为黄得贵部第五营营长，黄兵败以后，他被三原胡立僧部收编，"人在曹营"，未尝一日不思回归甘肃。闻讯赵、陈起兵，特来归附，他们都曾追随老黄；又都以兵败离散，各奔西东。此时故人重聚，不无沦桑离乱之感、悲喜交集之情，亲熟热切，

互无忌疑。各道阔别、互诉遭际之间，即议重整军队，更订目标。

首先，他们进一步调整明确了治军的政治方向，虽不改变反对谭世麟的一贯立场，但也不再以反谭为最终目的，而是较前大大提高一步，提出反对搜刮压榨甘肃人民的西北国民军的口号，不依附于他人。这个口号，把矛头直对冯玉祥系统国民军，尽管未必完全正确和彻底，并仍有其局限和盲目性，但却准确地迎合了穷苦百姓不堪忍受残酷政治压迫和繁重粮饷负担的心理；加之“打倒贪官污吏”、“打富济贫”之类的呼叫，更增强了号召力，引起各阶层人们较广泛地关注。

其次，对队伍再行整编，将原有的建制抬升一级，扩编为旅，即为“甘肃义军混成旅”、下编4个团；陈珪璋为旅长，通称“司令”；汪飞西为旅参谋长；谢牛为第一团团长，李福禄为第二团长，杨抱诚为第三团团长，杨生海为第四团团长；另编警卫营，刘庆祥任营长；旅部直属连，韩得胜任连长，其余如郭镇海、张本人等人，或为团副，或助参谋，各有所事；再下一层的骨干人物，如邵三纲、王瑞珊旧部的徐建雄、王赞武、井长青等，都安排做了营长、连长或其它军务；个别小青年如“尕魏”等，则分做陈珪璋等人的警卫员；还有一些具有活动特长的骨干分子，给予“副官”头衔，或助管军需，或四出联络等。

“新官上任三把火”。经此一整理，其建制基本完善，编制亦大体健全，隶属清楚，队不混乱，人有所事，事有着落，军容制度大为改进，乌合之众，在陈珪璋手里不仅进一步振作起精神，而且出现了一个崭然一新的局面。他们开始

重视军事训练，提高攻守作战能力，在攻城略地的军事活动中发挥出新的威力。八月末至九月中旬，基本清扫了东华池一带国民党统治的乡村堡镇，成为冯玉祥系统西北国民军腹地一支不可勿视的势力。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声！”冯玉祥历来容不得自己的地盘内有其它力量存在。现在，他虽然暂时“下野”，其势力仍在。于是，西北国民军便想拔掉这心腹之患，要派正规军来进剿了。

二二　跃出深山

民国十八年秋，冯玉祥系统国民军发动反蒋介石的战争，甘肃国民军开始南下关中，策应前方。当此之时，陈珪璋部在陇东攻城略地，袭扰其后方，动摇其军心，实为不利。为了除去腹地隐忧，巩固后方，冯部国民军于南下之时顺道派遣于克尧师前来进剿。

自从刘郁芬奉冯玉祥的命令率国民军入甘以来，他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清除甘军，收拾各种地方势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对于陈珪璋部，虽说是后顾堪扰，必欲剿灭，但终究认为不过是山中草寇伺隙捣乱，岂堪大军一击？因此、于克尧部根本没把陈珪璋放在眼里，于九月中旬长驱直入庆阳东山之城壕川（今属华池县），急欲搜剿，以了此差。陈珪璋部则因初对大敌，格外警惕：他们选择有利地形，布伏于重山密林之中，激励部下齐心协力，严阵以待，与国民党正规军以试高低。于克尧大军进抵城壕川，不见陈部踪影，以为对方怯逃，愈加轻敌猛进。此地川谷窄

小，周匝重山叠岭，山坡之上林密草深，寂静无人。于部正在茫然无措之际，不意周围枪声激起，喊声震地，密林中火力齐下，川谷里硝烟迷漫。于部仓皇应战，提刀不见人影，举枪毫无目标；入林碰上了枪口，爬山撞着了长矛……陈珪璋部以逸待劳，出敌不意，伏兵骤起，四下狙击，愈战愈得了势。于克尧部虽然兵力甚众，装备精良，怎奈地势生疏，应付不及，霎时乱作一团，官找不见兵，兵顾不得官，冲挤奔踏，争相逃命。“骄兵必败”、“哀兵必胜”，陈部合水受挫，心怀哀愤，人皆奋力，愈战愈勇。他们见于师溃败，即纵兵四出乘势追击，于部一溃不能制，在陈部穷追猛打冲击下，一路上损兵折将，丢盔弃甲，损失惨重。陈部一次缴获各式快枪2700余支，带把炸弹2000余颗，及其它军辎一批，大大加强了自己的装备；于部官兵除被毙、伤、生俘者外，有许多甘肃籍人员，不愿南下为新军阀卖命，乘势倒戈，成连成排投归于陈，更加强了陈部的实力。

九月十七日，于克尧溃兵逃出东川。从十八日开始南撤，在由庆阳至西峰以下200余里的溃退路上，纵残兵败将抢掠百姓，，牲口、财物，畜驮、人挑，沿途弄得“鸡飞狗上墙，百姓没处藏”。人们说“先有姜鸿谟，后有于克尧，陇东百姓的血汗，都给咂到陕西去了”，恨陈珪璋没把那些祸水连根铲了。

城壕川大败于克尧，使陈珪璋部声威震动子午岭西广大地区。他们由此纵横驰骋于陇东东部山川大原，地方势力无有敢当其锋者。

二三　直取镇原

陈珪璋部在粉碎国民军于克尧师的进攻以后，自度可以站稳脚根了。因此，他们几乎是人不下鞍马不停蹄，随于军溃退之后，立即倾兵出山，进据大原。

九月二十二日，于师退出陇东。二十四日左右，陈部即出至悦乐川。他们绕庆阳，走西川，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袁得胜率领，沿川而上，袭破曲子等镇，扬言往攻环县；一路为其主力，由陈珪璋率领，改道小原子秘密南下。九月二十八日夜晚，佯称往攻环县的袁得胜部突然由环县境内掉头南下，直奔镇原，漆夜疾行180余华里，于夜深人静之时，抵达并包围县城，突袭猛攻。城内吏民兵警闻陈部远在北山，毫无戒备，惊起应变，尚不知何处来袭，仓卒抵御，难以为力。至次日凌晨，东、西门城楼悉被袁部夺取，县城遂陷。及午，陈珪璋率另一路2000余人，经太平、临泾等地陆续抵达，控制并占领全城。县长刘维垣及其僚吏兵丁悉被俘获，县府枪支弹药悉被收缴，警察局快枪百余支及其它装备亦为其所得。镇原县其所以被陈部长途奔袭，原因即在于此：刘维垣到任以后，除购置武器充实加强警察局装备以外，还组织制造枪械、手榴弹等，颇有名气；而陈部装备迄未充足，故而此次来袭，除了要广泛打击陇东东部冯玉祥系统地方政权以外，就在于收集这些零散武器以充实装备。

陈珪璋继赵文华统众以后，提出并始行自己的主张。他主张不分回汉，不分畛域，各方团结，共同反对西北军；主张不欺侮百姓，不虐待俘虏，去从由己，以礼待人。对于刘

维垣，他想任用其才，悉心看护，不许侮辱。城内羁留绅民百姓较多，还有一批女学生，陈珪璋召集讲话，宣讲了自己的来意主张，安抚惊惧慌恐的女学生；又恐自己讲话不能见信于众人，特让刘维垣讲话抚慰，使人心稍定；然后让女学生自己查检书籍衣物有无丢失，严戒部下不得胡作非为，并组织妥当之人护送女学生回家，无一人敢轻辱她们。陈等明言宣示以后，即索掠丰家富户，明达者殷勤奉献；吝不欲出者，或被搜掠，或被“绑票”为质。如此索掠3日，弃城而去。

十月初一日，陈珪璋率部挟带刘维垣及其眷属离开镇原，经屯字、上肖、荔堡诸地往袭泾川县。沿途乡镇皆遭袭掠；有的豪绅“肉票”被拴在马后拉去，令其具款来赎。至此，陈部先后袭击、攻破庆属地区5个县城；随后又掠及陕西之长武、彬县、旬邑等地，纵横驰骋于陕甘两省交界的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冯玉祥系统在陇东东部的地方政权，悉被动摇或完全摧毁；军需粮饷源源不断的供给地，变成了陈珪璋的屯兵养马之地。

二四　董志原边

民国十八年十月初三日，陈珪璋在袭掠环县、镇原、泾川等地以后，亲率所部各团，转抵宁县西区——著名的“董志原边”。

董志原，是陇东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平畴沃野，以原上有董志城得名，古名太昌原，长约100公里；其北部属庆阳县，中部属西峰市，南部为宁县所属。土地肥沃，农业经济

比较发达，素有“陇东粮仓”之誉，所谓“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边”正是指这个地方。唐、宋以来，亦是历代王朝屯兵养马的地方。即是经过连年饥荒，这里的许多财主家仍藏有陈粮。陈珪璋部欲据此地以筹储粮饷，故其主力各部，均据城镇设防：一团谢绍安部驻守太昌，二团李福禄部布防和盛，三团杨抱诚部把守原端重镇新庄，其余部队驻庙花一带，预为向南进展。这一带的大户人家占有大批土地，藏有大量粮食，而普通人家有的逃荒尚未回归。筹粮别无办法，他们仍然取食于大户，有魏家川村人来报：本村财主“魏老二——砖头”（本名魏天才）家有陈年老粮，埋藏在山下。陈部立即出动马队前去查看。原来，魏家住在马莲河旁，陈粮极多；早年在山下削山为崖，掘3孔大窑，窑地垫麦草，草上铺芦席，全部储满了粮食，然后将山土放下，把窑洞埋严；山土上长出的枣树已如镢把，其年久可知！陈部带领“镢头队”挖山去土，费好大气力，终于找到了粮仓，即令村里人向驻地运送；一路送新庄，一路送太昌，以后又转送早胜，魏家川距各镇数十里山路，日夜运送，历时数月，群众不堪，都骂报讯人是“坏种！给全村招来麻烦。”张月桂家，则见风驶舵，主动献粮，并在其庄园留驻、供养陈部一连人，其家遂安。

杨抱诚部进驻新庄镇，镇区“四大诸候”即四大财东“中和发”（石灵升）、“钱有德”（石守业）、“治和成”（石月波，号“二豹子”）、“祥瑞泰”（石怀甫）等竞相逃跑，有的奔长武，有的躲平凉。杨部得其粮，交四乡群众为之碾米、磨面，每原粮3斗，交米（面）2斗，麸糠留磨户自用，不少人家由此得以接济。平泉村张永发、石应

奎、周富安等家贫甚，投其部下，并为村中穷人联系了碾米、磨面之差，以图其款糠。周富安女人饥馑难忍，在村东头碾子院为之碾米，为多得糠粮充饥，将较多净米簸入糠中，准备拿回；当兵的发现，用刀背抽打女人，被村人劝阻。有一当兵的青年，自称早胜清华人，衣衫破烂，赤脚无鞋，被派来平泉村磨面；他见旁无多人，对村里青年范书和说："你关上大门，看着碾子，我去给咱烙馍。"面刚合好，忽有人来打门，当兵的慌惧，竟将面团塞进柴禾之中。村中财东石成敏，吃饭用银碗、象牙筷，远近闻之；一天，石穿白戴孝办白事，突然被"绑票"抓住，中途跳沟脱逃。全村首富张金魁，被"绑票"抓住，拴在囤架，由一姓雷的士兵看守；张问知姓雷的家穷，许给土地多亩、为之买媳成家，哄骗姓雷的松绑放走。

杨抱诚部驻新庄期间，其部下兵佐时至乡村饮马、挑水，或执行任务；间或在场上路边歇息遛马，无事不入私宅，不扰民家；百姓中有的人与之来往，结拜成"换帖弟兄"。但其驻镇区官兵，多住民家，有奸污妇女者，为人所憎恨；有的拆烧了铺店门窗，给染坊的染缸里拉满了粪便，街道上乱扔破砖烂瓦。幸其只住7日，移住早胜。

二五　屯兵早胜

民国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陈珪璋率全部人马撤离董志原头，东渡马莲河，移兵早胜镇，建立了他出据大原的巩固据点，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早胜原，古名定平原，后以原区最大的集镇枣社为名；同

治七年清军提督雷正绾驻军于此，以其名音谐“旱折”，以为不吉，始改名曰“旱胜”。这是陇东东南部、也是宁县境内最大的一块原面，平面呈菱角形，面积230平方公里；地面平坦，土壤肥沃，以黑垆土著称，为宁县主要产粮区；原区人口稠密，村社连毗，由东而西折向南，依次有米桥、平子、良平、旱胜、政平五集镇；起于秦、汉的泥阳古道和始于唐、宋的军用长途纵横原区，仍为关陇通衢；而九龙河护其北，马莲川镶其西，无日天沟绕东南，泾水触南麓而过，周围多关口，形势险要；东越米桥岘，一日可入子午岭山区；北下南桥子，可以经宁县上三边；南过政平古渡，至西兰公路，可以下关中、出陇右。陈珪璋部在此屯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旅部驻地旱胜镇，雄据大原之中部，有明万历三年构筑的老城和东新城、南新城、北新城连环城堡，是陇东著名“商贾辐集之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同治年间，左宗棠曾设粮台于此；三年前，甘军黄得贵部于败退之中大破国民军韩复渠诸师，即在这里。陈珪璋的司令部住于北新城大财主刘杰山的四合大院，刘在兰州经商，家无常住人口，前后三院落，房厦百余间，庄后有地庄，宅外有辅面，地方宽敞方便，陈和他的参谋班子汪飞西、张本人及其他旅部人员都住在这里，其警卫营及直属连驻扎在镇区至二里半城堡；一团谢牛所部驻良平至米桥一线，布防原区东北部，后及于山河镇；二团李福禄部驻清华一带，防备原区西北部，时至宁县城；三团杨抱诚部驻大户曹至政平原头，防守原区南部；四团一部由袁得胜率领去董志原头，驻守于新庄镇，窥伺西峰，并做向西发展之预备。

旱胜镇商绅处事十分灵活，年中陈部由宁县上来，他们曾与之往来；此次闻陈部来驻，拒之不得，便相约郊迎。及

陈珪璋逸史本末

目　录

序……李宪　曹恭
前言……（1）
目录……（1）
一　引子……（1）
二　乱世荒年……（2）
三　“耕读传家”……（6）
四　邻里刮目……（8）
五　冤家对头……（10）
六　穷走江湖……（12）
七　“逼上梁山”……（14）
八　“军师”来归……（16）
九　九蜈获捷……（18）
一〇刑场恩仇……（20）
一一　风声鹤唳……（22）
一二　深山养势……（24）
一三　打富济贫……（26）
一四　攻城略地……（29）
一五　纵横岭西……（31）
一六　宁县内应……（33）
一七　“满门犯剿”……（35）
一八　良平赎人……（37）

至其驻定，又三三两两主动去旅部“看望陈司令”，或具小礼，或邀请赴宴。陈甚为客气，俱待之以礼，绅民们因私下窃议：“这陈珪璋听来吓人，看上去不象个土匪。”老年人则说：“所有的土匪，一到早胜镇就会变好”，但却说不上因由。往来之中，陈珪璋少不了说些“队伍住在这里，要给大家添些麻烦”，“下边弟兄们有不好的，还要父老们包涵”，“军队秩序请大家放心”等等；但自然也要提出他的要求，首先就是粮饷问题。这是商绅们预料中的事情，知不可免，便一边诉说地方穷迫，一边准备筹粮：他们怕粮饷全压在自己身上，便装做殷勤献计说：往年凡军粮皆有县府统筹、兵站收供，或由驻军自设粮台筹办，请求陈定夺。陈派部队从县城提来兵站长弥励斋询问，回答是连年兵祸天灾，兵站空空；而县长王重揆离城，无法向全县摊派。陈留下弥励斋不放，一边继续组织从魏家川财主魏天才家运粮，一边自办粮台筹粮。商绅们一来怕惹人受麻烦，二来怕日后落为土匪筹粮之咎，都力荐别人；不愿自己出头；刘庆祥、韩得胜等熟悉本地的宁县人又从中出谋，陈即在早胜南寺办起了粮台，推南街权世勇为站长。权熟悉早胜各里分（当年改为区、村、闾、邻，人们仍沿称里分）情况，始摊派筹粮；而对于少数富户，则由陈之旅部出“独条子”令其交粮；老城财东徐树基家，一次开条令交粮食40石，经托人求情后才为酌减部分。

二六　“店头招安”

早胜镇至宁县30华里，陈珪璋在此一坐，宁县城里的

“父母官”就没有办法呆下去了，王重揆的情况怎么样呢？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

十多天前，当陈珪璋进驻西区的时候，他就推断其要来再攻县城，算他回城杀人的老帐，便带了忠于他的十几名警兵，连同他的僚吏属员总共不过20来人，离开宁县城南上早胜原，选取地势险要的良平店头堡钻了进去，准备暂时固守，以待转机。那里料到陈珪璋不去宁县城，却来到这近在咫尺的早胜镇，并且常驻下来不准备走了。早胜距店头不过十多华里，比宁县更近，这简直是自投罗网。怎么办呢？

人们曾看见，陈珪璋进早胜的时候，县府收发主任张明义与陈并马陪伴而行，而不知其因由。此人正是肩负着王重揆的秘密使命。其时，王重揆闻知陈部要来早胜，正在发愁；张明义自称与陈曾有一面之交，便毛遂自荐，要求去见陈，以便从中斡旋。因此，张早已与陈等接上了关系。陈到早胜以后，张连日奔走于早胜——良平之间，只是不见有什么结果，王重揆怎么能不心急如焚！

陈珪璋刚到早胜，有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办，对王重揆钻在店头堡一事并不着急，不怕他跑掉，更不怕他十几个人出来捣乱，要钻你就一直钻在里边，反正总有一天你是钻不下去的。直到把紧要事情办完，才要张明义告诉王重揆：叫他到早胜来，我们欢迎；要么就在店头给全县派粮，给我们办事。

张明义回店头向王重揆转达，王重揆只得答应了，从店头行文全县，摊粮派款，办事派人出城，陈部也不干扰；他自己还是不敢出城，更不敢去早胜见陈，办事人出、入一

过，就立即把城门关紧。这店头城堡虽小，地势的确险要：它坐落在一个窄平的原咀上，西、南、北三面为悬崖绝壁，鸟兽不能攀越；东面城墙高固，城上并布3座堡楼，府视城门岘道；而岘道复被掘断，以木板吊桥供出入行走。难怪王重揆选择这个地方来躲避，真个是天险自固、万夫莫开。然而，怎奈大势所趋，险固又有何用！再钻下去，吃粮、用水、油、盐、酱、醋都成了问题，加之“县太爷”在百姓眼前象大姑娘不出闺阁一样老不露脸，也不成体统。当初，他是一怕丢脸面，二怕丢脑袋才钻进这里来的；现在脸面无光，死活难保，钻下去有什么用呢？他和张明义都觉得：钻，不是办法了。这时，刘维垣等现在早胜的官吏绅士给他捎话写信，有的晓以大理，有的劝他莫怕，有的历数“陈司令”的大度和礼贤下士的事绩，都叫他勿再固稚与“陈司令”对抗。王重揆半推半就，犹疑不定。

王重揆正拿不定主意，忽然陈珪璋骑马率队骤至店头。“这必是怒下决心，来强行攻城……”他大吃一惊。却没料城墙外边岘道对面有人呼叫道：

“王县长！请快开城门，陈司令接你来了！”

事已至此，是吉是凶，上当受骗，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他让属下打开了城门，交了枪械。他跟陈珪璋到了早胜，陈珪璋不但不究他杀昔少才的事情，还温言劝慰，曲意款待，还把他与刘维垣等同拥为“上宾”。王重揆从此也就横下一条心：跟着陈走。人们窃议：“王县长被陈珪璋‘招安’了”；有的说：“既有今日，当初何必杀昔少才？”有的说：“此一时，彼一时嘛。”

二七　军容不堪

陈珪璋率众跃出子午岭山区，不到半年时间，风扫镇原，“招安”宁县，征服正宁，威慑合水，而后占据早胜原，坐断陇东东南，并由此四出，袭扰旬（邑）、彬（县）、长（武）、泾（川）地区，游击西兰公路沿线，庆阳、环县、吴旗、富县地区，无不属其出猎之范围，活动及于甘陕接界的十余县地；随着其根基的加固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各方来归者有增无已，四方贫民继续来投者不绝，非精壮之人已不再收留；甘军旧部残散人员来聚者多下级军官，被视为骨干，来者不拒；不愿参加军阀混战的西北国民军下级官兵甚至成批来奔，其训练、装备皆优于本部，故最受欢迎：冯玉祥系统国民军营长杨得春率部投来，颇得陈珪璋等宠信；冯部驻长武县的一个正规军连哗变而来，陈专编其为机枪连，亦得其力。对各方归来之精干人员，陈尽量加以任用，无实职可委者，至少也给以“副官”头衔，着在各处辅佐事务。部下对“副官”头衔不无向往之意，抱怨陈多授予庆阳乡党，谣传”会说边（庆阳方言，称“咱”为“边”）家话，一个‘副官’少不下”，其实并非如此，陈举事心切，办事心实，用人唯才是举，不拘小节，也很少夹杂个人私情，其所部骨干子分，大多数系陇东各县以至陕西、青海等地人。正因为他用人广泛，少存私情，故其部众来源甚广，其势力发展不止。然而，随着势力的不断发展，其“先天性不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暴露得更加明显，特别是管理松弛，纪律混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例如：

整训不严，军容混乱。陈出身草莽，治军无方；又待人宽和，训练不严；加之物料奇缺，资用拮据，所以虽经整编，建制粗备，而军容乱七八糟，全无风纪可言。其服装全为农民衣着，且各随所自，各色各样，有的长袍，有的短褂，有的缠腰带，有的光脚丫，有的甚至用女人衣裤，飘红曳绿，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陈珪璋自披狐皮黑大衣，有时赤光头，有时扎裹腿，也是不伦不类。至于行动，往往各取自便，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还倒坐在毛驴背上；尤其是小股行动之时，多半是集合“一窝蜂”，上路“一疙瘩”，行不见“队”，止不成“伍”，仍复乌合之众。

有长不尊，有令不行。陈素性忠厚，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情平等待下，从不施威风于下属。而部下往往不能自觉，虽依重有加，却未免疏于尊从。杨抱诚性情激烈，智勇超群，所部治理严整，装备亦佳，遂持才骄傲，目无上下。平时以结拜关系，与陈称兄道弟，平起平坐；陈到中村去看杨，杨的勤务兵强行夺取陈的马踢胸（马铃缨饰），陈的警卫员不能禁；杨回到早胜，见陈的坐骑，强行骑玩，并殴打阻拦骑马的陈的警卫员；对此类小事，陈习以为常，略不介意。杨抱诚领兵出击西兰公路，截取客商布匹，用灰墨染了，为所部换装；往往私自行动，违令做事，陈亦忍之不问。如此久之，或多或少形成有长不尊、有令不行和各行其是的状况。

自封有功，侵扰百姓。陈部举事以来，以荒年打富济贫、抗击官府征敛而自谓有功于百姓。以此，往往索粮要饷，侵扰百姓。国民一军溃败于甘军黄得贵部以后退驻于新庄镇，其残兵败将梦寐里呼叫“打老黄”，饭后用馒头擦屁

股，粮饷鞋袜反复要，胜败百姓不安宁。陈部袁得胜率部再驻新庄以后，即向百姓们宣称“本军为你们赶走‘刮（国）民军’，军用不靠你们靠谁？”这年冬天，落雪齐人腰，积雪70日。袁部索要柴草之时，强取民户木材烤火；其城门夜哨，不仅拆烧了几家门窗，还抬来人家木柜，装上点燃的麦草，坐在上边取暖，不料木柜爆炸，弄得人仰马翻，百姓极为反感。

二八　军纪混乱

陈部进驻早胜以后，威镇远近，一些财主豪绅欲抗无力，欲躲不能，不得已，为了保护家财不受打劫，大都改变手法，由公开反陈骂陈假惺惺一变而为联陈拥陈。早胜镇商绅竞相置酒设宴，请吃请喝，几无虚日。太昌镇巨绅于远峰，也备置礼品，亲至早胜，登陈之门庭殷表热情。新庄镇富豪、前清拔贡石镜清（字心如）干脆投入陈的麾下，当了陈的幕僚“师爷”，后来连他的两个儿子也带至陈部，分别当了稽查处长和稽查。县城至春荣原头的富家子弟，投入陈部的不下十余人。他们为了讨好陈等，拢络其部下，或者为了麻痹软化其上下，除了“专挑好吃的送，专拣好听的说”，弄得陈部一些人头脑昏昏然以外，便是“正点子歪点子一齐出”，反正“别人家娃心不疼”，搞好了自己跟着捞点便宜，弄坏了倒霉的也不是自己。其中有一妙策，就是“关心”和促成陈部官佐的“终身大事”，助其“成家立业”，其实难保没有察颜观色、投其所好，乘机施展“美人计”者。总之，陈部上下，耳听着“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之类的甜言，嚼尝着“两条腿”、“四条腿”之类的美味，有的人便觉得大功告成，“只欠女人”了，遂不辞进言者“一片美意”，竞相办起“喜事”来了。

进早胜不久，团长李福禄首先迎娶了雅号叫“白朴鸽”的外来女子南某，上下恭贺，“高朋满座”，俨然“英雄美人”，谁不钦慕！这一来，一些团、营、连部冰人盈门，婚事接踵，副团长徐某娶了南街权氏女子，营长李某娶了丁良郑氏女子，副官崔某娶了烟铺尚氏女子……，兵营里简直是“夜夜花烛”。

官儿们如此，小兵们岂有不动心的！他们不能迎娶成婚，就走“捷路”。有个当兵的名叫郑喜堂，丁良郑家人，在活娘庙（南北村）直入民户，欺侮妇女，被村人告发。陈珪璋感到大伤脸面，当即将郑喜堂处死，消除影响，并借一儆百。然“上梁不正”，明禁暗犯，谈何容易！事实上，陈珪璋本人尚且不能严束自己，而欲使下属纪律严明，其可得乎？左右关心他续成家室者未尝无人，只是无理想对象。于是，有人出谋献策，给他弄来“无主女子”——福音堂的修女。多亏张本人看见，向他进言：“古今成大事者，谁顾得上儿女情怀？眼下军纪如此，人家背后都叫咱土匪。要举成大事，必得端正行为，严明军纪，不先从上头做起怎么行呢！”陈觉得有理，即令将修女放回，并给“福音堂”门外放岗，严令属下不得胡闹。然而，严束自己固然重要，但仅此一点还远远不够，他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

此外，队伍继续发展，军需有增无已，光靠粮台和县府征派远不足用，他还要继续取给于大户，以充军饷。然而，部下拷了葡萄沟魏宏道的票子，虽拷出不少银子，但魏家既

无恶迹，又属本地居民，颇为当地人同情，对陈部议论纷纷。既要“拷票子”，又要讲军纪，实难“两全其美”，陈珪璋陷入困惑之中。

二九　千里请帅

陈珪璋毕竟有胜人之处，不然，成千上万的人，怎么都跟他走呢？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一不识文、二不懂军，名声未佳，威望无存；虽然拥众上万，实为贫苦饥民，且其中多有绿林人物和不逞之徒；队伍虽有名号，也未经严格整训，仍属乌合之众。恐常此下去，众心不服，不可制驭；加之队伍仍在发展，非法生存，饷械两缺；自己根基浅薄，交往未广，难以对外联络，也不利于长远发展，他必须延揽懂军事、有文化的人才，以资治军。为此，他求才如渴，甚至于“饥不择食”。他得知蒋云台在平凉读书，即使人去请，欲即使用，蒋许以结业之后，不好相强。他将俘获的四名县长，均待之以礼，尊为“上宾”，敬重侍奉过于旧友，事事处处请他们赐教。同时，又派人四出延请地方名士，以至于冯玉祥部的退役军人。其时，一些出身于大方之家的知识分子，或自命不凡，待价而沽；或者不肯轻易委身于他这匪夷匪惠的人物。在他的推诚搜求下，一些怀才不遇的穷途文人和前清的遗老遗少，虽然也有主动来归者，然而顶多不过斗方之士，终究不得济世之才。陈珪璋对此尝自叹惜，不无悲哀之意。他反复深思，与左右相商，决定先请一位夙孚众望之人来做统帅，待实力加强、基础稳固之后，自己再出头领兵。

请人领兵，须慎之又慎：所请之人也要地位相当，身份相宜；请之能来，来能统兵，且统之不死方好。如若过于精明，统其众，夺其心，一纵而不可制或者别存异谋，则等于授权柄于人，引虎狼入室，是万万使不得的。陈珪璋与他的幕僚宾客等思虑再三，计议过所闻见的多少蛰居军人，而最佳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陈当年的顶头上司——前甘军旅长黄得贵。

黄得贵，人称“老黄”，字宝山，徽县人，清末在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陆洪涛部下当兵；陆任陇东镇守使以后，黄被提任为巡防营管带，驻防庆阳董志城；民国十年（1921年），陆洪涛升任甘肃督军，兼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黄得贵被提任为第一旅旅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部国民军以刘郁芬率师入甘，欲尽去甘肃地方势力，发生战端。黄得贵与继任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等合兵抗刘，而节节败退；翌年秋天，黄部退至三原地区，被陕军击败收编，全军覆没，黄只身逃往大连，后又转抵天津，与张兆钾同处闲居。黄治军素严，有善战之名；又好理民讼，不袒豪强，兼有“黄青天”之誉，向为陈等所敬仰；况现属同仇，旧是一家，而黄又为人固直，互可放心，故而被陈等所选中。

陈治军情急，求才心切，众议一定，立即命部下副官王英启程，前往天津去请黄得贵。但出门不久，即因军事隔阻，道路多险，半途而返。还有谁能担当此一使命呢？部下无人。他打听到当地有个叫“挡不住”的庄稼人，颇知老黄的踪迹，可胜此任，便立即亲自上门去请。“挡不住”本名刘忠厚，寺底村人。他身材魁高，行思机敏，常下陕西跑生意，肩挑百二三重担，7日内往返于早胜、西安之间；途经

三原县口子头四十里黑松林，那里是盗匪出没强人剪径之地，行旅多不敢经过，而刘屡次闯行无阻，故人称“挡不住”。他原是刘杰山之亲侄，老黄兵退早胜时曾住刘杰山家，而“挡不住”来往叔家，遂与老黄相熟识，他为人忠厚办事可靠，又多经历，善应酬，适宜此任。陈珪璋找到“挡不住”家，恳切祈请说：

“今有要事，要请你老哥帮个忙里：我要成军，没有个牌子；你老哥与黄旅长相熟，知道他地方，要请你辛苦奔波一趟，代我把黄旅长请来，给我把队伍带起来……”

“挡不住”素来乐于助人，即欣然应允。陈珪璋使人代笔，用一方白绸给老黄写了信，略述聚众经过、处境形势及殷切期待之意，并备置足用的盘费。“挡不住”将信藏在扁担“背娃娃”下边的裂缝里，装做生意人，带了路费，登程上路，千里迢迢，去请老黄。

三〇　自动让位

“挡不住”名不虚传，他扛起扁担，健步如飞，一路上披星戴月，经风历险，十余日而横越秦、晋、冀三省，直抵天津见到了黄得贵。

黄得贵兵败以后展转至天津，与先期逃到这里的张兆钾“殊途同归”，共处闲居，正自无聊。张兆钾野心犹在，颇不甘寂寞，想东山再起，重温统治甘肃之旧梦，曾屡促黄得贵先行回甘，联络旧部，以便他卷土重来。黄得贵寄人篱下，亦久静思动，只是时机不遇，难以行动。他看到北洋军阀已日薄西山，无望复振，遂改换门庭，自找溪径，通过关

一九　精兵减冗……（39）
二〇　合水受挫……（41）
二一　重整军威……（42）
二二　跃出深山……（44）
二三　直取镇原……（46）
二四　董志原边……（47）
二五　屯兵早胜……（49）
二六　“店头招安”……（51）
二七　军容不堪……（54）
二八　军纪混乱……（56）
二九　千里请帅……（58）
三〇　自动让位……（60）
三一　信义第一……（62）
三二　老黄治军……（64）
三三　豪绅告状……（66）
三四　宿将献策……（69）
三五　反使羁縻……（71）
三六　礼送老黄……（74）
三七　喜迎亲人……（76）
三八　风流冤案……（78）
三九　上驻西峰……（80）
四〇　续妻迎子……（82）
四一　西进平凉……（84）
四二　开路先锋……（86）
四三　截信获密……（88）
四四　“双鸿门宴”……（90）

系投到国民党北京军分会何成浚的门下，然后通过何的渠道，从蒋介石处讨了个“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的牌子，奉命承担捣乱冯玉祥部后方的任务，参加配合讨冯战争。然而，这个“司令”的委状只是一纸空文，徒有虚名，并无着落。蒋介石对于黄得贵这样的输光了老本的旧军人，既想利用，又持保留态度，因此既不给兵，也不给钱，让他“干指头沾盐”——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拉起了队伍可以使用，弄不出名堂也不吃亏赔本。黄得贵对此心里虽不美味，但也只能怨自己没有了本钱，怨不得别人，他对蒋介石的旨意仍奉若圣旨，忠心不二；只是等待时机，以求扬眉吐气。正当他苦闷于“光干司令”无从动作之际，适值“挡不住”仆仆而来。“挡不住”呈上陈珪璋书信，略道其他。黄得贵以为“天助我也”，喜出望外。其实此事不独于一方为便，陈珪璋用黄之名而统乌合之众，黄得贵以陈之兵而实司令之名，是各得其所。以此，黄得贵稍事打点，即扔下张兆钾，带了国民党给他的500元路费和7名随从人员，跟了“挡不住”，直奔早胜而来。

陈珪璋料定黄得贵见信必来，掐指计算，估计归来在即，便与汪飞西等商议迎接之礼。众人一致计议：迎接军帅，礼仪之最莫过于拿出新的战绩，一为军帅助威，二来队伍风光。于是，陈等率众西出，直驱泾川县域，不费大力，即缴了冯玉祥系统平凉镇守使陈毓耀派驻泾川的两个连的武器，凯旋而归。不久，有前站来报：黄司令已离早胜不远，即日可到。陈珪璋立即派队出接，并集合所部，列队迎候。

“挡不住”引领黄得贵一行顺利抵达早胜镇。陈珪璋所

部及早胜镇商绅，在镇区内外张旗结彩，鸣鞭鼓乐，进行了隆盛欢迎；接着自然是各方轮番置酒设宴，洗尘接风，如是多日，好不热闹。至此，陈珪璋大大松了一口气，感到有了“柱心骨”；尤其是老黄那“讨逆”反冯的路子，与自己不谋而合，十分高兴。他立即去掉“甘肃义军混成旅”的牌子，打出黄得贵的“甘肃讨逆军第一路”的旗号，明确以“讨逆”为目标，让位于黄，尊其为司令；自己退居第二位，甘当副手。他以黄为老上司、新领导。且其年位俱高，资历非浅，以尊长待之，甚为恭敬：生活上供给优裕，躬问食宿，晨昏定省，情同父子一般；军事上委以全权，无论人事、粮饷悉交其掌管，还特意让石镜清老先生做黄的参谋秘书，助其文案之事；内外事情无不请示汇报，聆听黄的调理教导。而黄得贵也以陈珪璋为老部下、新助手，又在故乡故土重整旧业，情谊关系不啻一家，遂以尊长居之，做事略不拘谨。所部兵众，大都早闻黄之大名，还有不少人原是黄之旧部，见陈、黄如此亲密，更是欣慰欢跃，甚至置酒相贺。如果说在陈珪璋及其部众的心目中往日总有某些迷茫、困惑和不安的阴影，那么，黄得贵的到来，就扫去了他们心头的阴霾，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安全的保障。因此，举部上下一片欢欣鼓午、和睦融融的气象。

三一　信义第一

陈珪璋虽然出自草莽，不识文墨，但为人处事，素以友情为重，信义第一。“挡不住”千里迢迢，历风涉险，为他请来了黄得贵，他甚实高兴；当初，他祈请“挡不住”出行

时，也曾表示事成之后定当酬谢。现在事情已圆满完成，事实也证明“挡不住”虽属平头百姓，却是一个诚实能干、值得交往的人。为此，他决定认真向他表示谢忱，以示信义。他除了在欢迎黄得贵的场伙请“挡不住”做陪、殷勤致谢以外，还专门把“挡不住”请到司令部置酒款待。慰劳之余，他想知道对方有何要求、有何困难，以便有效的酬谢相助。然而“挡不住”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乐于助人，却不图做点好事就希求别人报答；且家境犹可，无求助之意。几次探询，竟都婉言谢辞了，陈珪璋尊重“挡不住”的意思，不能相强，但深感未尽酬答之情份。

“挡不住”原是良平店头“万善坛”的佛门信徒，平素多做善事。有时间，他就拿一本“化簿”走村串户，凭籍自己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影响，祈请人们“布施”钱物，帮助村社穷人办点社会福利事情。他知道陈珪璋执意要酬谢自己是十分真诚的，不领此情，有违他的一片美意。于是，他改日拿了“化簿”来到陈的司令部，说道：“司令好心助我，我心里明白。今日就请司令给我化点布施，帮我寺底村修个学校，就是我领了司令的盛情了。”陈珪璋起兵以后，开始尝到不识字的苦头，他以小时候未能念书为憾事，对兴学育人甚为热心，立即连连应允，并询问村学情况。“挡不住”告诉他：“数十户人的村庄，没有一个专门校舍，娃娃念书作难啊！大伙凑合办了个村学，借用私人地方，今日搬，明日迁，学生不安心；教师供给由大家负担，也供不住。象这样，咱庄稼汉娃娃书难念啊！”陈珪璋听罢颇表同情，非常赞赏“挡不住”的主意，立即叫人给县长写了条子，令其给“挡不住”“布施”500块银元，让他去修学校。“挡不住”

再三感谢而去，到县长跟前取了钱，早胜镇无人不说“挡不住”能干。陈珪璋尽了请“挡不住”帮忙的情，自是满意；“挡不住”遂了给寺底修村学的愿，更是高兴。经过这次交往，两人互相熟识，建立了友谊，后来，“挡不住”还让自己的长子刘生瑞到陈部当兵，任至刘保堂团的连长。

“挡不住”用陈珪璋“布施”的500块银元，与寺底村乡亲邻里共同商议，利用村中二郎庙旧基，很快修起了7间房子做村学校舍；另外又在曹村赵家买了78亩耕地做学田。从此，寺底村有了专门的村学校舍；每年学田的租子收入，除供教师报酬、教学费用之外，还给家庭贫苦的学生购买书、纸、笔、墨等，使全村的娃娃都能免费上学，穷家的孩子有了学文化的机会。人们不忘“挡不住”给寺底村办了一件好事，在他去世以后，给他立碑纪念：碑文题曰《康宁村（寺底、康村、史家城三村合名——笔者）国民学校创始记》，由前清拔贡直隶州州判中村曹应辰（字枢承，俗称“七贡”）撰文，宁县教育科科长宁城李文璇（字子玉）领衔题名，早胜镇王德禄（字寿山）书写。碑文未能详及此情，故人多只知“挡不住”创建寺底村学校，而不知其背后还有陈珪璋相助的一臂之力。

三二　老黄治军

再说“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黄得贵，他现在掌握了陈珪璋的兵权，有人有枪，有名有实，可以说暂时的踌躇满志了，便心安理得的居住在他的司令部、也就是陈珪璋的司令部，养尊处优的当起他的司令来了。他穿着黑缎料褂子大

棉裤，脚弯上缠着二指宽的白布带；炕头上摆着黄铜盘子大烟灯；桌上是白铜带絮水烟锅，水烟锅套着黑绸罩儿，上边还绣着几朵红红绿绿的小花草儿。有军务，唤来陈珪璋、汪飞西诸人布置一番，让他们去做，做完了再来汇报请示；无事时，便和他的参谋秘书石镜清老先生等由着心儿磨牙涮嘴，说古道今。石老先生学识渊博，经历亦广，说话直率，态度不卑不亢；黄司令也以故土乡人，年岁无殊，不摆架子，故而言谈亦无所拘束。石老先生有感于黄的因循守旧，每有劝言，黄听不进。一次，对着黄的一套穿着派头又说："如今不是从前了，无论什麽军队，官兵都穿军装，军容严整。咱如今这么多人，你司令老这么'秃头壮腰子'，官不象官，兵不象兵，军不象军，民不象民，照这样下去是要败事的。"老黄烦腻他唠叨，反而哂笑说："你呀你呀，真是一言难尽……"石也反刺道："你呀，你呀，也是难进一言……"有时候，黄也间出察看部队，背长枪挎短枪的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俨然主帅威仪，即是在此种场伙，他仍然还是那副"秃头壮腰子"装饰，且手里不离那水烟锅。对此景况，下边不无议论，以为不是伦类，然亦无敢直言者。

但是，就老黄的抱负而言，他还远远不能心满意足。因而，他对军队的掌握还是很谨严的。在他看来，陈珪璋拉起来的这帮出自草莽的乌合之众，其军事素质较自己当年率领的正规军虽然不能同日而语，相差甚远；但人数如此之多，而且大都年轻体壮，个个自愿聚来，又多强悍亡命之徒，能效死力，是有极大潜在力量的，其活力又比自己当年率领的军队强大很多。这是自己将要藉以东山再起的雄厚的资本和坚实的基础，不能不认真抓紧。他要从各方面锻炼加工，把

这批“毛坯子”训练成有用的正规军队，以为自己走向理想目标的开路先锋。他从各方面运思规划，在现有基础上调理整顿，进一步补充健全了军队建制，使其序列整齐，统属明晰；其次，全面组建了参谋、作战、军械、军需、军医、军法、稽查等“八大处”，任命了负责人员，完善了司令部办事机构。同时，认真挑选经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员，分配到团、营、连、排，按照正规军的要求标准，全面开展军事训练。尽管他的许多条令、规则都已陈旧过时，但这些措施对于提高陈珪璋部的军事素质还是起了积极作用。此外，他还制订和重申了较严明的军法纪律，令上下执行。陈等进驻早胜镇以后，约束所部，不欺商贾，不扰市民，使早胜集市贸易能正常进行；经老黄再行整顿治理，早胜镇居然有了些市井不惊、闾里宴然的意思。加之黄、陈诸人一般也不大摆架子、施威怒于民众，故士、农、工、商各界均与之往来，不少人与之亲密。

老黄对陈珪璋部实质上大权独揽，名义上却还不愿落“夺人之兵”的名声。他一再表示自己此次回甘，已不再是陆洪涛当年授衔的黄旅长，更不是张兆钾后来封任的小头衔，而是当今正统朝廷蒋中正委任的“甘肃论逆军第一路司令”，无意屈就区区一旅之长，而是要统领包括陈部在内的各路讨逆军。因此，在名义上还让陈珪璋仍为旅长，自己以军长居之；部下及百姓则分别尊称他们为“黄司令”“陈司令”，自然明白两个司令有大小之分。

三三　豪绅告状

为了实现统率各方“讨逆军”的目标，做一个名副其实

的“第一路司令”，老黄运用自己的声望影响和昔日的交往关系，广泛开展联络活动，想把附近的“讨逆”势力都集合在他的“第一路司令”旗帜之下。他使人四出联系旧部残散人员，但人事沧桑，成效甚微。闻讯甘军董福祥残部李富清尚有些力量，并据固原一隅之地，即谋罗集。陈珪璋对黄的谋划给予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给他找来在早胜镇刻字的郑恒（丁良郑家人），刻制了上司假印，托名拟具了官方文书；又让直属连长韩得胜为之出使。韩得胜浑身是胆，拿了伪造文书，冒着被官方和对方杀头的危险直奔固原。好在上司不知、对方不察，居然顺利见到了李富清，建立了联络关系。除此，在六盘山以东已无活动余地。李富清虽然表示拥黄，但远在数百里以外，又是松散联络关系，“远水不解近渴”。这样，在老黄的手里，仍然只有陈珪璋这一点摸得着的实力，他不能不紧紧抓住，苦苦经营。

然而，日月荏苒，时世变迁，老黄到底成了旧人。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为人处事不能审时度势，坐享其成，很快便失却人心——

他拿蒋介石的委状，蒋并不给他饷械资助；他要讨伐冯玉祥，在冯的辖地里形同土匪，难以自立。据地有限，粮饷无源，他束手无策；时或有点军需资费，他同当年带领旧军一样竟都收藏在自己的被筒里，一般需求不出分文，必用时一个一个从被窝里向外数，不容他人插手，内外都说“‘八大处’就在黄司令的被窝筒里。”粮饷不发，衣食无着，有的就私下“拉票子”。陈珪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事情凑合着过；老黄则深居司令部无所风闻。有一次，下边把队伍撤向三原一带去“筹饷”，三天收不回来，老黄大发雷

蹙而不知其原因。

黄不懂世事人情已非昔比，不但不能谦和修睦，反而妄自尊大，以主子自居。陈珪璋对他尊为师长，敬若父母，事事请教，处处关心，他却动辄训斥怒骂，出言不逊。陈虽承颜候色，并不介意，而其部下则为之不平，常溢于言表，说"咱这头儿，给自己请来个婆婆。"陈珪璋闻之，呵斥劝戒，唯恐老黄听着。时已深冬腊月，年关将近，有钱人怕"拉票子"躲避在外，不敢回家。他们悉知"拉票子"是其下所为，非黄之本意，便设法向黄告状。明去不能行，暗去不能通，他们想出了一个妙策：宁县、正宁的几家巨绅串通一气，杀猪宰羊，公开张扬，诡称要送礼酬劳黄司令。陈部闻如此，便不去干扰阻拦他们。豪绅们将"礼物"备齐，敲锣打鼓，摇着小旗，径直送礼至司令部，而一见到老黄，都"哇——"的一声跪在地上，哭爹叫娘，象捣蒜一般的叩头哀求："请黄司令慈悲，让百姓回家过个安稳年！""家家都有妻儿老小，这么下去怎么办！"黄愕然不知出了什么事，当他问清是为"拉票子"时，勃然大怒，立唤陈珪璋到来，当着众人的面，拍打自己的老脸说"我没脸见人，我带的队伍都是土匪，糟踏百姓，我还有何脸面！"又指着陈珪璋说："你们打我的旗号，糟踏我的名誉，若不改正，我离开这里，我绝不同土匪为伍……"陈珪璋连忙下跪认错，表示决心改正，黄犹辱骂不止。部下闻知，愈忿忿然："他妈的，是土匪——不放抢；是国军——不发饷，难道叫老子们喝西北风不成？""不发粮饷，光发雷霆，算啥本事！"

黄不仅吝于赐舍钱物，连空头名号也掐得很紧，不愿放赏，致陈之部下及黄之旧部人员俱有不满。黄旧部之人在黄面

前诸陈排斥异己，不重用自己，黄不知所措；陈部则有言："老子头别腰里来拼命，没薪没饷，图的啥？""早知这样，不如不来"，"这样下去，还不如散伙……"陈珪璋唯有厉声制止、温言劝解而已。

三四　宿将献策

陈珪璋对所部群情不悦的局面虽极力维持，不使其发展，但他一手难捂众人之口，下边议论纷纷。且"七兄弟"各有影响，火上泼油，杨抱诚、汪飞西等便带头提出"驱黄自立"的主张，使陈珪璋处于难堪的境地。陈珪璋素重信义，决不如此行事，逼迫说："黄司令是我请来的，大伙一定不要黄司令，那只好我跟他一块儿走。"陈珪璋此言遏制了"驱黄"之势，众议稍息，而黄得贵风言风语已有所闻，他无措之下，心不自安，遂往来于"万善坛"与"活娘庙"之间，求神拜佛，聊慰寂寥，对陈部之事也始见淡漠了。其部众原本结心于陈，至此复集聚于陈之左右，令行禁止，在其一言，而"黄司令"之号位，也渐渐形同虚设了。尽管陈对于黄始终一片赤诚，尊敬侍奉一如往常，但黄已悉知事有不谐，遇事不再做主，唯唯而已。陈在两难之间，不便相强，大小事务与黄打过招呼，再与左右稍事商议以后，也就一力决定或承办了。

此时，各处学校寒假已放，蒋云台秘密从平凉赶来专程看望陈珪璋。这两位在杀场上结下不解之缘的知交，此次相见，与上次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较大不一样，亲热异常，甚至激泪盈眶。他们各道阔别相念之情以后，陈领着蒋诣见了黄

得贵，然后安排蒋住在司令部后院的地坑窑里。陈除了身后跟有三两护兵外，一切跟平常人一样，有时间就咬着小旱烟锅，来蒋云台住的小窑洞里啦话；吃饭时候，也端上自己的饭菜来，蹲在炕头上边吃边谈。他凭着自己坎坷经历的经验和不寻常的际遇，认定蒋是一血性之人、有用之才，因而深结其心，十分器重，并多次与之屈膝长谈，躬听其言。蒋云台针对陈、黄之间的别扭情形，陈部的纪律状况以及处境形势，先后建言献策三项，陈悉以采纳：

其一，建议陈处理好同黄得贵的关系，团结老黄，利用他的声望影响和各方关系，扩大对外联络，发展壮大势力。这一点甚合陈意，陈一直在设法努力改善与黄的关系。

其二，建议进一步严明军纪，立三项军令："一，强奸妇女者，杀无赦；二，有'拉票子'者，杀无赦；三，抢劫商旅者，杀无赦！"陈听罢高兴地说："你说话很痛快，你够'十六两！'"次日即告诉蒋："你说的话很对，我还不希望我带的队伍好吗？三点意见我都同抱诚、仲芳（李福禄）他们讲了，他们都很同意，我更同意。你再跟抱诚、仲芳和参谋长谈谈，我再跟他们研究，就按你说的办法干。"后来他们制订令律，严禁烧、杀、抢、奸和酗酒等，发现有进出烟馆，酒店等者，严惩不贷；调戏妇女被告发指认出来者，屡被枪决；甚至发现私藏女人用物者也不放过，使所部纪律状况大为好转

其三，蒋为陈分析大局形势说："蒋介石和冯玉祥在中原陈兵，胜否难知；你现在打蒋的旗子，在冯的咀巴下边活动，终非长久之计。冯大军南下，后方虚弱，全陇东只剩施纪叔一个步兵师，总数不过六千人，能参加作战的顶多五千

四五　贯官授首……（93）
四六　请将出山……（95）
四七　委官理政……（98）
四八　整编军队……（100）
四九　通电反冯……（103）
五〇　保卫平凉……（105）
五一　言和罢兵……（108）
五二　愚人送死……（110）
五三　猛将殒命……（113）
五四　围攻庆城……（115）
五五　坐断陇东……（117）
五六　窥伺省城……（119）
五七　误袭张陂……（121）
五八　接管固原……（124）
五九　逐“鸠”镇原……（126）
六〇　阳光陪衬……（128）
六一　政出多门……（131）
六二　早胜遭袭……（133）
六三　萧关收编……（135）
六四　联陕拒川……（137）
六五　匪军复叛……（140）
六六　“雷马事变”……（142）
六七　隔岸观火……（144）
六八　西安结盟……（146）
六九　举办事业……（149）
七〇　延揽人才……（151）

人，大都是甘肃兵，不会热心帮他们打甘肃人；他师部驻在泾川，你装备不强，不要去攻坚，把他们诱出来打野战，八成能打胜，即是败了，也吃不了大亏。这样显示一下实力，日后无论和谁谈判，也好跟他们讨价。”陈认为这个建议很重要，采取这样一次主动行动具有深远意义，与左右商量以后又去向老黄请示，老黄亦不提异议。于是，陈珪璋誓师西出，诱施纪叔师至镇原殷家咀一带，展开激战。较量两昼夜，双方旗鼓相当，均伤亡较重；陈部因团长李福禄战死，渐不能支，经肖金、三不同和焦村一线撤退；施部亦无进攻之力，使骑兵稍事追击以后，也退回泾川。陈部转至彬县永乐镇至旬邑织田镇一带筹需、休整，过了春节，仍然回驻早胜镇。此时，中原大战正在酿酝之中，冯玉祥部国民军继续运兵南下。陈珪璋部以早胜镇为据点，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西兰公路沿线袭扰截击冯军南下部队，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

三五　反使羁縻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冯玉祥、阎锡山召集反蒋介石的会议，宣布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总司令，誓与蒋介石以决雌雄。冯玉祥在甘肃的军队，除留雷中田一个旅驻兰州以外，举军南下，准备逐猎中原。在此关键时候，陈珪璋部纵横陇东与陕西交界地区，威慑和控制至十余县地，使其政权颠覆、政令不通、税捐难征；他们在泾川、长武、彬县百余里西兰公路沿线拦截袭击冯军南下部队，夺取战马、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阻挠妨碍行军进程；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买、策动冯军下级官兵，特别是不愿

出关作战的甘肃籍士兵成排成连的哗变逃散，不仅越来越严重地扰乱着冯军后方，阻碍大军南下的顺利进行，而且动摇着冯部军心，引起冯玉祥方面认真注意。冯军当局急于出关作战，以决大局；对于陈珪璋部，欲去之而恐误大事，欲置之而又畏为后顾之忧，乃转而采取羁縻政策，软硬兼施，以迫其就范：他们利用举部南下大军会集之势，一面命令骑兵一团由西峰镇南下、施纪叔师从泾川东进、马鸿宾师自正宁西出、冯治安师经彬县北上，以数倍于陈部的兵力从四面向早胜地区围逼重压，一面遣说客派代表与陈珪璋谈判，诱迫其改弦易辙，转变立场，接受冯部改编，并许以改编后给以正规军番号，不改变已有建制，依旧委任官佐。

适于此时，陈部又获悉：中原战端已起，蒋介石派飞机到处撒传单，宣示甘肃“讨逆军”诸路将领，有黄得贵、马延贤、马仲英等人，偏巧没有陈珪璋的大名。陈部忿忿之余，复生奚疑。有的人便说：“打老蒋的旗号，为他帮忙出力，不见他的一分一文，连个名也挂不上。”有的说：“在老蒋眼里，咱不过是河滩的一块石头，可以拣起来，扔出去打人。”有的暗指老黄说：“还不如人家会干事的人吃得开，不花一文本钱，就成了头领……”

陈部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人情慌慌，形势危急，时不我待，要速决去从。陈等急商对策，意见不能统一：杨抱诚、汪飞西等人认为：“讨逆军第一路”原非正规建制，且迄无饷械，形同弃儿，实质谁也不相信，眼下更不为冯军所容；不如暂时接受冯部改编，正名分，上西峰，坐收税粮，养兵秣马，保存实力，再做后图。可是，黄得贵由于得了蒋介石的委任，加之当初为冯军所逐而气犹未消，这时态度变得异

常强硬，坚决主张背城借一，决一死战；强烈反对接受冯部改编，且一提到冯玉祥的名字，就怒骂不止。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这是关系队伍存亡的大事，陈珪璋看得十分明白：如果要与训练有素、装备集全的数倍之敌硬拼，势必一败涂地；为了保存实力，保住老本，他顾不得许多。这一次，他一反常态的公开抛开老黄的意见，毅然决定：改旗易帜，接受冯玉祥部的改编。自然，决策前后，他是反复向老黄作了解释、请老黄宽恕谅解的。然而，事已至此，老黄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只是意识到：自己留在这里终于不会再有什么用了。

冯玉祥部收编了陈珪璋的人马，不动其一兵一卒，只是讨了陈珪璋改弦更张的一句话罢了，然后授给陈部“暂编第一旅”的番号，随即倾兵南下，急赴中原参战。不久，冯部电令陈等也率部出关参战，陈珪璋巧出难题，要求“拨发军装六千套，以整军容；并补充武器弹药，以便出关效力。”冯军经费拮据，无法满足其要求；且知其异心，给了也是白扔，表示不便做到。陈等以此为由拒不赴命。冯部忙于中原鏖战，无暇他顾，也不再提陈部出关参战之事，转令其驻防西峰镇，维持地方治安，实期其不在后方生事。从此，陈珪璋部又收起“甘肃论逆军第一路”的旗号，挂出了冯记“国民革命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的旗子，公开合法地活动在冯军的后方，名正言顺地征粮收税，招兵买马，发展自己的力量。冯玉祥想使羁縻的手段暂时安住陈珪璋，反而被陈珪璋所羁縻利用，这大约是冯部始料不及的事情。

三六　礼送老黄

陈珪璋“暂编第一旅”的牌子一挂，身披“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委状的黄得贵，立即觉得不便再站足于此地了。不管陈珪璋如何剖白解释，他总感到陈是忘恩负义，背叛自己，甚至是存心欺骗侮辱自己。他怒不可遏，而又不便发作，遂决意离开陈部，另起炉灶，跟陈珪璋对着干。其实陈珪璋不但绝无驱黄之意，而且自始至终一片赤诚，寄厚望于黄；接受冯军改编是出于不得已，也是权宜之计，并非长策，切望黄通力合作，共成大计；只是黄头脑僵化，胸怀狭窄，内心不肯谅解。其时，冯玉祥系统的继任甘肃省主席孙连仲也随军南下，甘肃省政由王桢代理。王才力有限，难以维持，地方残余势力乘隙复起，全省局势日益混乱，固原李富清也活跃起来。黄得贵认为时机已到，向陈珪璋提出，要亲去固原收编李富清人马。陈珪璋知道这是托辞要走了，一去便不会再回来的，乃百般劝阻。黄去意已决，挽留无济。陈没有办法，怀着深深的歉意，与之相约：“暂时人分两处，将来仍是一家”。黄亦口头应之。于是，陈等设宴置酒，隆重为黄饯行；并特意选黄之旧部及精干人员，编成骑兵一连，送给黄做警卫部队；又多给枪支弹药和经费等，资其发展。临行时，陈等结队远送；并派营长杨得春带领队伍，一直护送黄至环县贺连湾一带，然后黄带警卫连自去固原，杨得春带护送部队返回早胜。

黄得贵抵固原以后，可以说处处顺利，事事顺心。首先是李富清热烈欢迎他，率所部人马列队迎黄进入固原城，

尊敬侍奉不啻是陈珪璋，且在他看来远比陈珪璋稳妥可靠。李氏父子继为董福祥旧部，后回乡办团练，久据固原县城，为当地民团首领，颇有影响，也比陈珪璋根基牢固。其次，他凭藉旧日的声望影响和蒋介石委任的头衔，以及陈珪璋送他的一点资本，较顺利地、体面地重做了“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他陆继收编李富清为第一旅旅长，北黑城三营民团陈懋堂为第二旅旅长，峁家堡民团王思举为卫队团团长，东山民团杨某、窦某及隆德民团张得昌、庄浪民团马三纲分别为营长或营副；后来，又收编静宁民团吴发荣为师长、杂牌军马成林为旅长、青海援陕回窜的骑兵部队马永贵为卫队团长、从西宁投来的地方军星光斗为卫队营长、陈珪璋部哗变而来的张殿寿为骑兵营长等。黄得贵自称军长，凑合了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据有六盘山周匝不小的一片地方，曾将宁夏、陕北来窜的苏雨生、石英秀部赶出陇东，不仅成了坐断一方的“固原王”，而且窥伺着陇东重镇平凉。事情似乎比陈珪璋这儿热火得多，充实得多。只是他自乏资本，徒手收编，所部亲兵甚少，成份甚杂，思想行动很不整齐，远不如陈珪璋部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关系。此期间，陈珪璋对老黄不无想念之情和关顾信赖之意，数度遣使致信，问候、联系。黄终耿耿于前事，待理不理，使双方之间的关系愈益疏远，各干各的。尽管当初他们彼此有约：“暂时人分两处，将来仍是一家”，但老于军政生涯的黄得贵，岂肯相信军政界此类玩艺？何况当初相约时他就口是心非，是出于应付场面而应承的。现在，他站住了脚根，手里有了这么一支力量，他是压根儿把陈珪璋看做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至于敌人的。这也是陈珪璋想也没有想到的事

情。

三七　喜迎亲人

陈珪璋部逼迫接受冯玉祥军队改编，虽然出于无奈，但对于他们实在不是一件坏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重大的失败，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耻辱；可在社会各界人们的眼里，他们终于成功了。因为人们有一个传统的是非标准：看一个武装集团，不问其行为实绩，也不管它势力大小，只看它是否正统：是正统便是国军，否之者即是土匪；国军即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也不属匪类；土匪即使劫富济贫，扶弱安民，也不能叫军队，只能说是“好土匪”。对于陈珪璋，也不例外，无论是跟他当了军官发过财的人，或者吃过大户活了命的人，无不称他是土匪。“土匪”之名是非常令人忌讳的。陈珪璋现在既然被收编“归政”，一下子变成了“国军”，即使再小一点，也是正经军队了，何况仍是旅长。因此，一夜之间，人们再也不把他们看做土匪了。就连陈珪璋本人及其部下，也无不认为：“这样也好，这一下名分正了，从今以后再不是土匪了。”这样一来，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他们保持距离的各界人士，大都转变看法，争相同他们接近了；只有少部分人仍认为他们“根基不正”，有所避忌。

社会上总有另外一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脑袋瓜特别灵活，眼珠子随机转动，嗅觉和听觉一样灵敏，舌根和咀皮儿极为乖巧。陈珪璋一归“正果”，他们就特别的活跃起来，一时间恭维道贺之类不绝于耳，登门拜望之人磨肩接

踵，司令部门庭若市，团营里宾朋满座。陈珪璋正忙着考虑移西峰镇的事情，被这些热情的往来弄得头疼，跑到平子镇集市上发表讲话说："我陈珪璋过去被人看做粪土，现在又被当成宝贝，实在不是这么回事情……"在这一股热情的暖流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谭世麟的使者。

谭世麟遣使送信已不止一次了。当陈珪璋被"逼上梁山"、开始聚众的时候，他千方百计逼迫要挟，又是要挖陈家的祖坟，又是要抓陈家的老小；因为庆城"八大家"之一的绅士冯翊清出面讲情，陈家祖坟算是没挖，只是令其自己搬迁改葬，但陈的父亲陈杰、弟弟玉璋和长子元光、次子元明全部投入监狱，并以一副镣铐联锁其父弟、一副镣铐联锁其二子，只留陈母在家，每天用菜篮子往狱中送饭，至今已整整两年。他以人为质，使人送信给陈，要他自缚来赎，陈置之不顾；后又强迫陈父在狱中修书给陈，劝陈投降，陈拒不屈服；陈驻兵早胜以后，他见其势力已成，不可为敌，只得转变态度，通款致意，欲尽释前仇，言归于好，陈怒不为礼；他慌恐之余，别无良策，只得备置厚礼，使庆城贾元善前来贿陈，陈仍不接受。现在陈"归政"为国军旅长，成为陇东地区的军事长官，并将镇守西峰镇，这无异于虎口羔羊，他悔恨而又惊惧万状，没有办法，只得从狱中放出陈杰、陈玉璋，让陈的亲友吴景兴、陆雨山用轿车将其送往早胜镇，以表和解之诚意，而又托辞迁延，不归其二子，仍握两名人质，犹不放要挟之意。

正当早胜镇八方恭贺、陈珪璋应接不暇之时，陈杰、陈玉璋抵达早胜。陈珪璋尽管一见父亲和弟弟，更加想念两个孩子，但他明白：只要自己声威不减，谭世麟大约也不敢

进一步加害于孩子。因此，也不因父、弟被释而买谭世麟的帐，对谭的通款致意漠然置之。陈氏一家为谭世麟所逼，一个个原无生望，此时父子三人能得重聚，已是喜出望外，因而陈父子喜不自胜，其部下欢呼雀跃，一时间，“压惊”、“洗尘”、“接风”、“喜迎”之类的事情，又成为一班时髦人物大献殷勤的由头，他们除了加倍的“热情”一番之外，便尊陈杰为“陈老太爷”，陈玉璋也被呼为“陈二大人”。

三八　风流冤案

“陈老太爷”和“陈二大人”到早胜镇以后，便住在司令部后院，随部队而生活。虽然衣食供给不成问题，但“老太爷”年事已高，部队又是大集体生活，不能协调，衣、食、住、行尚需另行关心照护。陈珪璋虽颇知孝道，又念及老人家为自己历风险受苦辛，想亲自尽心伺候，怎奈事务缠身，不能周到；使手下人去服侍，又感到以私事用人不大方便。适有一小青年做他的勤务兵，陕西人，本姓武，忠厚老实，勤谨可靠，陈便收其为“螟蛉子”，改名为元武，一则跟随自己，聊慰眼下寂寥；二来伺候老人，亦是公私两便。从此，“陈老太爷”算是安置下来了。无奈“陈二大人”却不是那么容易安顿，偏偏生出一些事情来。

“陈二大人”年正青壮，精力充沛，自不会闲居。陈珪璋念及亲兄弟为自己所连累，备尝铁窗之苦，甚为怜悯；又不愿使他无功而受禄，落人褒贬，因而只给以副官虚衔，让他自去努力进取。然而，“二大人”毕竟不同于他人，上自援引，下自逢迎，陈珪璋知也不知，他已有力量做出一些事

情：他感到自己早已成年，又为了兄长坐牢受苦；如今兄为官长，出人之上，而自己仍然孤身一人，连家室也不曾有过，先有了“成家”之念头。下人们揣知此意，还有不殷勤相助的？这个出主意，那个找门道，找不着正路，就走歪门邪道。适有正宁县城山河镇活跃人物王某将出嫁其妹，而见陈勃起，想悔约背亲，攀附于陈，便示意于陈之部下，使之设法促成。“二大人”得知此事，即与左右谋划。待其嫁娶之日，突然出动人马，拦路“抢亲”，将王妹夺归“陈二大人”。一时间，宁、正二县舆论歙然，市巷啧啧，“二大人”在光天化日下“抢夺民女”、“霸人妻室”的恶名风传远近。陈珪璋闻讯十分恼怒，但已“生米煮成熟饭”，无可如何，只是责备训斥了“二大人”及其左右一顿了事。由此，无意重用这位爱莫能助的亲兄弟。

一波未平一波起。陈珪璋诸事繁忙之际，不快之事迭连发生。他的“七兄弟”之一的二团团长李福禄，在殷家咀作战阵亡以后，留下结婚不到三个月的女人“白仆鸽”随军住在早胜。陈珪璋为尽患难兄弟之情，给其女人以丰裕奉养，要女人为李“守节百日”，然后听其改嫁，并特意指派自己的勤务兵尕魏专事伺候。“白仆鸽”人风流，行轻俏，与李亦非同青梅竹马，情薄意淡，无心“守节”，意在别人。尕魏以此轻视女之品行，欲乘机与之相通，屡逼近而戏之；女每每斥绝，魏不得逞，便转而向陈诬告“白仆鸽”与北街刘某私通，并谎称亲眼看见。陈珪璋听尕魏一言，信以为真，一时怒火中燃，悲愤填膺，怒女人绝情无义，悲弟兄结拜之情未尽，竟直造其门庭，不问其青红皂白，对女人连开两枪，先伤其腿，再毙其命，并声言要惩治刘某。刘某闻讯，怕

有口难辩，便跳沟逃跑，直至陈部离开早胜镇；而陈珪璋大约也终不知其中之是非曲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如此：陈珪璋行为初衷虽然未必如此，但他任用并听信尕魏一言，便亲手铸成了一起“冤假错案”。此类事永远是朦者自朦，清者自清，或者事中人朦，旁观者清。

当然，在老黄出走的这些日子，陈珪璋主要做的，还是移驻西峰镇的各项准备工作，如驻兵西峰镇的驻地、粮饷准备，布防计划，人事安排等等。他派张本人先到西峰镇，察看安排了具体驻扎地点，并与商会联系了筹措粮饷事项。他坐镇西峰，实际成了庆属地区的军政长官，对地方行政也得有个安排；他委派张本人兼理宁县县长、王重揆改任正宁县长，均无阻碍；但是，由于他不买谭世麟的帐，谭又公开进行对抗，派了康藩去当西峰县长，被谭赶了回来；派人送信劝谭投降，反而被谭交了枪械；西峰、庆阳仍在谭世麟占据之下，诸事行不通。为此，他加紧准备，决定尽快移驻西峰。

三九　上驻西峰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末，陈珪璋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后，派遣先头部队直去西峰。现在，他的部队是庆属地区的正式驻军，具有合法的关防手续，其实力也独一无二，无人敢与之抗衡。谭世麟闻陈军将至，纵兵大掠西峰一番，然后率队龟缩回庆阳城，做进山顽抗之计。陈先头部队占据西峰，安排好各部属驻地以后，举部撤离早胜原，正式驻防西峰镇。

西峰镇，地处陇东最大的黄土高原——董志原中部，也

七一　公私有分……（153）
七二　南梁收编……（155）
七三　陕军入甘……（158）
七四　进军兰州……（160）
七五　金城殒亡……（162）
七六　平凉不守……（165）
七七　余部再聚……（167）
七八　抗命拒抚……（169）
七九　寒山茹苦……（171）
八〇　絮语……（173）
陈珪璋及其大事年表……（176）
附：本书部分参考书文目录……（180）
本书部分采访人物简表……（182）

是陇东东部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这里地势较高，扼下三秦、上三边之大道，形势险要；周围平野百余里，遥接属县，物产所出，素有“胜过八百里秦川”之名，汉、晋以降，历为兵家所争；唐、宋、元、明、清各代，沿为屯军养马之地。镇区平阔，街市集中，南北街道店铺生意兴隆，东西市巷直通近郊乡村，也是新兴的商业重镇。

陈珪璋进驻西峰以后，即以街西大财主张云家的巨宅为司令部，卫队营等驻南操场一带；所部各团，分防于上至驿马关，下至肖金、和盛、太昌一线；第三团杨抱诚部，推进至泾川一带，预为西进平凉之前锋，防区扩展至200华里以外。陈坐镇西峰，号令属县，除了谭世麟据庆城小可作梗以外，辖区各地无不归服迎顺。陈通令各县交粮纳款，属地税捐粮物，源源输送于西峰；粮草堆积如山，饷银日益充足。于是，进一步招兵买马，购炮造枪，继续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至此，陈宏图初显，设想扩展，愈想做一番大事业；斤斤计较家仇私恨、耿耿不忘个人恩怨，已渐成过去的事情；小半生的坎坷经历虽然永记不忘，时常拿出毛瑟枪感念油坊主的恩义，但为患难弟兄报仇雪恨的意思却为大事所代替，甚至劝慰左右，要关心大局，着眼未来。至于谭世麟，显然已无碍大计，无关紧要，不必急于去追剿他，让他暂时苟延数日；如其终不归降，以后再收拾也来得及。西峰是陈的家乡故土，人亲地熟，每日除应酬旧朋故友、乡亲父老以外，主要操持着扩充实力和与大局有关的事情。

此时，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开始混战，各方为拉拢力量，整垮敌手，穿插活动日益频繁。蒋介石派人来甘肃拆冯玉祥的墙脚，在蒋介石方面做事的庆阳张庆华、合

水郭学礼等，都回到陇东，来陈部活动，极力拉陈；冯玉祥更怕后院起火，信使往来，送给“安神丸”。对此，陈珪璋均礼待之，口应之，甚至召开军人大会，让他们讲话，绝不回绝任何一方，使他们各存所望，为自己扩大影响，他自己只是坐收渔人之利，抓紧发展力量。他不愿跟冯玉祥，也不想投蒋介石，开始憧憬不甚清晰的带有地方色彩的未来。

坐镇西峰，虽然军事上平静非常，但时局变幻的风云浓罩在他的心头，陈珪璋在思想上政治上开始发生复杂的变化，所部表现也显见不同于往常：军需充裕了，举部上下都迅速换上了正规军装，灰色军服，粗老布裹腿，军官也披戴上了领章肩章；军容整肃，纪律加强，使驻地秩序宴然，闾里安静；“拷票子”筹粮饷无须再搞，“打富济贫”的做法也随灾年饥荒一起消失。

四〇　续妻迎子

陇东民间有句老话：“人生在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陈珪璋坐镇西峰，最不放心的不光是某些个大人物，还有一个小角色，就是谭世麟。他在庆阳城里，象热锅里的蚂蚁，焦燥不安，昼夜不宁；三年之间，他的社会处境恰好与陈兑调了一个位置。如今，陈是堂堂正正坐镇西峰的庆属地区军政长官，自己成了逆乱不归的匪首，随时都有被剿灭的可能。他自知恶贯满盈，逼陈背井离乡，搬其祖坟，囚其亲人，陈二子至今还系在庆阳监牢，旧仇未尝解；拒逐其县长，缴械其信使，又劫掠西峰，窜据庆阳，新怨积结愈深。他一日数惊，寝食几废，只恐陈部来攻，措手不及；即是负

荆见陈，怕也不为所容；真要进山周旋，又将何以为终？绞尽脑汁，无以为计，转念决定：将陈的两个孩子都放出送回，再次布诚示信，以求陈之宽恕，并且在孩子身上苦用心机。

陈之长子元光，年仅十岁；次子元明，方识人事。小兄弟俩在监狱里整整两年了，母亲早逝，父在何方？其心灵的创伤难以想象。为了买好孩子，进而取得陈的宽悦，谭世麟一反常态，一下变成一个“慈善老人”：他让人把两个孩子领出监狱，一个个给洗了澡，理了发，缝制换上了新衣裳；然后再请到自己家里，用好饭菜殷勤招待，好言语抚慰致歉；接着又转令县长再予款待。县长王希华，河北盐山人，上年十月到任，与陈原无干系，只是家眷尚在泾川，怕被陈部蹂躏，也有意通好，即特设家宴，将两个小囚犯拥为贵客，认真地伺候了一番，两个未谙世情的小孩子，就这样，一夜之间，由官府衙门的阶下囚，一跃而为清乡司令和县长老爷的座上宾，这种魔术的奥秘，他们自然是无法明白的。这出滑稽喜剧以后，谭世麟才找来陈珪璋的亲戚任勉，把两个孩子小心护送至西峰，直接交给陈珪璋。西峰的另外一类人，自然仍少不了为“大少爷”、“二少爷”的归来热烈祝贺一番。陈父子重新相聚，举家团圆，悲喜交集。然而，陈对谭之功夫一眼看透，绝无丝毫响应的热情。只是他已经有了经历，不再以私仇为重，暂不举兵问罪于庆阳，使谭世麟仍然苟安于庆阳城。

陈珪璋两个孩子获释归来以后，陈母亦来至西峰。祖孙三代历尽坎坷，一朝团圆其喜可知。然而这个家庭缺少一人，甚不完整：陈孤身飘泊已历数载，现已是“而立”之

年，且事业初成，公事私事，均需有一内助了。于是，同僚兄弟极力帮忙，商绅俗吏竞来献殷。古人只晓“书中自有黄金屋”，却不知：枪杆子里出一切，枪杆里也有“颜如玉”；不多久，便办妥一件美婚姻，为陈选好了继室。女名许子卿，湖南人，学生出身，贤善聪慧，才貌惊人；原配商人詹璥为妻，詹死，女未改嫁；年约二十，与陈班配。陈极满意，择日就办，在西峰镇街南店主石满囤的脚落店——石家大店举行婚礼。这一番热闹更非同凡比，“钻”字辈、“舔”字辈各色人物乘此良机竞相献殷摇尾，几乎要喧宾夺主；只是陈珪璋屡经世态炎凉，深悉此中三味，应酬一了，笑笑而已。

陈夫妇虽然中途结合，但情深意笃。许随陈军中，料理私事，周细殷勤；公众场合，自觉回辟，不出风头；陈以读书甚少，又多年荒废，不能亲笔批办公文，许即教陈认读生字，习写大楷，并持之以恒，逐渐掌握了批办公文的能力。陈经过一番惊涛骇浪，忽入这样一个温柔乡，大约也有点“雄姿英发”。

四一　西进平凉

民国十九年夏天，中原大战暴发以后，甘肃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冯玉祥苦心经营甘肃多年，把这个地方看做他安全的后方和军需的源泉；但由于反复的征剿和无止境的苛索，积仇蓄怨已不止于一方；他威力俱在的时候尚且反抗不止，所以当他的军队出关以后，后院里立刻起火，局势骤变：地方势力纷纷抬头，全省陷入一片混乱，陇东、陇南、洮岷、

河西，武装势力割据一方，争城夺地，驱官换吏，各自为政，省令不通。冯玉祥放置的甘肃省主席王桢不敢面职，勉强“代行主席职务”，以“八大委员”主持省政。王调集冯部留在甘肃的所有雷中田一个旅（实有一个团）与省公安局武警防守兰州，其余地方，只能听天由命。

王桢毕竟是冯家的伙计，还是尽力做了一些事情。对陇东，他以其老同事杨承基为陇东行政长兼绥靖司令，维持陇东重镇平凉城防；对于冯授衔的“暂编第一旅”旅长陈珪璋，大约有了另外的讯息，他不认真联系，却派人前往海、固原，联络蒋介石委任的“讨逆军第一路司令”黄得贵，并拟给以师长名义，使其率部上省，驻防兰州。老黄虽然表示愿意听命于王桢，而犹不忘早胜之耻辱，他认为陈珪璋存心整治自己，耿耿于怀，转怨为仇，决定仍驻海、固一带，伺机攻陈，并窥伺平凉。王桢对陇东无可奈何，平凉的事情也只好由杨承基自想办法。

杨承基，字绍先，山东德县人，原为冯玉祥部第六师师长兼平凉镇守使张树德的副官，曾任化平县长，后调任平凉警备司令兼县长。担任陇东行政长兼绥靖司令以后，曾尽力气拼凑了号称四个营的所谓武装力量，谋求自守平凉城防，其中一营营长苏天民，原为镇原县长；三营营长陈丽轩，兼平凉县公安局长；四营营长马秀岐，回族；参谋长陆云青，干员多非军事人员；共约千余人，五六百条枪，装备极差，更难言及什么训练。此时平凉地区东有陈珪璋雄据董志原，北为黄得贵久据海、固原，以及西吉王富德、静宁吴发荣等部，，无不虎视眈眈。平凉处此诸割据势力包围之中，岂可凭如此城防长住久安！平凉吏民心皆慌惧，市民商绅议无良

方。其时，平凉士农工商各界，宁、庆等县有力者不乏其人，便积极活动，献谋划计，要求杨承基迎请陈珪璋率部来驻平凉。杨畏陈势太盛，且意向莫测，甚实忌讳，而又人情形势如此，不得已，只好同意。于是，公推各界名流郑举人、商会马会长（回族）、县府李县长等人，代表各界前往西峰镇，诣请陈珪璋；而杨承基又另生心计，再与西吉民变首领王富德取得联系，拟以收编名义给王富德团长衔头，让王部进驻平凉，以遏制陈珪璋，或阻其来平，或抵制其力量。

陈珪璋一见平凉各方代表，甚是高兴，他上驻西峰之时，即有窥取平凉之意，今其来请，正中下怀，因而随风驶舵，满口答应。四月底平凉各界代表来至西峰；五月初，他即命驻于泾川附近的杨抱诚为前锋，西进平凉，嘱其相机而动。紧接着，他自己统率所部其余各团，拔营起寨，撤离西峰，浩浩荡荡，进发平凉。

四二　开路先锋

陈珪璋的开路先锋、三团团长杨抱诚，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是陈部著名的骁将。他接到进兵平凉的命令以后，即刻行动，而又不急粗冒失。五月初五，平凉市民门首插艾、家家食粥，正欢度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他带领数十名兵士进入平凉城，杂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另有精兵数百紧随其后，逼近城区，保持联系，以防变故。早年，他住“陇东讲武堂”就在这里，并不生疏。但是，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先找可靠的“内线”，了解准确情况，以便配合行动。他与随从人员疏散开来，不即不离，保持适

当距离，然后做游玩的样子，来到柳湖师范学校，找到蒋云台。蒋跟陈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对陈部行动，有配合的准备，因将新近情况，详细介绍给杨。原来，杨承基已将王富德2000余人调至平凉，分驻于崆峒山下至寨子街一带；王富德的团部已设在城内东关。杨抱诚问其意图，蒋云台说："杨承基想'捡起石头打狗——不可惜"，让甘肃的武装力量去消灭甘肃的武装力量，他从中渔利，给姓冯的保住这个地方"。杨抱诚微微一笑说："我们还是出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吧"。于是，他们都换上便衣，跟蒋云台出了校门，仍装做游人，东走西逛，仔细察看了城周围地形、市内环境以及城墙上下防御工事设置等，又转至王富德的团部门口，察看了房屋建筑、院落大小和岗哨位置、人数等；还察看了道伊衙门防守情况，对杨承基的力量做了掌握；连北沙石滩的空阔地也都看过。傍晚，他们回到柳湖师范，一边招城外精兵隐队进城，一边商量对策，要赶走王富德部是肯定的了，而且必须在其尚未觉察准备之前；只是具体行动计划，还需仔细商议。杨、蒋都是年轻人，思虑敏锐；又都学过军事，所见略同。不多时，行动计划即定，便传令动员，准备即时行动。他们给进城士兵驻地周围多设暗哨，加强戒备；又让大伙在驻地外休息，以防对方突袭；枪支弹药、衣物穿戴自相检查；准备妥了，吃饱喝足，只待天黑。

王富德团部兵本不多，天黑以后，有的上街吃零食，有的去小巷逛窑子，有的访熟人，有的进赌场……，只有哨兵游恍，大门道很少看见人影。是时候了，杨抱诚拿出一套军服，让蒋云台穿了；又递过一把"小盒子"、一条子弹带和一把拐头刀，人们再也看不出他是学生。看看街上情况依旧，杨抱诚严声一

令，跃出驻地，照着灯影一挥，所部精兵饿虎一般扑向王富德的团部；杀声震地，枪声雷鸣，房顶、檐下、墙角、小院，都成了杨抱诚的士兵。王富德既无事前准备，又来不及组织抵抗，散在外边的闻变而躲，留在团部的乱成一团，那里招架得住！院内院外，只听得“缴枪不杀”和呼叫“饶命”声，连乱枪也未放多少，整个团部就被占领。王富德一见奇兵从天而降，势不可当，在天黑人乱之中逃出城外，其城内余部“群龙无首”，无力抵抗，也纷纷撤出城去。杨抱诚指挥所部迅速占领和控制重要设施，并布置警戒，巩固阵地。战斗迅速顺利地结束了，蒋云台脱了军装，仍回到他的柳湖师范的学生宿舍里去睡觉，尚未有人觉察他干什么。杨承基初闻枪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天黑情昧，无从行动；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王富德部早已被全部赶出城外；他自己的道伊衙门和兵营也被监视起来。随后，杨抱诚通知杨承基：王富德部已悉被驱逐，暂一旅已经进入平凉城。杨承基不知对方底细，自知力单势孤，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就范。

第二天，即五月初六日，陈珪璋率领大军骤至平凉城下，杨承基方知先期到达者不过是他的前锋尖兵，悔未抗拒，而又自惭不如，无可奈何，只好装出笑脸，启开平凉城门，欢迎陈珪璋进城。

四三　截信获密

陈珪璋进驻平凉以后，对杨承基采取观察、利用和争取团结的态度，相机对待，并无定见；俘获国民党的县长，尚且尊为“上宾”，争取团结；象杨承基这样较显要的人物，

如能争取过来，将更会有用。为此，他与之热情接触，多方尊重，以求其诚心：他将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平凉药王庙，不扰杨的衙门事务；在各种公众场合，尊重杨的言行，不损害其感情和威信。杨承基对陈珪璋则是打心底里鄙薄，充满着敌意：他本能地预感到，这帮出身不正的草莽人物，与当局离心离德，终将不为己用，且必为后患，自己是迫不得已而暂时应付利用罢了。因而，他极力装出笑脸，一见陈就亲热拉手，称赞恭维，又是请往道伊衙门饮宴，又是邀去同德午台看戏，并且与陈烧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弟兄。一方面暂时拢络驱使陈部，利用其力量为自己维持陇东局面；并麻痹松懈其上下，以便必要时收拾他们，以除后患；另一方面，在大小事情上，又千方百计予以排斥和阻挠，限制其活动和发展：首先，杨表示不愿交出全部城防，要自己的部队继续留驻城内；陈即应允平凉城防由双方共同守卫，陈部防守城西北，杨部防守城东南。随后，杨又表示平凉军需储备有限，供给不便；陈即将大队人马派驻远郊安国镇至四十里铺一带，就便取供，减轻平凉负担。如此，杨犹刁难不已，在军需供应上迁延拖磨，给陈部制造困难；在地方事务上也排斥陈等，意欲专断，不欲陈等干预。扯皮怨疑，日甚一日，不出月余时间，即彼此矛盾冲突，处处磨擦，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六月十四日晚，陈珪璋召集汪飞西、杨抱诚、杨生海、刘庆祥、郭镇海等人开会，就杨承基的态度和平凉局势商讨对策，并特邀蒋云台参加。杨抱诚力主“马上解决杨承基，留着终是麻烦”。蒋云台认为：“一个城里坐不下你们两个首领，终得去一留一。现在都是刀出鞘，弓上弦，不得不

干；先下手为强，我同意抱诚的意见”。陈珪璋说：“咱们是冯玉祥发表的旅长，杨承基是冯委派的绥靖司令；现在咱把杨解决了，向冯怎么交待？”蒋云台插言道：“嗨！冯玉祥那一把铁锨眼下正忙着哩，要有空儿，早把咱这狗屎滩滩铲着扔过墙去了；一旦腾出手来，迟早还是一样。现在乘他还顾不及，先杀杨承基，后通电反冯，再派人去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各人都发了言，反冯联蒋，虽未一致，但解决杨承基，几无异议。反冯联蒋，固非小事，就是解决杨承基，也干系甚大。陈珪璋慎之又慎，正在踌躇之际，又出现新的严重情况：杨承基已经决定，要先下毒手，解决陈等。

原来，杨承基早有预谋，先于六月十二日召开连以上官佐秘密会议，决定于六月十六日下午请陈珪璋及部下军官赴宴，乘机缴他们的枪，解决陈等，并拟密调窜至化平地区的王富德部潜来相助。第二天，他给王富德写了密信，派人送往化平。却不知送信人出城时被陈部哨兵严密盘查，将藏在衣缝里的密信搜了出来，扣禁了送信人，并严密封锁了消息。杨承基弄巧成拙，泄漏了天机，而自己还蒙在鼓里。这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陈珪璋甚怒，立即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坚决解决杨承基！他们又周密分析研究了彼此情势，确定了具体行动办法：利用杨承基安排的时间，抢先一步，转换地点，给他个奇出不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四四　“双鸿门宴”

六月十六日早晨，杨承基与他的心腹们正忙着给陈珪璋